

中國文藝



本期要目：

風雨行	聞青
春草輯	王受庚
靜菴	陳偉謨
褪色的記憶	亞芒
野貓	燕弟
月夜	張潔
桃花盛開的時候	式清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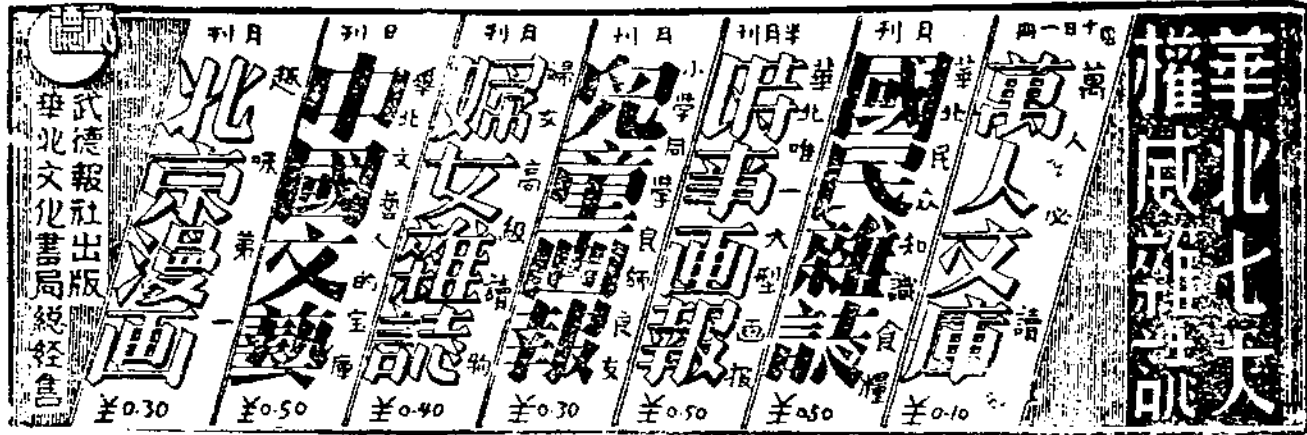
第七卷第一一〇期

新刊

中國文藝社出版

行淺版社

求知寶庫



歡迎訂閱

總經售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一號

分銷處

- | | |
|-------|---------------|
| 天津分局 |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
| 石門分局 |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
| 青島分局 | 青島市山東路六號 |
| 徐州分局 |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
| 順德分局 |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
| 開封分局 | 開封新興西街八一號 |
| 新鄉分局 | 新鄉城外石榴園孫寶胡同五號 |
| 大同分局 | 大同城內大東街九二號 |
| 京郊張張部 | 北京舊鼓樓大街酒醋局三九號 |
| 秦皇島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唐山分局 |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
| 保定分局 | 保定東大街一九〇號 |
| 濟南分局 | 濟南城內后宰門街十六號 |
| 烟台分局 | 煙台市順泰街七號 |
| 太原分局 |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
| 邯鄲分局 |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
| 運城分局 | 運城阜巷八號 |
| 張家口分局 | 張家口新明大街二道井巷十號 |
| 厚和分局 | 厚和舊城西五十家街六二號 |
| 豐鎮分銷處 | 豐鎮寶泉街十五號 |

經銷華中南及滿洲雜誌

凡希望訂閱者祈先財付款(現金)不收郵票

中國文藝



第一卷
第七期

九月號

• 版出日五月九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

中國文藝

第七卷·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五日

專載

新中國青年的路

張紙

散文

風雨行

聞青

隨筆四行

黃隴西

春草輯

王受庚

我還有明天嗎？

文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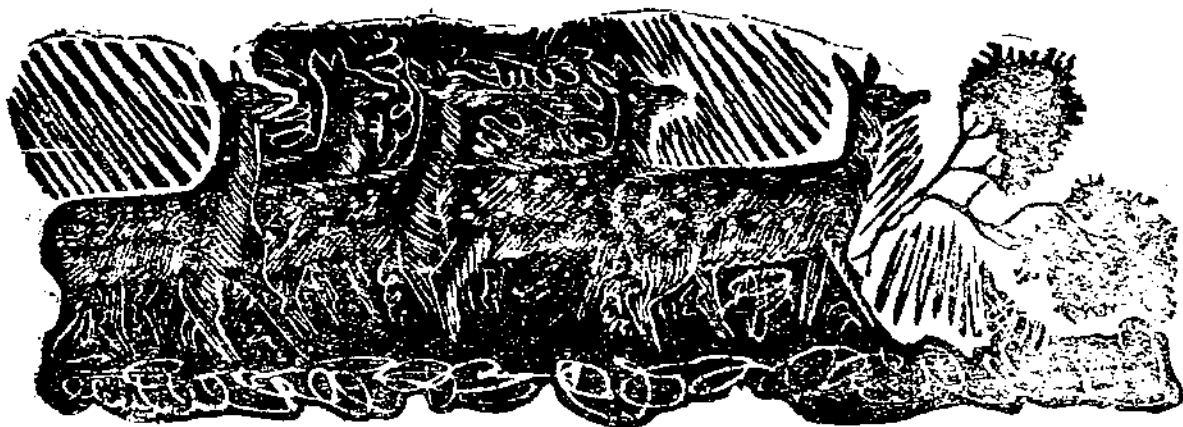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易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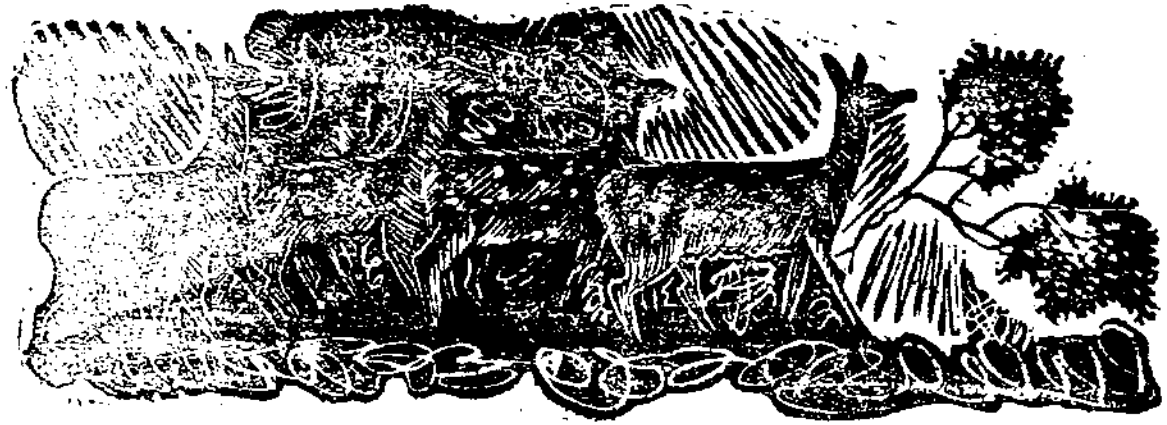
聞青

小說

靜菴

陳緯謨





潦倒的巔崖·····

程心粉

褪色的記憶·····

亞

野貓·····

燕

月夜·····

張

桃花盛開的時候(四)·····

式

清

報告文學

群像·····

宇文古易

戲劇

白里松先生的旅行(續)·····

聞青譯

編後記·····



專載

新中國青年的路

張 砥

一 青年的意義

「青年」這個名詞，是給人們一個如何生動有力而活躍的印象。同時又有多少人把他們一些未完成的事業，及他們要實現的理想，都陳設在青年的眼前，如此便給青年築成了一條路。這路上的一切確是前輩人的希冀。他們是如何的殷切的期待着青年的長成，去發揮着青年本能的活力來展開事業的建設呢？

這樣，馬上一個粗壯的體魄，俊秀的面龐，英雄也似的青年人會映顯在我們的腦際的。這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憧憬，但這個憧憬便馬上又我們懷疑起來，我們必會發問的「有粗壯的體魄及俊秀的面龐的年歲輕的人便是青年嗎？」

是的，有人說年歲在十七歲至三十四五歲之間是青年人，其他的年齡不算。有的人說青年人是據有青春年齡的人便是青年。那麼什麼是青春呢？這又是一個問題。這裡有人對於「青春」有兩種解釋，不妨在這裡談談。

一些人說男人在十七八歲間，生育發達到頂點的轉瞬間，那便是人生的「青春」的時期。女子的年歲則少一兩歲。如此說來，一個人的一生只有轉瞬間或一秒時間的青春。那是多麼珍貴的時間，多麼美麗的空閒呢，如果一個人一生僅有青春只在如此短促的時間白雲花的生命在不覺間開放，復在不覺間裡又殞滅的話。那麼，一個在十六歲得病至到十九歲方愈的人的青春，是不會在此生此世裏再享受到的了，那是多麼悲哀可憐的命運呢？

有的人對於青春做如下的解釋：

肉體的青春不但是靠不住的，而並且是只在人生的幼稚年齡的一段裏。相信那時的青春，不會使青年們領略到的，並不會利用，更談不該享受青春的快樂。因為在幼稚年齡的青年們對於人生剛剛的能理解，是沒有相當的認識的。

現在所謂的青春是據有創作及受用的價值的。並不是僅由肉體或年齡來限定的。即因為一個人有一個生前實現他那美滿的理想，這個衝動也就是建造他青春的力量，至到他努力來完成他畢生企圖實現的理想時，方才是青春的時期。所以有一生雖僅在二十年的年限，而沒有青春的。有人年至五十却剛剛的享受青春的快樂。

現在我們綜觀前面兩種人對青春下的定義，前者偏重肉體的人生的生物方面，而後面的理論固然超俗。但是，又偏在精神方面了。

前者兩個定義都有過偏的地方。但後者立論深切。他認為一個人據有一個強壯的體魄，俊俏的面龐就算是在青春期裡的是不成的。在他那裏一段話顯然的告訴我們「……一個人有一個生前實現他那美滿的理想，這個衝動也就是建造他青

春的力量，至到他努力來完成他畢生企圖實現的理想時，方才是青春的時期。……

人是有夢幻支配的生物，如果努力能實現夢幻，才稱爲是有青春的人。是的，人的青春在生物上解釋，如果極端的分析起來是把握不住。同時人是擁有萬物之靈的天資，有創作的才能，有實現理想的企圖的動物。

那麼，過偏重於精神方面的後者的話，加上過偏重於生物的解釋來完成他的條件吧！

凡在有實現理想的企圖的時間裡的人是擁有青春的青年人。

我相信一個年輕的病夫及一位老弱的人是沒有青春的。因爲他們將或有頭腦，而是已經缺乏活力的人了。

如此，一提起「青年」這個抽象的名詞時候，便會有一羣有活力，有理想的人衆，邁向他們實現理想的前途，在人世上是新的青年代替了舊的青年，不斷的這樣下去似的。

這些有活力的青年在社會上呢，確實立了若干事業，拓展了若干條的路，劃除了若干阻礙他們的障礙物，如此，血汗構成了歷史的資料。鮮明的標出來的大字是：政治，經濟，宗教，哲學，文學，藝術，文化……等。這羣名詞的本身有的却常常因爲時間的流轉及與空間發生了矛盾或演變的時候，牠們有的因了本身的腐化，或本身根本不適合當時的空間，那無疑的會被新興的來代替了舊的。社會是這樣不斷的演變，不斷的進化，而來推動這演變無常的社會的輪軸的却是有活力的人們。他們是擁有如此大的魄力，於是可敬畏的青年人們便被若干年前的古人所稱爲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砥柱。這是有史實來演證的。

青年就是具有這樣偉大的活力，能左右國家，民族，社會的趨勢的青年。當他遇到社會發生了變動的時候，應當怎樣冷靜的觀察社會的變亂，應當拿什麼樣的態度去應付，去走那條路？那更適於現時的理想，要怎樣的展在時代的前面？

這一大堆問題，確是使人吟味的東西。尤其是處在如此世界情勢的急轉下的青年，眼前鋪了無頭緒的路，依如一張蜘蛛網，更尤其是「新中國」的青年，我們會想到，他們是如何的焦慮去選擇他們的路呢？這便是我們今天所要檢討的。

順應着社會進化自然律的趨勢而產生的新中國，是我們 汪先生站在拯救祖國，民族，社會於水深火熱中的坦途，是建設世界人類永久和平的東亞基地。更是反抗剝削人類福祉的英美資本主義者的侵略的本營。他築成了鋼鐵鐵壁似的反共的碉堡。他把次於殖民地的舊中國上的污點濼除盡淨，提高國格，加入軸心國際集團，廢除國際待我國不平等條約，來與友邦赤誠合作，期在完成新中國建設的使命。

以上這一段話，是我們耳聞目睹，司空見慣的事實。似乎這些事是汪先生的，或是政府的。這樣便錯了。那些事確是你的，而更需你自己去努力，才能完成他們最後的目的。這是責任方面。那麼，在認識方面，便是我們應該即刻討論的問題了。

我們在前面的堆話裡可以檢出一些危要的地方來談談。

如：反共問題及新中國對它的政策。新中國的青年對英美文化侵略的過去，及其個人主義的自由，平等學說的謬誤的認識等點，以及新中國青年與華北青年對時局的認識，僅及管見略述在下面：

二 我國五四運動以來的影響

自從英美逞其淫威而以大砲攻陷我國門羅主義時代的門戶，便開始展開他榨取我國經濟的技倆。經濟的榨取固然甚於血肉搏

鬥的戰爭，那是無形流血的戰術，而更勝於這種經濟侵略的侵略，便是文化的侵略了。英美資本主義者隨在工業過剩的商品之後的，便是幾冊聖經及洋裝書，英美資本主義者如此的做法，則不外企圖使我國民受彼等文化的渲染，而博得在我國永世工業過剩的商品傾銷的特權與保障。如此我國經濟逐漸不振，出口因關稅不能自主，而現滯澁狀態，這是經濟侵略最大表徵。遂之自足自給的經濟的破產，而使我國經濟形成國際經濟的行列的一員。在經濟方面是如此。隨着經濟侵略積增增長的文化侵略呢？却被幾冊堂皇的洋裝書衝破我國既有的文化的陣容，我國建國數千年來傳統的儒家學說，竟被西洋學說拋棄，使我國文化呈現紊亂的狀態。

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不能否認是因爲國際資本主義侵略者的文化侵略的反映，五四是新文化創開的開端，在形勢上是剷除了封建時代文化的殘餘，破壞了舊有文化的勢力。但在剛剛被釋放的民族的思想，是失掉了思想中心的，那麼正是容易使外人來利用這個機會施以種種方式來培養侵略者的陰謀。此時確似一隻將熟的桃子，身上佈滿了細菌，於是本國的文化文明確使失掉了本國人的信仰。西洋的一切都是新穎的，都是可崇拜的。由於各種學說的傳入，在政治舞台上的各黨各派，各持主張，於是代議制度雖然興起，而骨子裡却造成宵小賣權濫職的卑劣行爲，此時代的文化界多半出入於權貴的門限。

共產的邪說，便是達到這個時期，來蠱惑一般徒有壯志雄心而無機會施展才能的青年，在國內各地散佈邪說企圖暴動。以致蔓延迄今，既已成患的共產黨及其共產軍的開端是不能否認在那個時期蘊蓋了遠因。

同時會與社會主義合流的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個人主義的自由，平等的學說，也不知斷送了若干有爲的青年。

自從首倡大亞洲主義的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上海著三民主義以後，方才給我國文化界開出一條新穎的範疇。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是儒家的傳統思想的發展。一方面繼承了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傳統思想。加以適時的發展。一方面便兼攝了東西各國的政治思想與科學的精神，而產出了三民主義。

此時尚有青年黨的總理會琪先生首倡國家主義，來發揚國粹——我國固有的文化的主張，乃是國家全體主義的開端。

於是，我國三大政黨，鼎然而立。國民的政治思想由是而分歧了。至到今日由我中央政府汪先生提倡的新國民運動，顯然的國民政治思想又到了另一個階段了。

以上諸端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我國政治思潮的諸般問題，至於新文化運動惠予今人方面的地方，則是文體的改革，白話語體勃興，確是新文化運動的首功。這是不能泯滅的事迹。

綜觀前面各段，足以暴露出五四運動以來產生的政治思潮的紊亂。那麼，我國黨派如此的多，那些據有活力的青年，當取那條政治路線，來完成青年們的理想的樂土？這是筆者急欲詳判的。如此我們先來談談功利主義的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是否我們需要。

三 東方的民族精神與西方的民族精神的比較

自從新文化運動介紹給我國種種的學術及思想以來，造成我們幸福的不算沒有，如西洋思想對於人性的發見，宇宙的發見，

在科學，哲學上諸般的成就……等物質文明，尤多有使我們所效法的。

如果我們只知一味的去縱然享樂，醉心於物質文明，忘却我們固有的文化的真精神，只學習他人的皮毛，形式，而不能夠去攝取他人的精華，以融合發揚固有文化。這樣就會使民族性逐漸消沉，陷於落伍的境地，是我們能想像得到的。同時這種可笑而可憐的現象，時常現現在社會，整個的顯示出來伸了西洋思想的毒，而患了消化不良的病症。

即以東西兩洋人們的日常生活來話，他們各有特徵。西洋人與中國人雖然都是擁有同樣化學成分的人，但在人文地理上看來，就不相同了。如：一個西洋人病倒來求中醫診治，吃中國藥劑，不見得會治好病的。反過來，同樣的病在中國人的身上吃西藥的效能，是比西洋人得同樣的病吃西藥的效能要小。何況是有若干年遺傳性的文化及傳統下來的有歷史沿革的思想呢？

西洋民族的精神與東洋民族的精神絕不會相同的。

西洋民族向來是以物質為世界的本源，認為人類一切精神生活都是物質環境所形成的，這完全是唯物論者的說法。他們的功利主義，則主張幸福與快樂，達爾文主義是主張生存的競爭，天演變種，自然淘汰，抑言之，就是主張適合空間和時間者才能生存，弱肉強食是當然的事。侵略壓迫弱小確是強者維持生存所採的必然的手段。個人主義，是主張損人利己，和強權即公理，並詆斥仁愛，互助為奴隸道德，只有欺凌弱者才是君主道德，在政治上的主張呢，則是一味向外開拓，侵略弱小為目的。

所以近代學者對於西洋民族精神的觀點來評判他是極端的，進取的，激烈的，急進的，輕躁的，殘暴的，爭鬥的，重現實的，重功利的，以人欲為天理的，重形而上的——肉體的快樂，官感的享受。

東方民族則趨重精神靈感一方面的，自印度的佛教傳入了我國，則文明日增。自秦滅六國以後，民族，文化，政治，都漸呈現了非常進步的現象。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的東方的文明，則以我國民族精神為代表的。在歷史上觀察，自唐，虞，夏，商，周，以至春秋戰國，其中的文人，學者著述的中心思想都是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軸心的頂點。春秋戰國時代雖百家學說，盛興一時，而只有儒家孔孟的學說，能超越時間的界限，歷時愈久，愈表現其獨特的高貴的，儒家的政策是德治主義，講求的是遠治與治本。孔子的思想在哲學方面，是忠，恕，仁，愛，信，義主義的。在政治方面呢？則是廉潔政治，打算由小康之政，以至大同世界。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善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的大同主義就是以這種理論為根據的。

我們在歷代有聲望的文人學者的著述裡，從未發見有如西洋學術諸般主張的自私，若功利思想，強權思想，個人享樂思想，物質滿足的思想，由此證明東方的民族精神的傳統性都是中庸的，穩重的緩進的；堅忍忠恕的，和平的，是重道義的重形而上的——靈魂的快樂，心智的享受。以天理為超于人欲之上，存天理，去人欲的，是由精神來決定物質的，是趨向唯心的。

現在我們綜合的來看西洋的民族精神與東洋的民族再比較一下，簡直的是處處向背，無一處是能吻合的。

我們知道社會上能存在的是據有道義思想的，和平的，利他的。那種自利的。激烈的，爭鬥的，重功利的主張可以說是沒有經驗的。那麼，一個重經驗的民族，是難接受沒有經驗的民族的主張的。

所以我國青年在培養的時期，多陷入崇拜西洋唯物的主張，因為他們尙未能理解本國的國粹，及東方民族思想的優點，而走向膚淺的一途，這是如何的危險？

四 自由與平等

「自由」與「平等」這兩個名詞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的產物。他們幾曾使無經驗的青年把我國有悠久歷史的倫常，及傳統下來而負有美譽的道義精神一筆抹殺，看成是墳墓裡的東西，這是如何可笑，而又可憐的見解呢？社會上時常發現種種花樣的畸形的事態，而這些事態造成的原因，不能說不是西洋各種學說在後面做祟而使然的。有的人嘴裏高唱自由，平等，等新名詞，什麼打破家庭制度，父子的倫常也被打倒，這些人自命是新青年，我們要反問一下，新青年的條件就是這樣嗎？自由，平等，就是放任胡爲嗎？當然不是這樣解釋的。

自由造成的罪過，使青年人陷入墮落的深淵裏的故事，太多，太多，現在我們對於自由應取什麼態度呢？什麼叫做「自由」呢？這是要討論的。

一個人的行爲完全是他思維的表現。這是當然的，因爲人是有思想而能行動的生物。思想與行爲是一致的，否則便是變態，如一個心神喪失的人。完全是下意識的行動。或是酗酒後的行爲，及夢裡的行爲，也是下意識的行動。同時也是法律認爲失去自然法律保障與關係的行爲。

現在我們不妨假設一個人騎驢子。驢子是常被人騎的，人騎驢子的事不是怪的，騎驢子時候是騎在驢子的腰部，並且臉是在驢子的方面的，這是人人如此，多少年如此。這樣驢子不需費人力，使把入跌走，人在上面望着前面，可以指揮驢子走，並且能免去若干意外的危險的。這是社會上公認的正常現象。

如果這個騎驢子的人希望不騎驢子的腰，而要騎驢子的脖子，並且臉向後望着。假設這個人真在驢子的脖子上，在他自身可以說他的理想的實現。而要是這種行爲在一個法定的地點，或是祇有一個人及一頭驢子的地方，確實可以這樣表演一下。如果騎在驢脖子上在街上走，便會發生了許多的問題。

那算，警察一定在不人道及預免生命危險，及預免行人被騷擾事等等的原則上來預先干涉禁止。否則以破壞社會公共秩序的前途，來使那騎驢子的人去走的。

當這個人意識到騎驢子背着臉在街上走的時候，是他思想自由的時候，他真的按照他希望的事去表現出來的行爲，是他思想自由具體的表現。最後走是行不通來結束了他的做法。

這裏充分的告訴我們：人在社會上生活着，是度着羣的生活。是有一條經過若干年的磨練，適合羣衆意識的路的。個人的自由的範疇，是被這條路來限定的。各地有各地的文化，風俗，各地有各地對自由的解釋。而同時在甲地表現乙地一般的做法時

，那算，乙地小者會干涉的。

我們東亞民族所獨有的悠久歷史的中心思想，在歷史上諸家百子已經闡述遺淨。如此我們東亞民族的自由意識的範疇便在那裏「……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西洋的個人，自由思想更加強的浸潤了意志薄弱的青年及將到舊理教爬出來的婦女的腦海，物質文明又炫惑了她們的心靈，而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的著述及主張性的自由，戀愛自由，多角戀愛，離婚自由，結婚自由等等，並把一切舊理禮教，無論善惡，無論適合時代與否，都攻擊到體無完膚，同時又因共產黨鼓吹公妻，性的公開，種種性的敗行，由於這種思想的薰陶，於是引起她們對於一切舊禮教的懷疑，反感，以至痛恨，反抗，破壞。不過，當此過渡時期，婦女的道德行為，失却重心，她們的行徑，自然容易走入歧途，同時男性又利用婦女的幼稚思想，盡其引誘的能事，於是放浪形骸，恣情縱欲，無所不至，講自由，就浪漫成性，越出法律問題；講平等，就五倫間全沒禮制；講文明，就裝飾入時，揮霍奢侈蔑視樸素耐勞，講婚姻自由，則唯虛榮是尚，絕不顧全性道德，朝秦暮楚；不自重，不自愛，講活潑，就舉動輕浮，言語不檢；講華貴，就鄙視刻苦耐勞，輕動儉樸素，——這種態勢，在女性本身固屬人格破產，而整個社會也受到重大的影響，婚姻制度的動搖，家庭糾紛的擴大，社會風氣的敗壞，同時社會對於所謂新女性所加的批評與攻擊，更於女性的無限痛苦——全國女性都感覺到守舊就被笑為腐化。向新也恐陷敗德，傍徨歧路，不知怎樣的行動，才算中肯……這些惡劣現象，我們可以說完全是新文化運動招致的結果。」

以上這段話是陳貞女士站在客觀的立場，很明確的揭示出誤解自由的罪過來，五四運動惠予我國婦女的痛苦，同時還有一段她的話，來明述出新中國婦女的路，是值得介紹給我國青年兩性的：

「……我們對於女性的發展，吸啜女性血肉而不合時代的舊禮教，例如：反對女子教育，職業，參政等思想，和無理的「三從」片面的貞操等禮教，始終是誓死反對，要消滅毀棄它。不過舊禮教中也有許多如刻苦耐勞，勤儉樸素，兩面貞操等，我們仍然應該保全，且要發揚光大它的。……」

如此，她替傍徨歧路裏的青年，建設了時代的中心思想的基礎，使他們邁向明朗的康莊。

「自由」的釋意到則如前段。那麼緊連在「自由」之後，並與「自由」有同樣的意味破壞我國舊禮教便是「平等」了。它顯然是與階級，與不平等對立的，自這個名詞刺破了舊禮教的外圍，因為本身立論不太健全，遂之這個名詞在社會上，祇賡了一個痕迹。

它的對向是人為的不平等：就是社會待遇不平等的諸般問題，如階級：王者可以世襲往替，萬世享受着皇家特殊的恩典，爲奴者，終身爲奴，甚或永世的子孫不會再有向上求進的機會。以及在人道主義諸般種種問題，自民國改元以來，那些制度隨着政治制度的改良，而逐漸的合理了，人民可以受到平等教育，一切國民出路則有考試制度。這些新的制度的創設，不能不承認是喚「平等」的成績。而竟有些國民受了共產黨邪說的蠱惑，有人以父親母親也直呼爲老同志，並有利用種種階級的名詞加以不平等的誹謗名詞來要挾上司。甚至有些大人先生們恐遇此惡運，於是在表面上的衣履，宴會諸般消費，助求樸素，以爲享受平等

，並加以平民化請名詞伴期企圖免遭誹謗，實則欲私者索性盡其私之能事了。這完全是由「平等」兩個字造出來的變態。

什麼是真平等呢？就拿出筆者的一點小小的見解，寫在下面吧！

人的才能，能够盡說是後天人為的嗎？那麼，這句話如果有人承認是後天人為的話，我必會再問一句的，便是：社會上諸般事業的創始的人的才能，是從誰學來的呢？如此承認前者的人對於後者的問題是答不恰當的。

人的才能絕不是單單的從學習而獲得的。因為人有先天賦給的蓄能。它能模倣，也能創造。如此人們會從遺傳下來的文化方面去改良舊的，來發現新的。這完全來看後天的教育，是否能發覺他那天賦的蓄能的。例如，愛好藝術的人，你天天偏僻的教導他如何的做標，如何的解方程式，那不用說，你費去若干倍的力量，不但一無所獲，反而使對方的精神受到莫大的痛苦，對方絕不會有成就的。如此與愛同樣教導的對方比較起來，無疑的成績是低劣的。這樣算是一種不平等的現象。因為教導的人不能發現他的才能。不能發覺他的智慧，如果那個人學畫，必會登峯造極的。

有的一般人，據有同樣事業的趣味，在同年歲，同一環境來受同等待遇，學習同樣的學術，在理論上我們一定會說：那群人的成績一定是同樣的。而在實際上竟會出我們的意外，竟有高低懸殊，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種現象是常有的，更明顯的告訴我們，因為先天賦予蓄能是不一樣的。這在生物遺傳上可以做出多方面的解答，此處不必贅述。

現在假設出幾個階段來表現吧！就是「聖」「賢」「智」「愚」四個，若仔細的分來，則每個代表字裡還可以分出另一層的「聖賢智慧」。若再細思量起來，則每個人，有每個人他獨特備有的天資。同時在社會上所表現的也就依如他們天賦的天資。

這裡顯然的說：「人世上沒有絕對的平等」。

並且有些貧者，看見富有的揮霍，而認為是社會的待遇不平等，我並非同情富者，而祇怪貧者沒有沉澱的功夫思量自己的人為。於是受訓到共產邪說靈惑，而高唱打倒官僚政客，平均土地，打倒資本家的口號，而他們却沒有認清什麼叫做資本家，為什麼要平均土地……等諸問題。而他們何嘗沒有憧憬着唯物論來企圖一己的享樂呢？

而我所謂的平等，是「社會待遇與各個人供獻給社會的義務，在諸般社會層裏的正比。」

五 共產主義適合東亞民族的生活嗎？

共產主義適合東亞民族的生活嗎？這個問題在茲與亞運動以前，國民黨與共產黨分裂的時候，概見研究東亞社會現況的人，沒有一個人來承認共產主義是適合東亞民族的。

他們的主張，以勞工為主幹來組織政府，欲使全世界造成一個群治的社會。

在俄國，亞歷山大第二的時代，遂有農權解放的命令。因為帝俄時代，人民的財富是以農奴多少來定的——農奴多，則富庶，否則貧。大地主擁有若干里的農場，並對農奴施以種種的壓迫，遂造成農奴與大地主的對立。東亞各國都是小農，自農的制度，沒有農奴的蓄養，並且每家幾乎都有土地耕種。

「同情弱小民族」這個口號足以充分的顯出他對外的陰謀，來行銷依如霍亂病菌似的社會主義，以博得他的私慾；伸張他的魔手攫取弱小民族的命脈，我國外蒙古，即因他偉大的同情，而奪去了外蒙古本身的主權，在形式上祇造成一個對內的自治政府而已。

我國內地連年的天災人禍，而使農民有流離失所的。而這些人絕對的不是弱小的民族，而受共產思想渲染的人，便大肆用種種不法的手段施以威嚇，強迫入黨。如此使農村日趨沒落。由大貧，變成小貧由小貧而漸次的形成了赤貧。所以他「扶助弱小民」的口號，在我國是在製造中國成了赤貧為目的，這是我國自有共匪以來的實況，這點希望我新中國青年特別注意，他企圖造貧，來施行社會主義者的侵略政策。

「打倒資本家」的口號，蠱惑了多少沒有經濟常識的青年！原來資本的釋意，祇是指着一種通過商業或工業的活動的貨幣而言的。試看我國內地有多少通商大埠？在大都會裡雖然有資本的活動，有工場設備，但在國際比起來，真是微小已極。他們所以要打倒資本家，實因為機器十八世紀歐洲的工業代替了手工業。使着若干工人失業，並以低價雇用女工，童工破壞了社會，家庭的組織與人民的幸福，使着人民不能生存。這是他們對付資本家的報復而起因的。試看我國內地尚保守着中古世紀的行會式的工業及商業的，祇有舖東舖夥及學徒，他的物資享受是同樣的，絕沒有舖東出廉價僱用舖夥，以致使舖夥因貧而亡的現象。我國祇有大貧與小貧的分別，這是孫中山先生說過的。

「……無政府主義者，不注意人類組織生活的歷史，一口抹殺了政治的價值，便憑空着想要推翻一切政治活動的存在，不從實際上去改革政治，妄想以暗殺或另闢世外桃源來打擊政治，有着半無政府思想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也祇看到政治的半面。認為政治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要消滅壓迫的痛苦，先要消滅階級。要消滅階級，則便要先造成被壓迫階級統治權，然後才能建立無統治無階級的社會。當然，這又是個空想。人類先天的在組織中生活的動物，組織便一變有統制現象的存在。若一定以統制為痛苦，即企圖回到無組織無秩序的原始生活，那麼一切文化，文明將不能存在，生活則如豬一樣。精神毫無寄託，那時人類的活不要想再有進步，恐也沒有樂趣吧！」

周毓英先生這篇大論已顯出無政府的主義是世界人類文化，文明的公敵，是人世間不能允許它長成的。

我們有活力的青年！現在我們綜合的看一下東方與西方的民族，再仔細的觀察一下共產主義的內容與我國現有的諸般社會現象，細味起來，再使他們在冷靜的頭腦裡來沉澱一下，那麼，你的路會逐漸的在你的腦際展開一條路的輪廓，更會漸次的在那裡建成你所懷念的事業，現在我們綜合起大家的力量，來剷除蠱惑人的思想，及敵性的諸般設施。最後還有一段是：

社會是這樣熱忱的期待着你們——
去掉遮蔽了眼的赤色的眼紗。

提着你們那顆蘊蓄了深沉的熱心，不用回顧，也沒有懷疑的邁向你們應享受的與亞康莊，及和平的大路。

八月十七日脫稿



詩歌

街坊 郁靜

左邊的隔壁有嬰兒哭啼
昨夜有婦人分曉了

人們分居在餓籠般的狹室裡

離開左右的牆壁

兩邊是陌生的世界，彼此不相識

應該悲哀於

亂先那最後的一次土風舞

因為從那時

人類就不再相互牽手了

想到祖先是在山陵原野中

散友

風雨行

聞青

沉湎于深思中，不願陰晴早晚時光，夢裡睡走無數篇的文章。
會為難解的情感悲哀在春夏間的路上，誰早知曉一件贈試開始的
時間；風雨飄零在不分貧富的頭上。

細雨輕霧黎明前。

晨路無人顯寬闊的靜寂，左右惟響着自己的脚步声遠行。進出
人陣後，按置在近窗的坐位裏，探身向外看人且被人看；不久各色手帕
搖在不織的手臂上，車已穿城吼一聲轉向南方。

極目所見是遍綠和半曲的天邊。菜園附近排比相連墳墓，無數長短
人生的結束是現在瞬間的過去。近處濃綠裏三兩所房屋，遠山為雲霧腰
斬，濛濛然如應壁水墨山水畫圖，野路上獨行客才于柳雲天，路那邊什
麼是他的期待？沒有人想往他的姓氏，或是家鄉；「遠山行人」連成一次景，有限的。命暫作自
然的綴飾了。

千頃田上一隻小黑犬，仰首再低下尋覓，又竄地奔往小徑，見路邊小房屋升起晨烟，旅人生
家的親切之感，不禁想問那是誰家？



粗風暴雨裏產生他們的子孫
而且也會把壯健與驍勇
不加吝嗇地遞給了他們

如今人們躲到狹窄的鴿籠里去了
害着肺癆似的活着，懦弱喘息
且延緩他們的後代

以「陰私」與「無能」兩類染色體
× × ×
從此人類把自己壓縮得更小
在宇宙之中做一粒微塵

於時間的大搖籃裡
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在睡眠
× × ×
剩餘的一部糟蹋在糞土裡……

左邊的隔壁的嬰兒哭啼
昨夜有婦人分娩了

× × ×
請你再聽
右邊的隔壁正傳過畫間的斷聲
請你再聽

那對面的鴿籠的窻孔裏
有一個蓬髮臙臉的陌生的男子
正伸着鷄脖子向你好奇似的望——
你們是街坊

跛腳者底故事 寶煦

抹不盡酸味的淚，

中國文藝 詩歌

風雨行

一條小溪，
兩灘蘆葦，
右手是不盡堤岸。

是果木林罷！赤背老人背蔭斜坐土坡吸烟斗，恨望着天地納早涼，若能輕輕近身去，低喚一聲老丈，可以引出難窮體的故事，一直聽到蝙蝠飛報黃昏時候才說一聲再見。但在一思慮間，不見了老人，重現了新景。

貨挑聲近了，是進入一座小站，據說沿路是古戰場，這站是軍事必爭之地，而現在車箱裏裝女人高談論，瞪大眼睛的人們忘却驛站，車外淡泊陽光下億萬頃禾田平睡，村裡人微笑對過客，似已不知烽烟遠近，大樹下白石上紅斑點，或是誰人的血蹟罷？想像一場惡鬥，血紅鑄成這不落名堂，鈴聲送人又征一程。

近水人家清秀，露身堤邊小姑娘無疑是美的面龐！
赤身孩子聚集水中央裸露半個身子，嘻嘻遙指不聞音，忽的散開，鑽進水裏，兩脚向天學鴨沉，旅客們一驚，他們小小年紀的胆大。

再過幾道長橋，遠近房舍明晰，車裡人噪雜着車就進站了，而我默向窗外雲天，驚異此地已落雨，望水濕的路頭簷瓦，企視回來時帶走的消息。

買票後向月合作徘徊歸客，邂逅一雙青年男女，他鄉遇故知，彼此驚異巧相逢，握手緊了反而無語，問一聲，原來是男的接女的回家過夏天，而自己呢，暑熱奔長途，留人睡臥床上，兩方不知消息，但是可喜就登車，一步一近家了。

又一次細雨斜打窗，伴一位小姐回行，讓位子他坐自己站立座旁，問她路途遙遠嗎？回答半天的路程，午後已能家人團聚，微笑上兩頰顯示半載勞苦後一時團圓的溫暖。

朵朵灰雲鋪滿天，陰雨惱人促亂髮短髮輕適睡去，冥想她就爬過三十，還不會有爲她寒暑驟念的人，終日辛苦爲誰忙呢？人生的欲望是不明白，暫時車行續走遠，不久轉向下午是現實；而我下車去，人不注意到我，我不管人的揚長走開，誰想往夜深時的夢永不。

(七月十五日)

讓它浸濕襟袖也浸濕了心吧！

明知枯惹悵悵感懷，

年輕人誰不愛探訪幽夢之谷呢？

x x x

閉住嘴不說沙漠荒涼，

總禁不住偶爾停足

俯拾有鮮色如花的石粒

而憶想綠洲的故事吧？

x x x

然而有更艱辛的途程，

等待跋涉者更艱辛的脚步呢，

騰風滾浪沙浪，

綠洲尚遙遠着哪！

折聲

折聲如敲更人底步履，

迂緩又陰沉

震破夜寂

也震破幾家

小兒女情夢迷離

• 一九四二，一，七，夜，

荷月詩鈔

夕艸

燈

哲學的講義篇裡

隨筆四則

黃隴西

當現實的灰塵幾乎令人窒息得透不過氣來，還得焦急着食糧來充飢的大旱天，人們的慾望已經單純得像原始人一樣，祈禱着一陣大雨的降臨，便很高興了。還着這樣的光景，還泰然談着人類文明進化一類堂皇的話，自然不但有海闊天空之感，而且良心上彷彿還負着一種沉重的寂寞似的。

物質糧食是離不開土壤的，它需要日光，空氣和水分，這是十分確實的事。至于所謂精神糧食也不是憑空會產生出來的，正如植物的需要日光，空氣和水分來培養一樣，植物沒有這些生存的條件，便會慢慢的枯萎下去，還談得上怎樣開花結果嗎？

在世界歷史的冊頁上，我們不難翻出在新舊交替的極其動亂的時期，籠罩着窒悶的氣氛，形成了停滯的狀態，敏感的知識份子反映着衰落頹敗，徘徊踟躕，發着無可奈何的嘆息，而要求着精神糧食的迫切，成了新的社會前頭的要務，這亦是十分自然的事。本來瓜熟自然蒂落，精神糧食蓋亦不是偶然會產生出來的，但却不能漠視那推動歷史的潮流的力量作用。

我們的從事文筆者不要徒然歎息于當前文壇的冷落，精神糧食的缺乏。每一個歷史的停滯時期的沉悶正是孕育着另一個新生的社會應有的現象，在文學的田地裏給投機者（如鴛鴦蝶蝶派最近的復活以及色情漫畫的大量生產）一個露張的機會；認真苦幹者一個修養和忍耐着寂寞與孤獨的鍛鍊去達到創造成一種典型的（不是公式的）作品（精神糧食），但那不一定就是適合人們所請的怎麼「偉大的作品」（市儈們所希望的「貨色」自當別論），只要它是健康的，合乎自然的發展，這樣的作品（我們是重質不重量的）即使不「偉大」也無妨，因為它如果是從深厚的根基長出來的話。到底文化似乎不是一個「飛躍」的名詞可以使它憑空產生出來的，它是由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它超不出時間和空間的支配，是綜合的，有由來的。

文筆人處在動亂的時期，生活的艱難是當然的，認清現實，亦就是無足悲觀。但是去作困難的征服對于心靈的磨礪因之使文學的生命起了掀騰的昇華作用，則又未始非虐待我們的命運反而

黃昏散步的手杖聲
與未夜夜挑燈不眠的
兩顆會思索的眼睛
我想起蜘蛛底奔忙了
鳥爲食亡的話

則我又在燃着了
一盞無邊象徵的燈
燈火何爲搖搖呢

世界上若沒有一面鏡子
於自己都變成了

可憐的 *Betta*
燈火，鏡子乃補綴
誰底希望和幸福吧

燭光

入神是……燭光的

欲滅而飄搖

一點火

天星滑落了

他人底眸子

拾起思想如項串

安慰比悅己者容的

爲我綉花枕

一針辛苦了多少

夢時光

我看燭火的

欲滅而飄搖

厚益我們了。

歷史給了我們好些例子，看看第一次歐戰時期人們是怎樣的苦惱着，砲火下的歐洲文壇是怎樣的沉悶着，然而大戰一過，到了一九一八年以後，文學作品便蓬勃的產生出來了，這一點安德列莫路斯最近亦會特別提及的。

在現在，我們希望的，並不是希望立刻會產生出來的「偉大作品」，我們只希望作家與讀者先將自己眼睛上的現實的灰塵拂拭乾淨，多用思想，毫不吝惜腦汁，我們雖沒希臘民族的優秀稟賦，但若嚴肅而認真的去運用思想，那是可以剷除一些民族的懶劣的根性的。

一一

一九〇九年托爾斯泰給安得列夫的信上，有一節談及美的問題，他說：「素直而不巧妙的東西不好，不緊直而巧妙的東西更不會好」——大意如此——這話很有意思，中國人常說的「文」與「質」，大抵正是這素直和巧妙調和起來的「文」「質」並重的一種諧和的美。

我不反對近來一般青年在探求着怎樣可增進寫作的技巧問題，而且我有時還頗讚同他們這種態度，那是表現語言的畫的必修工具。一個完美的作品，不僅是具有緊直或巧妙單方面的，素直太過則流于笨拙，如一些未經消化的偏重客觀的寫實主義的作品，一味巧妙又易變成離奇，如一般浪漫主義的印象派的作風，使這二者各去其弊的調和起來，這是雖不容易亦要努力的吧。

一二

周作人先生在錢稻孫譯的日本詩歌選跋上說：「我平常自稱是不懂得詩的，這原是實話，但可以加上一點解說。我所說不懂的，乃是詩的技巧，或是技巧的詩，若是詩言志那是一種東西，平常人大抵能了解，我當然可以說不是例外。」知翁的話是謙虛的，但他就是使新詩的發展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的「小河」的作者，從他的話中真不免令人對着當前的新詩生了一點感慨，即是說最使人藉爲攻擊新詩的理由的「看不懂」，其毛病即在於「詩的技巧」還很幼稚，一般初學寫詩者又往往缺乏持重的態度，有時真是浪費許多筆墨還不能表現出所要表現的一個詩的意念，反而被文字語言所操縱，寫出了弄巧反拙的東西，空有架子而一首詩裏面很難找出詩的酵素；成爲沒有真感情的無病呻吟，這樣的東西，說得好聽也就是所謂「技巧的詩」，當難難以領略。文學的最大作用在於拂拭人類間感情的隔膜，而我們的若干新詩，彷彿更使人讀後會得到一點距離似的，這未免太可悲了。

附月

聞青

日日送客天涯；

二十五年之夏天，

我起第一次遠路的早晨：

遠山行人，

萬頃田上一隻小黑犬，

問小樹旁茅屋是誰家，

幽路的那邊。

無地之夏郊兩樣，

何處不是家鄉。

蒼鷹翼下，

遊子說是燈光遙夜如前；

昨夜懷念着回去，

懷裸碎去靈魂；

而難過的今宵，

附階下月之衣飄。

雨夢

廊下人說已落雨了

夢中風雨夜還鄉

而我雨絲也沒有看見

窻上是不滅的燈光

（四二，五，二十九日）

然而新詩的前途是很可樂觀的，它的過去的發展的歷史很短，才不過二十多年，如果拿最初胡適沈兼士劉半農陳獨秀一般人所寫的初期的新詩和現在的新詩比較，我們便立刻看出新詩的技巧確是進步了，如果再有相當的年月，新詩便可整理出頭緒來，有了頭緒，也就可以登上軌道。讀者的鑑賞力自然會逐漸跟着提高，到了這個地步，新詩的領域自然廣闊深厚起來，蔚成深山大澤，不怕沒有園丁的保護，亦經得起樵夫牧豎的斧伐，現在我們得注意的，便是一點真摯的工夫，從詩的本質入手來培養新詩的生命，此外倘有人以做慣了應試的具文的法則去提倡新詩應該大眾化或是實用化，我們也願意任其說法的。

四

前北大民俗學的團體，以胡適顧頡剛等創辦的歌謠會刊為最著。研究民俗學的空氣頗為活潑，在實踐上（不是空言而已）亦有若干可觀的成績。而一般從事民俗學研究者差不多都受周作人先生的影響最深，蓋先生三十餘年來始終有興趣於此道，即最近先生出版的藥味集上仍津津不憚指示後學者，談到方言，聲韻，名物及訓詁等與民俗學的關係，在「野草的俗名」文內云：「中國方言，亟待調查，聲韻轉變的研究固然是重要，名物訓詁方面也不可闕却，這樣才與民俗學有關係，只怕少有人感興趣。」從這里我們可以窺見先生對於民俗學的熱心探討仍不減于民國三年先生發表「兒歌的研究」時的精神。先生復于去年致方先生一信，其中亦談及民俗學的問題云：「知兄正研究謠曲，聞之甚為欣慰，然研究仍應置重於民俗學方面，蓋此種學問中國甚為缺乏，且現在正需要也。柳田一派（按即柳田國男日本民俗學者）之學問雖甚著實，但鄉土研究中國暫時恐難期發達，竊思目下最緊要者，即外國所謂文化人類學，兄如公餘從事於此，裨益于中國學術界當非淺鮮。」這意見很可寶貴，在劫灰遍地時候暫捨鄉土研究而從文化人類學入手，這是切於實際的一條路吧。但是現在有幾個人能夠耐着寂寞來走這條偏僻的路呢！回想從前北大學生每於放假回鄉，便利用這假期的光陰去調查蒐集各地的風俗資料，如年畫，紙錢，歌謠，民間故事等材料皆在搜羅之列，這種工作對於專家的研究極有裨益，其功實不可沒，今之北大學生不知還有此種興趣否？

我自己是喜歡從歌謠上去找詩的嬰孩的面目，雖然我並未怎麼研究過民俗學，我的朋友却頗不乏熱心此道的人，如今這類書籍亦隨着朋友的星散而不好找了，近來偶或在日文書店發現一些民俗學方面的出版物，不覺精神一振！最近中法漢學研究所開的民間年畫展覽會，使我於慚感之餘，不禁驚異「光在這里了」！然而這是外國人給我們亮的！

三十一年八月八日

春 草 輯

王 受 庚

序

繡繡繡殺底下面，便藉藉輕輕快舒適，我織毬子一個時節，幾乎不知消遣的分量，一疊紙，紙上披着的灰塵呵！依稀分辨出它的歲月了，猛抬頭，看窗外的透個蔥蘢，想起以後的小園，石榴是早已荒蕪的，但那草！井下的小草，豈不是染上鵝黃，抑是蒼老？

我開始走出來，違背了禁律。

屋後的空地，看來無限蔥軟，似蠕動着淡綠，俯拾之下，便感到失望的悵！偶然，一二粒柔弱身軀的早苗，它的倔強的怒茁，倒使我悟到一種力，默默地——那是春草。

於是拾起這支筆，和描寫它的生氣。

——算做序

三十一年三月末

1. 絃音

幼小時，喜歡發出音響的玩具，於是我愛好了三絃，常這樣的想：如果我有了支絃——

其實，愛惜它的原因也很簡單。

在夏天，天還存着亮，星子方燦，巷裡便有個盲者，腳踏下的高底，手中撥弄絃，幽怨又嘹亮，淒厲而沉鬱，由街口一週一週的傳下，像夕陽的颯風，宣洩無窮的幽冷，仰視白雲來去，不知有夏了。雖然正在吃飯，也丟下食具，跑出來看，那一次，才知道並不是他自己，一個女孩牽引他，而那孩子的眼睛，從那一次就嵌在我的心上，使

中國文藝 春草輯

我作過數不清的琉璃夢！開着五色繽紛的花，來點綴我的童年！

爲了心情，我會踏着盲者的脚步，聽他單調的絃音，是苦？是甜？至今還在咀嚼着！

一天，祖父聽見絃子音（大約爲音所感動了）招呼他們——盲者和女孩子到家裡來唱，泣洩嘈切的錯雜聲，于我，只是聲音的和調，而女孩的喉嚨，纖長的手指，黑大的眼睛，嘴角一顆黑痣……那神秘，那蒼白……使我悲哀了。我思索又思索，集聚許多零碎思想：「爲什麼，讓他——？」

唱完了，在他們離開大門的時候，我偷偷地抓給她一捧齋，燈光明滅下，她只笑了笑向我，我幾乎要哭出聲，也許我的淚水已經滴在她的手上，頭也不回便跑進去！

於是我買了支三絃。

一個機會降給我，知道她們身邊事。

——母親爲了生活，患病死了，將這病傳到父親，於是把失掉光明，在黑暗裡摸索了半生！我呢，仗依父親的絃子來安排音帶，討人們的喜歡，也懷過求學夢，也許吧！那是什麼日子呢……」

……
家老了，古舊屋簷下的密樹，已覆上滿院之蔭，二十年前祖父的音容，還模糊的縈環在神往裡——忽然聽見絃子音，盲者和女孩子的聲音，還是那樣……我跑出門看時——一個盲女，只剩她自己了，爐

悴和蒼白，而那顆嘴角的黑痣，使我想到二十年前給她一捧齋的女孩
子！

——一粒罪惡的種子，由她雙親手中播在孩子的身上，如今，如
今已經結了果——這顆毒果！孩子的光明呢！

灰塵封固下的絃琴，被虫侵蝕得殘破了！

2. 星空

要懷着窺眺波心的心情。

來探這潛移的星空。

孩子的希企！隨便摘下一顆

不，那顆頂亮的，放在牛女當中。

……

記得在塞上的沙漠中，柔軟又堅硬的駱駝脚步，引導我們一程又
一程，很多次，一、二天裏沒遇上個人影，除去伴着的駱鈴的悠揚，是
那樣寂寂。展在面前，白日，海一樣的平沙，那點駱蹄痕像串斷線的
珠，延伸在遼遠，入夜來，就是那星空了，無窮盡的羅列，數不清的
大小光。趕脚的人便指劃着說：

——那是五東二，那是團包兒，那是天津市，你看那一道就是西王
母的髮簪所畫的！

——人間的故事往往和天上一樣的安排，不過，我——我總希望圓一
點兒好，冥冥的手何必用一道河隔絕溫暖的心情！像小說上習見的：

……

這是朋友聽完趕脚的老人說的星事後說的話。

我們到了××，把應辦的事交代後，便住下，很短的時日，朋友
和一個鄰女互相傾腹的熱愛起來，這件事，原是簡單，平凡，却被鄰
女的家長知道，禁絕了！後來我才洞悉，不是「不願意」，而是爲了
保持一個古老風習的遺傳，一點情面，葬埋兩顆青春溫暖的心情！

一天——星夜天，朋友悄悄地走了留下幾句話，分明是那樣寫着：

塞上夜，說的話，不幸墜入我的夢裏，我怕看這星空，我走了，
先到那常在陰雨的地方，不是沒有星，而少有晴的天，何必引動悲哀
呢？什物你整理一下，燒掉它吧！

我聽從他的話，什物真的燒掉，把留下幾行詩寫在文的開始，我
珍惜它像珍惜友情！如今塞上的風沙，吹破我的夢想，我終於在道濱
海的角落停下。海，無涯的海！也顯得星空寬大了，於是我想起常在
陰雨地方的朋友，爲了一念差，一點狹隘，一點感情，而走上慷慨英
雄的道路，是人間的事却安排在天上嗎？

——我遙祝他平安。

3. 燈

這一天，是燈的節日，孩子們都擎着它，在庭間來又去，幾滴火
亮，在黑暗裏搖搖晃晃，使我模糊中憶念出兒時夢！

回憶童年只是撫摸將要冰冷的溫情，由那點兒火，就是一滴點，
便照見我的路——走過的路！我要重新溫習它麼？我忘了我回答的話語
，我只望着那顆燈出神——那顆殘舊的燈！

是那一年的燈節，她來了，買了兩個燈，上面畫着民間留傳的梁
山伯祝英台的故事，贈給我一個，我回贈她些什麼呢？我已經失去記
憶，但晚上這兩個亮兒便並在一起，單純地，說着無窮盡的故事，無
窮盡的疑問……直到他們都懂得那樣是羞和恥，其中的一個便擇人而
適去！燈却滅了，而他也感到失影的寂寞！

命運的依靠是件危險的事，不知她想到了沒有，但她很幸福，有
三個叫媽的孩子。家事的繁褥，並沒使她衰老，彷彿更美麗些，更可
愛些。

——給孩子買了嗎？

——對了，小的已經三歲，也愛好亮兒了！

在鬧市中遇見，各自抓着心跳音。

——十幾年未見呢？

「看看小孩子吧！」

……我們走到鬧市的邊緣，夢快醒了！

「你不常到我母親家去？」

「沒有，從你……」

……

「我倒知道你的消息，你還……」

……（我低下頭，苦笑著）。

「呵呵，你的作品我也讀了不少。」

「……我給孩子買些什麼？」

她提去了，三個畫着紅豆樹的燈，是我買的，她也給了我一隻手！

我像買無數的東西，無數的重累回到家，心是漂浮着！天色，紫頭花香……我失去感覺！

十幾年來，青春在我不值錢，我也辜負它，我不會滿足它的鑿望，何必苦惱着自己？沒有，我並沒有，我很知足，很快樂的走過這段路，如今，在面前只是路尾了，見到我愛慕的人都幸福，我還要安靜的活下去。

但是心上的燃滅了，孩子的燈更光明些。

4. 妖

一柱香，一紙佛像，一盞黃紙錢，便是她的職業。

許多地，都沒養住她，不，她被捨棄了，那是科學的功勞。

……

她的興致真好，永遠那樣和善地叨念着，許是這種職業的特徵。聽，又叨念起來！我從聽不出是自己炫耀是自己懺悔！人們走過的兩條路，我不必管，且速貫上她斷續的話語：

……祖先住在那裏，已經不知道，但從幼小就來到××，那是佛地，白馬負經，唐僧西天取來的，我都看過。廟裏的老僧得到高人的

傳授，高人就是唐三藏的轉世，會醫治病也，那也是天意，世上遭了劫數，生老病死，誰都逃脫不開，只有我們……這種醫法，不吃藥，沒痛苦，只吃這風乾的，神點化過的東西（手指着一堆堆紅綠雜色！）痛苦是病！失傳了二十年，現在才得到正傳，這也是機運。我到過×山，到過×山，到過濟佛修造的×寺……我都看不上，因為他們沒得到真傳，我考問過他們……

清早，在條實巷口，她便懸起佛像，燃上香，叨念起來！圍滿了人羣中的孩子，怪淘氣的欺服她衰老，把她的手緊搶了就走，她跟蹤的追幾步，孩子扔在地上，跑了！接着：「該死的，××子，讓你死，讓你腦袋痛……」另一個，偷了她的木魚，珠紅油的，直到她罵罵起來，才撒給她！

……失傳了三千年，我在××遇上這個老和尚，他傳給我，無論什麼病，不吃藥，沒痛苦，只吃這風乾的餅餅，餅，神點化過的，別看它的顏色，有好看的外表都是欺騙，這不紅不綠都受過日月的精華……人們不敢拿性命來賭博，他們這樣想：冒昧了神祇是小事，和這無知無識的村姬來糾纏是一種浪費，一種消耗！

偶然地，那夜，淘氣的孩子病了，火熱的上額使他父母提起心！是不是……開罪了老姬，她作法使他害病……真的嗎？……

一夜都墜入驚醒裡！盼星星稀，太陽出來！

自然，請她來診孩子的病，吃那些神點化過的東西……

這許是，哄動了巷里，她的職業也隨着蕃殖，許多富庶人家的宅第，也都經過她的香火繚繞，「病」，我却不知道醫治好了多少！

十五夜，月光灑滿地，街，靜得像貪睡的孩子，「神」姬停泊地方，有個人影移動，近時才辨出，一個乞丐在倒給「神」姬許多東西，堅固地，鏗鏘地，敲打着鐵鑼！

「我明白了，這是神點化過的，日月的精華！

清晨……香烟早就動盪着，在滿園的人羣中！

5. 棋

舉起棋子，就忘記要走的步，於是在猶豫裡放在棋局上。這一下，決定全盤的勝負，勝負于我，和富貴一樣，你會猜我倒像個失意的人！容我解釋自己嗎？解釋自己最困難，也是椿頂愚笨的事，就像臨刑的犯人，高喊：我是無罪的！後來，我發見了棋，它是最好解釋自己的工具！

幾塊方格，雜亂的擺上黑與白，這兩個極端的顏色，說明極端的個性！於是鬥爭掀起了！我又何必自己發掘苦惱！我要開始摒棄它，但不能，記得有一個時期，黑與白消磨了我的終日，佔據我的思維。只要閉上目，它們便都雜揉在一起，昏昏夢的邊緣！我失眠了！

「是你的胃又痛了？」

「你需要點運動，這樣下去，使人担愁！」

我紅了臉，回到家，兩個顏色又相攻伐起來！這無字無聲的單純，却像千軍萬馬在奔騰，在生死！命運的判決，只在刹那的正確……

「我病了！」

山邊的小房，是我憩息地，我偏愛半山的籬樹茅屋！除了睡，我是不回去的。聽泉鳴，鳥聲碎，松濤，有時靜的幾乎聽到雲遊聲，茅屋的老主人也愛靜，也是個「棋」迷，他自己說（彷彿無限懊悔）。

「爲了棋，我的髮早白了二十年！」

老人的女兒將棋枰放好，我聽不聽大夫的囑咐？我開口了；首先說入山的原意，結尾，落在棋上，似一篇文章那樣委婉，老人含笑而應，女兒又收拾起，她似乎失望，又興味的眨着美麗的眼睛。

「不然，違背大夫的話？」

「孩子，何必這樣憎恨自己呢！」

……論及身世，老人傷感的說下：

「她是我三個孩子中最小的，唯一的一個了，她的命運也乖舛，唉！不，都是棋！你知道棋殺死我嗎？你也許奇怪，活着的只是我的軀殼……和你一樣年歲的年青人，做了我的棋友，這是二十年前的事，正是生她的第二年。我們整日的圍棋，誰知風雨夜中她逃掉了！她只留下她一個，和一張申述自己罪惡的紙！她的兩個哥哥，和我的棋友，都隨她而去！於是我也遷徙至此。棋，也和他們的音容一樣的隔絕了二十年，直到現在，還不知他們的下落，我很願意她幸福……梅雨中的舊屋，是否生了苔蘚？那棵海棠大約被風雨剝蝕的更瘦弱了，而我……」

猛的，女孩顫抖的叫聲

「爸！」

倒仆在老人的懷裏抽泣起來，老人在孩子的髮髻上碎着淚珠！

「這都是我的不是，我不該提到圍棋，引起你的傷心事，妳更不該哭了，看妳的爸爸的……」

我的手不知覺的撫上她的臂。

6. 山僧

我不信「山中無歷日」，那是句謊，不知欺騙多少少年華。在一天，我披著四圍山色，踏上盤山路。望着山亭永遠那樣大，山亭似賴神放果，引動我好奇心，

山亭裏，我不敢往下看，担憂那渺小的天地，迷亂我的視覺，而使我失去步子！並無孤獨之感：暮靄，白雲塞滿空，不知名的雜樹吐露蒼影，倔強的山鷹，頑固地，並不棲在山頂，飛，飛向那方遼闊的大空裏！我貪看這些而忽略頭上的廟宇，留在崖上的廟並不宏大，我生疏地，小心地叩這鑄封門環，裡面沒有應聲，我推開了！

配殿裡悉索行人聲，我披開荒蔓草，辨出路。

「誰？」

「我」，一個旅行的！我有些恐怖又畏縮，不敢進前。

「呵！我說呢！我聽不出腳步來，對不住，請坐吧！」這邊有莽

子，隨便坐，恕我是個失明人！」
他也隨着立起來摸着倒水。

「不渴了，方丈！」

「我以爲是夥伴回來了，可是聲音不像，先生貴姓？」

「我？我姓×……方丈來這裡幾年了？」

「休換年頭，也不知那些，看我的鬚髮吧！」

雪白的茸茸，長到心窩。

「方丈，這裡有幾位和尚？」

「只是兩個人，我和他！聽！他來了！」

門吱呀處，移動進來位斷腿的老人。

這是×先生，旅行到這的，這是我們××方丈！」

「先生，請坐吧！這裡簡慢的很，水還可渴！是山泉！」

我滿以爲是學生兄弟了，一樣的衰老，一樣的白鬚髮，只是一個

實，一個。

「請坐吧，我預備些吃食去！」

……他的熱誠，他的殘廢背影，使我無言感激了。

……

「方丈，使我奇怪，其實我不該魯莽的發問，你們怎麼都是殘廢的，遇到一起，這太不幸了！」

「先生，說，你也不會信：那是多少年前，我們年青，爲了個女人的美醜，我殺死她！逃到這山裡的荒寺中，誰知道他也來了！就是我的現今的同伴，他使我失明，而脫身時跌下霧裏的崖邊！這山，原是人跡少到的，幾天後，我忍着痛，摸索到山下來取些水，聽見他的呻吟聲於是……我們同住下這個廟，我用他的眼睛，他用我的下肢，我們互相交換着生命，信託着幸福，直到今，不知多少年，鬚子長了，白了！呵！是他喚我們的聲音，我們該走吧，吃些東西去！」

我信了「山中無歷日」。

萬人文庫

燦爛的亞洲文化，將因大東戰爭而復興與華北文化，刊行應期之單行本，定名「萬人文庫」，內容舉凡文化各部內，無不有盡有。爲減輕讀者負擔，謀本文庫之普及，低廉，售一角一冊，體裁新穎，開華北時代經濟出版物之先河。武德報社出版，華北文化書局總經售。（北京購者請直接向王府井大街一七號華北文化書局購買。）

1	香港一世紀	7	英國鐵蹄下的印度	13	我的日記	19	小說特輯
2	南洋寶庫剖視	8	日本小說選譯	14	小說特輯	20	漫遊選輯
3	新加坡一瞥	9	今日的澳洲	15	六月文園	21	八月文園
4	短篇小說集	10	我的日記	16	緬甸風光	22	東條英機傳
5	泰國素描	11	菜市場	17	從軍筆記	23	現階段的中國貨幣問題
6	春宵隨筆	12	五月文園	18	七月文園	24	九月文園

我·還·有·明·天·嗎？

文 雨

序

原稿寫來重看，自是不滿意，但要從頭再寫，又失掉了那股子力氣。頗不奈何，只好如此！

原序上有這樣幾句話：「月亮上來了，非到明天又不圓了，索興把它忘記，也許這是最好的辦法。但在月亮落後，我將再許些什麼給人聽呢？」如今錄來算是存留，又可以說是只好如此的證據。

六月二十八日 晴

爲了要使萍高興，我特地在臥房裏藏下一個錦匣子裏面裝着一個她早就想買的別針，並有一個卡片寫着：

『萍兒高中畢業紀念 姆媽』

晚上牠回來了，臉兒跑得紅紅的，額上還有汗珠，我掙了把手巾給她，她視着我的手說：

「媽！我畢業了！先生們都給我道喜，要離開學校了，我難過，我捨不得離開她們，媽！你勸勸我好嗎？明知我難受是沒用的，但我還是禁不住，媽！你是不是又要笑我糊塗！」

我只笑笑對她，腦子裡又湧起了我和章

大舉畢業時的情形，記得我們在行完了畢業典禮的時候會跑到一家飯館裡去喝酒，章臉上的紅色比萍的腮要紅，章，何必又要提他

晚飯時李奶奶來說老爺知道萍姑娘畢業了，要看看萍姑娘，萍看我的臉色，我向萍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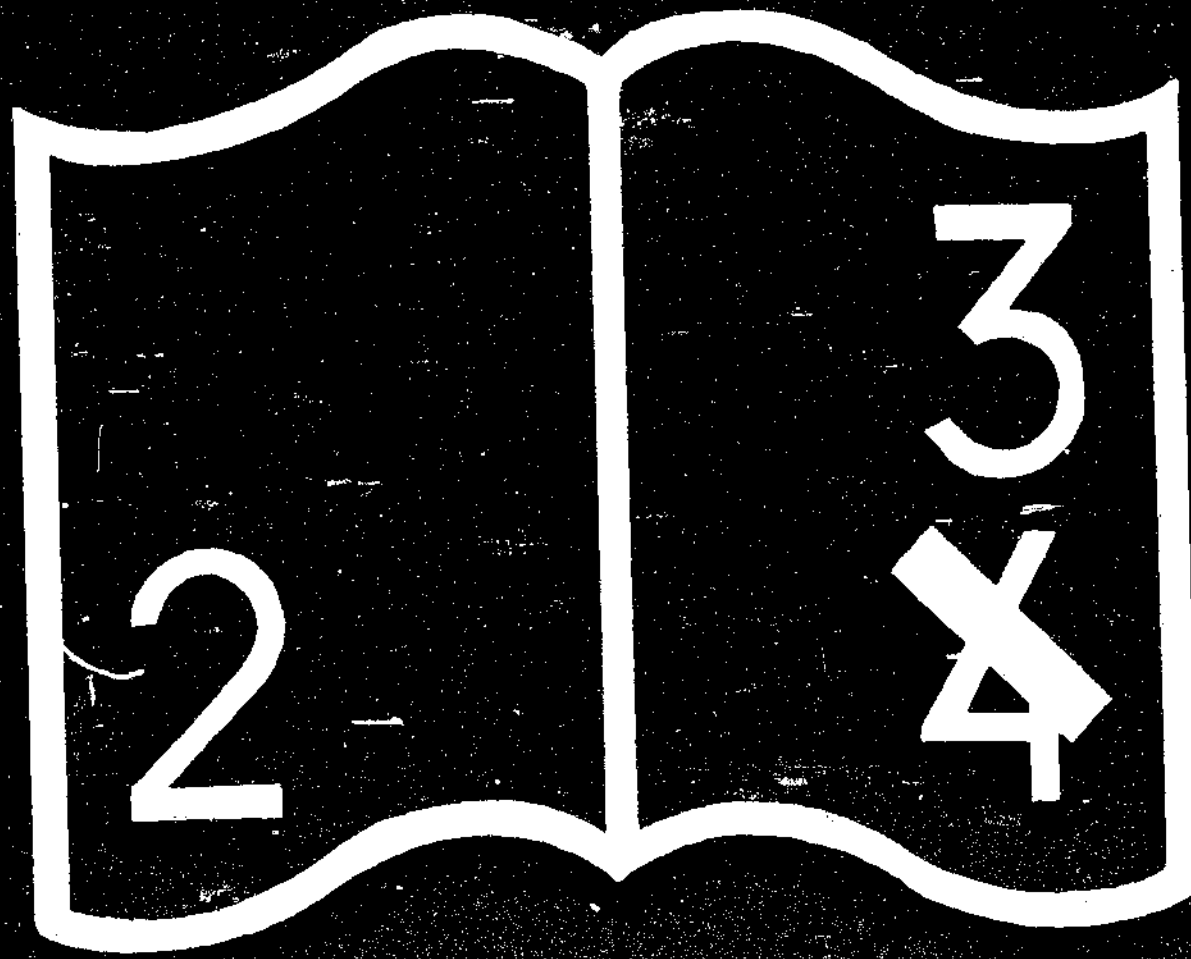
「去吧！他既想看你，你就去吧，小心，不要太尊崇了你的姨媽。」

萍走了，屋子裏只剩了我一個人，想找些活計來作，但又耐不下心，只好閉了燈，走到花園裡去。滿天的繁星，景色已不可辨，空氣裡溢滿了香味。看看那條小溪偶爾閃出幾片鱗光。找一塊石頭坐下，回頭正望見章的臥室。我立刻感到一陣不可壓抑的憤怒，

真想點把火燒了宅爲什麼要丟下我一個人看萍？萍不是兩個人的嗎？爲什麼要丟下我一個人，爲什麼要丟下我一個人？

萍是個無辜的孩子，不是她我早就不知變成什麼樣子，有她我才撐着勇氣活下來，永遠的是一個人，永遠的像一個幽靈似的在這所房子裡鬼混。整天的看着人家走出走進？我要報復，我一定再找愛我的人陪我。章丟了我去愛別人，怎麼我就沒這種權利！我一定要！

煩燥的要命，走到溪邊，用力的捧水洗了幾下臉，心還不靜，一生氣跑回屋子來。茫茫然的換下了白天的衣服，空虛的走到萍的屋子去，她早睡了，枕邊放着那隻匣子，



编码错误

臉上浮着幻夢的般微笑，半邊臉沉在白枕裡，我忽然想痛哭一場，但又努力的止住了自己，悄悄的跪倒在她的旁邊，虔誠的祝禱她，是的，爲什麼我不能爲孩子犧牲我自己呢？我發誓了！萍！我要看守你到老死，爲了我我要永遠忍受『空虛』的侵凌。一個四十歲的了孩子的女人還能要什麼？萍！看上帝的面，你發誓永遠不離開我，是，你也要陪伴媽到老死，萍！媽求你了！

窗外傳來夜鶯的叫聲，響得如一條碎了的金弦，落在天色的樂板上，它清除了我的煩燥，消除了我的幽怨，但我禁不住又哭了！

七月一日 早涼

萍要考大學了，除我幫她溫課之外，她還去找同學，其實我早就把功課都扔下了，但爲了要安靜一下這顆古怪的心，我總是叫萍當着我的面念書，我一聲不響的呆在她的對面，看着她的眼神在書上走動，晚上的時候，燈光照亮了她的紅頰，我更是目不轉睛的瞧着她，萍知道嗎？我一切的爱都集在你身上了！

讓上帝懲罰那個忘情的章吧！萍！媽在請告上帝祝禱我們了！

七月八日 炎熱

天愈來愈熱了，找出一些個早存下的白

紗，從 Good House Keeping 上找了個晚服的樣子，照着裁下來，早上縫了兩隻袖子，胸前預備再織一串藍色的海桐花，等萍回來給我描花樣子，其實我會，但我總願意讓她描，只有在看着她作事的時候，我才能覺着安慰，心情是古怪的，明知這樣作並不能充實我的空虛，但我總要勉強自己這樣作，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什麼，我甚至想依着我的鬼念頭作下去，但我怕，怕我會永遠陷在深淵裏再也見不到一點天日。我戕殺我自己的情感，我強迫着自己發誓作個好母親，爲萍兒，爲萍兒，是的，也是爲章的萍兒，見鬼！我怎麼又提起他？我不是發過誓說我要爲萍兒犧牲我的一生嗎？要反悔嗎？爲孩子不應該嗎？應該的！一個失了天真的女人不應該再有愛。老了！枯了！應該留下愛的空子給孩子們！萍！你不慚愧你有這樣一個母親嗎？萍！在你眼前，無論什麼時候我都要作個好母親，我不允許我自己你知道我這是一假此心未死的母親。萍！你是我的孩子，在你純潔的心靈上，我不願它有任何的污點，讓你永遠沉在幻美的夢裏，永遠覺得人生是美滿的，正像游在蔚空藍的一片白雲？美麗，自由，蕭洒。萍，我要你永遠沉醉在我的愛裏。天下的人都是醜惡的，每個人都在被一團罪惡的火燃燒着，它燒乾了他們最後的一滴血。萍，我不要你走進那堆火，我總

希望你能鼓起勇氣一步跳過去，不要耽擱着你的任何部分，讓你永遠如一塊美玉，晶晶閃閃的照着世人，摧殘了罪惡，撲滅那團火。我要你作個純潔的聖女，如阿娜娜的雕像一樣，聳立在天空裏，傲視着人間的一切，把你全身都用白紗圍住，再把你的長髮披到肩上，讓它隨風吹提。任遊雲掠過你的胸，不要管它，它自當會給你一種醉人的清香，它陶醉了世人，陶醉了山上的神仙，陶醉了……：……：……：唔，我太幻想了，我不應該這樣作夢不是？別笑我，萍，你該回來了，媽還在等你描花呢，怎麼還不來？是你不願意在胸前織一串藍色的海棠嗎？回來吧，即使你不高興要的話，不是也應該回來告訴媽一聲嗎？

萍派人送來一封信，說有人請她吃飯，請她的人我只知道叫羽塵，我不認識，並且告訴了我吃飯的地址，一直到夜深她才回來，她像是疲倦，只跟我說了幾句話就睡下了。看神氣她很不安定。

我還是不能睡，換了睡衣，又走到園子裡去。月亮是上弦了，周圍不再是那麼漆黑，溪水潺潺的流過去，柳樹上的蟬發出漫長的嘶聲，青蛙在我腳下跳過去。我一直在園子裏徘徊，忘了時間，忘了空間，忘了人間一切熙攘，直到我覺得東方已全白時，我的衣服已被露水濕透了。猛然的又想到萍，我

馬上想看見她，急忙跑回屋，萍早出去了，我惱怒到萬分，真想把她的衣物都撕了，爲什麼不跟我說一聲就走了？什麼要緊事這樣忙？幹麼要這麼敵視我，不得到我的允許就出去了？想丟下我一個死守嗎？不能夠！我整天逼迫自己的靈魂爲你活着，你就這麼殘忍的丟下我一個人嗎？萍！我要你回來，我要你呆在我的跟前，我不許任何人走近你，你是我的，我絕對不允許別人來佔有你？怎麼？你不肯嗎？不，你還是回來吧，你看媽多可憐，爲什麼你就不肯將就的多陪媽一會

太陽出來了，你沒有帶草帽出去，不怕晒疼了你的頭嗎？回來擦點油膏再起呀，萍，你着我把你要用的化妝品都理好了，看你多不小心！胭脂都讓塵土蒙蔽了，你回來一定變渴的，我去找李奶奶給你冰些菓汁，對了，你是愛喝檸檬水的，強烈的酸香，正好鎮靜一下你的喘息，不要再多說話，好好的坐在椅上休息休息，閉上眼，我要哼一隻你從未見過的夏威夷曲子給你聽使你睡下去。夜裡我把所有的窗子都打開，叫花的香氣來親吻你，讓夜鶯的歌聲來促起你的美夢。萍，我偷偷的給你換上那件我新給你作的白紗睡衣，把你的身體整個的用它罩起來，只模模糊糊的顯出你的輪廓。一切都像一個才引起來的青色夢，我悄立在小屋，看它慢慢的升起來。萍，你就那麼清確的睡在我的眼前

，不要打攪我的孩子吧，羚羊們，你看我的孩子睡得多麼好，何苦要吵醒她？小點聲音叫喊，真是的，你們就不能把你們的顫鈴用草塞起來嗎？釘釘嘴的多吵人。啊！我並不是責備你們不懂事，我是在說，你們這時應該小心點，攪擾了一個孩子的夢是多麼不好的一件事。好吧！小羊們，別再開了，別看她醒來惱了！啊！你們真乖，我採幾朵野菊給你們戴上好嗎？戴在犄角下面，像一個剛會走路的小花姑娘蹦蹦在草原上一樣，多有趣，多神氣，別害羞吧！我來給你們戴了

七月十七日

曉晴

萍這些日子忙的不得了，早晚都搶着預備功課，我怕她會累出病來，今早特地到街上買了些補品給她。

中午時有一封信來，萍的，字跡片像女人的。我給她放在書桌上，很厚。能是學校的信嗎？信封又不大像呢！

七月三十日

一早起萍就出去了，說今天出榜。她非常興奮。我要跟她一塊去看榜，她用話岔開了，我正要說去時，她馬生拖托我說：

「媽外頭天多熱，您別出去吧！看把頭熱壞了，我一會就回來，考上了您痛快！不然的話您看着該多堵心！」

二的表情有些異樣，就不能叫她確堪。雖然我呆在家裏很悶，但我不能因爲要不悶就把她的興頭都打斷了。壓抑着自己，裝出很隨便的樣子問她說：

「沒人跟你一塊去嗎？」

「唔，唔，有，是我的同學，就是上次請我吃飯的那個同學，媽，我走了。」說完就跑了。

我看的出來她心亂，呼吸不自然，小臉急的紅紅的，兩隻手不知放在那好，頂乖萍的萍，今天不知爲什麼這樣僵起來，我疑心她有什麼背我的事情，萍有的話願你都告訴我的，既使是一件極愚蠢的事也沒關係。在我們這種單調的愛的生活中，什麼可哭的，可怕的都能給我一些刺激，你不願意讓我也有些活趣嗎？過去的早都忘了，我憧憬着未來，眼前只有你能給我活下去的勇氣，萍我明明覺得你不會馬上回來，但我還希望你快回來，萍，我知道你騙我，我完全明白，但我並不恨你。本來，一所孤墳似的家有什麼留戀處？年青的孩子們，那個不愛熱鬧，萍，媽也很寂寞，分一些熱鬧給媽不好嗎？媽不會攪亂你的。只要你允許媽坐在你旁邊看着你們玩，看着你們唱，看着你們笑就夠了！萍，你了解媽的心情嗎，來吧，越！

出乎我的意料，萍居然很早的回來了，她一進門就衝向了我的懷，她被高興圍着，

快樂的不知說什麼好，半天她才嚷出來？

「媽，我考上了！媽！我考上了！」

她眼睛裏有淚，嘴角上浮着興奮的笑。

伏在我的懷裡幾乎要哭出來，我從沒見過她這樣動情過，我抱緊了她，我吻她的額，我吻他的髮，呆視着她的眼睛。心裏說不出的高興和難過，她揚起頭來看見我茫然的樣子怔住了，我馬上哭着對她說：「您，你看我又發怔了不是，媽不好！但如果章也在這的話我們不更快活嗎？不，何必又要提他！他早死了！」

「不，媽！爸沒有死，他會再愛你，他會後悔的，他會再回到你跟前。媽，我陪您，我絕不離開您！媽，您看我比您個還高呢！哈……媽還沒我個高呢！」

我哭了，我真的哭了！萍，只有我的萍肯愛我，世上再沒有第二個人肯愛我，是呀，有萍安慰我就夠了，何必再要那些不相干的愛？

晚飯後我和萍一同在園子裏散步，她採了一束百合花給我繫在襟上。香味藏在頸下。我的舊夢又被喚醒了。彷彿又回到十七年前我和章在這個園子裡散步的老景，我覺得挽不是萍，我聽到的也不是萍的歌，記得那晚上會疲乏的睡在章的臂上，醒來時已是月高中天了。章痴痴的望着我，我抱歉的問他臂壓酸了沒有，他只笑着搖搖頭，我感激

的想哭出來，唉，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像烟霧似的消滅了！底確是一個夢，然而而是多麼憔悴的一個夢啊！

我只能再挽着萍的臂，一個晝夜都不能離開萍，我把一切情感都寄託在她的身上了，但，那是多麼勉啊！

許是大興奮了吧，直到夜裏十二點還不能睡，萍陪我到很晚，燈下她畫了那串海棠，感謝上帝，賜給我一個這樣唇紅齒白的孩子！知道嗎？萍，媽在偷看你的紅頰了！

八月一日

學校裏來了通知，九月一日開學，除去今天，我和萍只有一個月的聚首了。孩子要去上學，我不能自私與留下她陪我。硬着心幫她裁剪冬天的衣服，萍兒忙得滿頭是汗，她多高興！我真羨慕她，她是那麼天真的沉在自己的幻夢裡！

八月二日

萍兒不允許我多作活，她要我每天睡午覺，我不願叫她失望。所以每天躺在抑蔭下歇涼，萍在旁邊的矮桌上看書！我也叫她睡，她不肯。有時我會真的睡着了，但多半還是裝睡，我睜着眼睛看着她。她有時怔怔的望着那個籬巴門，有時又茫無目的聽着蟬的嘶叫。微風吹動了柳條，拂過了溪面，再擦過

她的頭髮。因了白紗結子的管束，她的頭髮又很自然的被吹到肩後去。她背後是一片藍得欲滴青天。沒有一片雲，因為天青，架竹桃的紅色顯得更紅了，我呆呆的沉醉在這副彩畫裡，那能睡着，天知道，我是多麼孩氣的騙着萍啊！

萍兒的眼睛在動了，她像是從四下裡搜尋什麼東西一會從空着的椅墊子下翻出一本黑皮的書來。像一本聖經，小心翼翼的找出一片紙來，留神的又看着我，微慄的看着那片紙，起先是小聲的低語着，漸漸的眼睛裡湧起了淚，唇緊咬着，突然她把臉藏在手裏頭，慢慢的又抬起頭來，兩手用力的撕擰着，一陣黃鶯叫聲，驚醒了她的意識，她趕緊找出手絹來擦乾了臉上的淚，強自極解的把自己平靜下去，顯明的是怕我知道，我不安起來，萍兒在隱瞞她自己了，她不愛我了，她一點都不愛我了，我惱，我恨，我不知道怎樣好，我的心絞痛起來，我受了騙，一個不可饒恕的欺騙，我恨萍，我恨不得抓住了她的咽喉的問問她，爲什麼要在我睡的時候發狂，爲什麼要把我當作一個局外人看待？我是母親，我有一切支配她的權利，我要問她，我要調查她，我要知道一切，我要知道所有一切。

「萍！我要知道所有一切！」我猛的叫出口來。萍慌了，丟下書跑過來，扶我坐

起來問：

「媽，您怎麼的了？」

「我，我，我，我沒怎麼着，我好像作了一場惡夢，夢見跟一跟一跟章吵嘴，不對，沒關係，萍，你嚇着了吧？不，給我一杯水吧，我渴了，對了，我渴的利害，你還是給我一杯水吧，萍，我渴極了！」

「好，媽，我就去！」她服從的跑開了

我像是一隻傷的野獸從椅子上衝下來，搶着那片紙，我的手抖得幾乎讓我看不清紙上的字，我知道我不應該這樣作，我犯了偷盜的罪，上帝會永遠不饒恕我，但我管不了那許多，我此刻就要看，我不能再讓憤怒焚燒，我還是個人，我要看，我非要看，我要寫下來那些話，這是萍欺騙我的證據。她不愛我了，她要離開我了，不，我不能丟掉她，我已經丟了一個章，我不能再丟掉一個萍，萍，萍是章的影子，天啊，我絕不能再丟掉萍，萍，你回來啊！萍！給我章的影子！萍，影子！

她回來了，見我手裏拿着紙楞了，我笑着對她說：

「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呢？」

萍哭了，她嘶着聲說：「我愛他，但我更愛媽，我不能離開您，媽！」

「萍，你到底走近那堆火了，我不勉強作，我只要你讓我看那個人，別怕，媽不

會怪你，這不是很應該的嗎？你把他請到家裏來吧！我要招待招待他。我頭疼想回屋去。萍，你肯給媽這張紙嗎？媽想要它，你會恨媽干涉你的自由嗎？」我注視着她的眼睛說。

「媽，您疼我，一怎樣作都可以！媽！爲您我要捨掉了所有的愛，媽……」她哭的不成聲了。

我的心又軟下來，托起她的臉想看一看她，她的睫毛上滿沾了淚，我心酸得不忍再看下去，爲什麼呢？爲什麼要這樣逼迫我自己的孩子呢？難道萍除了母愛以外，就不能再有別的愛嗎？自私！永遠是自私！不，我爲什麼不能自私呢？爲什麼不能放縱我的情感呢，我也是人，我也有人性，我也要享受，我爲什麼只能順着萍的意思去作人，對自已就加上這廣大的壓力？騙子！都是騙子！我不再受騙了，我再也不會受騙了！天，饒恕我！我想走開，遠遠的走開，走到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大哭一場，哭死過去！誰也不要管我，讓我變成冰塊，讓我變成石頭，消沉了，風化了。我要！我要！我瘋了！

「離開我，離開我！我什麼都不要，我什麼都不要，萍走開，你快走開……我禁不住哭了。整個的心都碎了。

她哭着跑開了。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我才清醒過來，我想

看見萍。我急於想撫摩着她，我後悔了。她不會嚇着吧？萍，告訴我，你到那裡去了，不要哭壞了啊！

拾起那張紙，想抄在日記上，兩手又軟得寫不下去，終於還是掙扎着抄下來了，那上面的話是：

「萍：爲了母親，你真的要把一切都犧牲了嗎？我不知道我丟掉你會變成什麼樣子，李，爲什麼你不肯告訴母親說你也愛我？」

八月十六日

羽塵

又是一個多星期沒動筆了，這些日子一直睡在床上。萍每天陪着我，我感激她，我覺着對不起她，有時我真想下床來向她懺悔，但一股子厭倦的心情又把我壓下去，一個母親向自己的孩子求饒，那多可笑！不，我絕不能夠！

這些天外面總不斷的有信來，都是萍的。那些封皮上的字跡我都認熟了。萍自動的把信念給我聽，我知道她抹去許多話不念，我真恨她這種樣子，我嫉妬，我生氣，索興閉起眼一句話也不聽，我不要這種勉強的應付，我不希望那些話，那不是給我的，那是給的，幹麼要騙我是同學寫的，都是那個

羽塵寫的，我知道！我都知道！走開吧！我不再萍了！

我的青春早給人奪去了，我只能馴伏的呆在衰老的圈子裏，看着別人享受，看着別人高興，我生氣，我恨。難道我就不能再和年青人呆在一起嗎？是否他也要消滅？誰能逃得過自然的生滅？唉呀，那太殘忍了！

萍對我越來越冷淡了。臉雖然笑得很甜，可是她的失望疲倦，我早就都從她的眼睛裡看出來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難道我還要改改脾氣嗎？滑稽，如果沒我的話，她怎麼能長大？難道我所付的代價還不能賠償這一點點過失么？冷淡，冷淡又算了什麼？我絕不在乎。我所怕的不是冷淡而是什麼都沒有，有的空虛，一個人不是爲別人活着，冷淡到底還有個對象。最痛苦的是空虛。來吧！我不怕，我等待你們的冷淡了！

醫生說我神經衰弱，騙人，我什麼時候又神經不健全起來？胡扯！騙錢！快給我滾開，我要一個人呆在屋裡頭誰也別在我這鬼混。我只要一個人，都走開，都走開，你們這一群騙人的活鬼！

屋子裡漸漸的暗下來，我的臉燒得發疼。全身感到一種不可忍耐的寒冷。戰慄的爬起來，想把窗子關上，當我一拉窗簾時我呆住了，一個白的身形，一個穿白衣的女孩子呆呆的立在月下。花葉的影子映在她的身上

，月光照亮了她的柔髮，射出黃色的微光，臉上的陰影淺淺的顯出一雙秀美的眼睛，口唇微掀着，臉上像有淚，看不清了，她兩手下垂着，昂首望月亮，毫無聲息的站在那裡。從她的周圍漾出一種不可捉摸的光輝，像水面的漣漪，盈盈的散到四空裏去。樹影，花香，夜蟬的啼聲，露草的陰影，一切一切都那麼調和的安息着，漸漸的她跪下了，兩隻手合攏到胸前，她在作禱告了。疏散的花影遮掩了她的臉。我只能再看見那片圓大紗裙的輪廓，其外只剩了一片模糊的影子。

周圍的夜聲不知在什麼時候都停住了。寂靜重重的包圍下來，我忘了寒冷，我忘了疲倦，我忘了嫉火的燃燒，我只是在悔，悔，悔我爲什把女兒逼成這樣子，我太沒有母性了！我恨我殘忍！上帝來懲罰我吧！叫我永遠再沒力量去欺侮她。我發誓作個好母親，一定的，再也不更改了！

我悄悄走到萍的背後說：

「萍！」我的聲音啞了！

「她嚇了一跳，看是我，立刻想逃開去，我拉住了她的手：

「不要再躲開我，萍，媽的病好了！你明天約羽塵來玩好嗎？」我眼睛裏溢了眼淚說。

她驚得呆住了，馬上又畏懼的說：

「媽！不，我不，不要……」

「你不願意聽我的話嗎？好孩子，別再怕，媽明天給你們作好飯，媽很悶，你不想叫媽也熱鬧熱鬧嗎？」我看着她的臉，自己都莫明其妙爲什麼，自己會變得那樣的柔美聲音。

「媽！我真……」她看看我的臉，突然伏在我的懷裏哭起來，我抱緊了她，一聲不響的抱緊了她，任她哭。我知道這些日子太委屈她了，那時月亮正在中天！

八月十七日

一清早我就叫萍寫了封信給羽塵送去，請他來吃午飯。並且請他準時到席。

半天的功夫都忙在這樣告訴廚子作菜。廚子也奇怪我今天的改常。萍更忙着收拾屋子，我們跑出跑進的都來不及說此。彼此臉上都浮着興奮的笑，我看出來萍的不安靜，她的心在狂跳着，她被一種不可描述的狂歡震撼着。她快樂得忘了時候。猜她整個的心都在想着如何把屋子佈置得整齊漂亮，然後求得羽塵的讚美，萍不辭勞苦把花盆從廊上搬到廊下，放在墻角裏，不合適，又拿到屋裡來，再擺到書架上去。時候都快到了她還沒梳頭洗臉。還是我提醒她，她才忙着收拾好屋子，跑出去洗臉梳頭。

不到十二點時，我和萍就在飯廳裏擺好桌子，我的位子在他們之間。萍在我右邊，

羽塵在我左邊。我預備在吃飯時和他們暢談一切。當然不會問到他們的友誼。但我要看他們的天真的笑，因為這種笑在我已是好多年不見了！

中午時，他真的來了，一個項長的年青人。穿着一身淡灰色的西服。繫一帶藍色的領帶。頭髮的樣子，不像平常人的俗樣。很清淺的顯出一個大波紋，不是燙的，而是天然的，眉有些吊。眼睛有些空，然而很明亮，臉上有一股子說不出的清秀，下頰雖然有點瘦，但更能顯出他的超然風趣。他雖然不是一個十足俊美人物，但他却擁有一種引人的力量。使你不自主的會爲他利用，爲他效死奔命，他的美不在外表，而是在他的風度上，在萍的介紹下，我得知他也是一週剛上大學的學生。

席間我們談了許多話，雖然我很想知道他們認識的經過，但轉而一想又覺着多餘，何苦要問孩子們這些話，年青人的事又有幾件是該人開得清的。

直到晚上十二點他才走。我請他以後來玩，他答應了，一天就這樣過去了。真無聊。奇怪，好像我整個的高興都給那個孩子帶走了似的爲不願再和萍多說話，匆匆的就縮下了。

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入睡。由無聊漸漸的變成懊惱，最後又兀自着急起來，心裡不知

想些什麼。空空的，說不出一股子辛酸和沉重，還處傳來夜曲的唱片聲，擲揚的調子更牽動了我無着落的心情，我似有悔，又是有點惱。我是悔我解放了萍嗎？不，我還是看見羽塵。

八月二十

羽塵今天帶來許多新收下來的綠豆，萍去煮湯。我和羽塵在亭子裡聊天，記得那時我每一刻都在瞧着他的臉，是的，近來我們和羽塵走得很近，尤其我更是愛羽塵勝過萍了！

八月二十三日

羽塵來時，多半的時候都和我聊天。有時我會想到我應該躲開他們，但躲了我又情不自禁的走回來。因爲我太寂寞，無理由的只想和羽塵在一塊聊天。只要我跟他呆在一起，我就不感到空虛，覺得我是又活了。這種心情使我自己都莫明其妙，其實，唉，說什麼！自欺

八月二十五日

午飯後羽塵來找萍出去玩，萍跟我說了一聲就跟他走了。我看着他們走出去。我木然了。

他們走後一會，我也忍不住家裡的寂寞。急忙叫車夫把我送到羽塵的家。他們都

不在家。我不願意回來，一直坐在那兒和他家裡人談天，結果他們回來了，不知不覺的我已坐了四個鐘頭。忘了，誰知我都幹了些什麼！

看見他們來，不由的氣起來，羽塵留我吃晚飯，我固執的辭掉了，因爲我知道我要在那吃的話，萍也一定在那吃，當然他留的是萍而不是我，我不願意受人這種冷淡的應酬，我偏不叫他們如願，任憑羽塵怎樣留，我只是一味的說要走，最後我板起臉來說：

「我不願再麻煩你！無論如何得走！」
「伯母我送你們回去吧！」

「多謝！我們自己有車！」

說完我就往外走，萍難堪的跟在後面，不等羽塵關緊車門，我就吩咐車夫開了車。回到家，萍默無一語的走回房子去，我也沒有理她。我雖對自己的行動莫明其妙，但我確知道我整個的心都被一團猙獰的笑包圍着，我勝利了，我到底破壞了他們的快樂，天知道，我不但不慚愧，我反而高興。不管我作得對不對，反正我是勝利了，破壞人家的快樂是殘忍的嗎？噫！我不怕殘忍這兩個字，只要我高興，我什麼都能幹得出來，讓上帝懲罰我去吧！

八月二十七日

羽塵幾次來找萍，都給我冷淡的辭出去

了。萍默的不說幾句話。她和羽塵之間像也引了很大的隔膜，我心裏說不出的高興，天知道，誰知道我的鬼腦子在想那什麼。萍有幾次要出去，我都想法把她攔住了，有時我也無很高興的禁止她出去。她氣哭，回屋去，哭去吧，我是母親，就得聽我的，有什麼辦法使吧！

八月二十九日

今早叫萍出去買件料子，告訴她快回來。可是她並沒有。

我漸漸的不安起來，又煩又燥，最後沒辦法，我還是找到羽塵的家去，果然，他們都在那。萍見我來怔住了，的很平靜的坐在他們對面，和他們拉起閑話來，萍問我：

「您怎麼知道我在這？」

「爲什麼不知道！」我笑着語。

「媽！我要回去！」萍尷尬的說。

她眼裡滿是憤怒怨恨，我作出漠然的樣子對她，她先跑下樓去，我沉穩的隨下來。羽塵跟在我後面，一切都當沒看見。心裡非常得意。萍，我的破壞不又成功了嗎？

近來最使我高興的事就是破壞萍的快樂。我不想陷害她，可我想摧殘她，老實說，我恨羽塵愛她，我嫉妬他們的愛。什麼叫母女的愛，那些都是留給瞎子看的東西，我再也不信了，我不承認我是母親，我只承認我

是個帶有獸性的人。我失掉了愛，我是人家愛了又扔了的棄婦。我要報復，我要向所有人報復。章逃不出我的手，萍也逃不出去，我不要她跟羽塵走。我能隨着你們的意思擺佈嗎？哈哈，你們太可笑了！我不那麼弱怯去！我不允許羽塵愛萍，我嫉妬，我恨，我自私，我殘忍，萍！把我怎麼樣吧！道德，道德，哈哈……不必了！我解開這個扣子了。還要顧慮我發過的誓嗎？萍？用不着了。

八月三十日

萍有一封信寄出去，我却下了。我要知道兩面的話。

「塵：

從你那裡回來，直到現在我還沒出過屋子，比一兩個月前前的我，自己都覺着變，底確，萍的心情不是從前的了！塵，我感到空虛！

母親與我幾乎是寸步不離，過分的親密有時使我感到痛苦，母親的愛是純潔的嗎？我罪過，我有些懷疑了。然而我還是不敢就直捷的去探視這個像是純潔的愛，爲什麼？我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是在被一種莫名的神懾壓抑着，叫我不往壞處想，但人的思索那能那麼老實，塵！我不能再欺騙你說我不痛苦了！

我看得出來，母親嫉妬我們的愛，我怕，我怕我會被她殺死。塵，告訴我，我會死嗎？

她想盡了話頭來問我們的事，她好像在揪掘我的心臟唯恐我多得了你的愛。塵，我們愛是不對的嗎？告訴我，塵，我應不應該愛你？

一個故去的朋友跟我說過：「萍，瞧我的日子多麼平淡奇，空空的來了，又空空的去了！」現在又想起這句話，難道我也要這樣嗎？別吧！上帝不會這樣殘忍待我，我已愛過許多苦戀鞭撻，難道還不夠嗎？我究竟犯了什麼罪？藏起我來吧，再不叫母親聽見啊！我太疲倦了，讓我永遠的睡下去吧！我再不希望掙扎了！

幾番想告知你，幾番又壓下去，我發現母親愛你，甚至愛你到發狂！

我慚愧我有了一這樣一個母親，怕見天日，我甚至怕再見到你，不，我不要永久睡下去，我不要活着，讓我衝開這個枷鎖，再也不回來！再也不看見她！一切的污濁也都讓它們死掉。塵，給我勇氣！

你的話對了，我們不應該再多顧慮，好，明天我將送你一個又活了的萍！

萍二十九日夜

我愛羽塵嗎？我不知道，但我怕，怕我這些日子奇怪的行動會是愛他潛意識的表現

。我的心震動得使我站不穩。整個的靈魂都像挨了一頓鞭子，我要喊山來，是我不能再昧良心說我不愛他。我愛他！我愛他！萍殺死這個沒出見的母親吧，我不要再活下去，我犯子罪，萍你不殺我你將永遠除不掉你心上的黑影子，我要躲開你，我怕你的眼睛，我要永遠躲開你！不，我恨你，我要毀滅了你，是的，殺了你我就沒的可怕了，我知道，到那時我會變成上帝，永遠游在天國裏，我用滅亡你我的王冠，那我不就可以永遠脫離煩惱了嗎？上帝！我要你給我自由，我要你給我力量，我要殺死她，在她未走之前我要超度到天上去，我真的要給她永久的自由了！

啊！天，我要變成上帝了！多有趣啊

八月三十一日

她明天就要走了，我，我絕對不放她走，告訴你，是我訴你們的，我要殺死她！天，我真要變成上帝了！

九月一日

不能放萍走，她不是要到天上去嗎？唉，她太自由了，我要看看她的心，我要嚐嚐人心的滋味！哼！哈哈……

晚飯我忘記了吃什麼菜，我只記得燻湯太淡，攪了許多磁礮在裡頭，我好像沒喝就走出飯廳，我忘記誰還在飯廳裏了，許是萍吧！她看見我攔磁礮嗎？沒有！她喝了嗎？

我不知道，上帝會叫她喝的，因為她太渴了，我說的對嗎？

我記得我好像會跑到園子裡去過，又像是摔在溪水裡，臉和頭髮也許沒弄濕，不，我不要萍喝湯，我回去！我回去！萍，告訴我……告訴我……告訴我什麼呢？我要知什麼呢？我不是什麼都知道了嗎？哈，我傻了

眼前像是有道虹，虹是從那裡來的呢？瞧，那不是萍嗎？怎麼她又會哭了呢？告訴我，萍，我是誰？我是你的母親嗎？不，我是——不，我不是！哈哈……你瞧，我又說我是你的母親了！

明天我……明天……我還有明天嗎？

華北唯一

大型畫刊

文圖
並重

時事畫報

每月

一日
十五日

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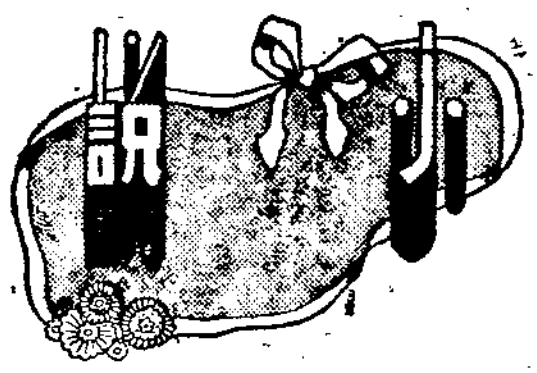
彩色封面
膠版印刷

每
期
定
價



靜 芭

陳 煒 謨



在你的前面是一個小小的郵店，帶着十有餘家鋪宇，那白木的門框已變成暗褐，牆灰強半已剝落了，只剩下些鋸齒形的缺口，這房子，這房子似乎早躍過了牠的花朝，到現在，同外面的天氣一樣，已然是秋末冬初，陰沉沉的歇息在那裏，轉過頭來就是隕滅，那一系列列的門框上都貼着「生意

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一類的楹聯，但牠們的本身就在懷疑一已的真實，因為都已褪色，且有破損，只能從想像中憶出字跡來，在這薄而古舊的屋頂之下，涼風吹過，店裡的人即打一個寒慄，瑟手縮足的，同時那不經風的屋頂，也就羊皮鼓一般的發微響，因為這個原故，有些鋪店早關了門，也有半開着的，若遇陽光射進門內，那地上散散的沙塵就似乎在這一場飛舞的塵戰呢。

如果嚴密的觀察，從這郵店出去，面前蛇一般的橫着一條驛道，

起初還可以看見那錯列不整的鋪石，後來漸漸漸細，這驛道忽沒有了，沒入前面的高岡裡；微風過處，驛道上沒有一點塵沙。只不時遠隱的從那高岡後面吹來些小黑影子，行路的旅客，他們都慢慢的來在這郵店中休息，門大都關了。只有賣飯食兼客棧的王老順那是終古常新終年不變的。他把袖子反捲，跑上跑下的應酬主顧。他的鼻尖是紅的，他的面色是青的；常用袖口拭鼻涕，又噴咳得伸不了腰，更躡左躡右的亂跑，有閒便拖出一條長凳在屋中坐起，自言自語，那是沒有完全字句可以連綴的獨白，而且回回一樣，差不多成了定例。

「喂！現在究竟不是從前了，是不是？」他開首說，也不知是向着誰。拭過鼻涕之後，又是一陣曲背的噴咳，約莫一分鐘後又續說：「唉！真是變了，是不是？……喀喀……我說……變了！宋老太爺家的正屋脊，四十八已折了二十四……喀喀……大爺也上省，而且……」又來了咳嗽，他不住的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該死……該死！……生客莫明其妙的問。」

「而且嗎？變了！（他看一看天色）喀喀喀……而且！而且，

快下雨了。」於是袖子挽得更高，食用的碗也浸在水盆中洗滌。

早知道而且熟悉他的話頭的熟客，用不着問，也用不着答，生容還有點惶惑。幾個鐘頭之後，瀟瀟的雨把全郵鎮都恬臥在迷濛的暗黑裏，沒有一星燈火的這十餘家舖宇看來竟似鼻息咻咻的長面獸。

然而也有一家，遙隔着那迂細的驛道，隱伏着在那剛解的區域裡仍然醒着的道左的樹叢裏。這自然不能從外面很清澈的看出，僅只在微濛的夜雨中的樹叢的偶動裏，可以偷偷的瞥見那白石修砌的三葉大門模糊的影子。但在內面，穿過客廳走廊直入內室，宋老太太同她的女兒婢女還在倚床抽大烟呢？

這就是宋老爺的家。制貢出身的宋老爺自從十八歲那年逞一時之意氣，與人扭扁担傷力，就罹着着咯血症，因為營養充實，勞逸有恒，得以延年，還攫取了功名，然終於在四十七歲那年死掉了，留給宋老太太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最大的兒子性情乖戾，在父親死後第二年老太太把他分居在外，自己和次子幼子靠着幾百畝的田地和這所房子過活。這所房子很大原有四十八條正屋脊是鄰居常稱道的。時為住的人稀少，常有盜入室，且當驛道，又怕駐兵，宋老爺在的世把後面的一大列屋子折去，最外層的果園也築了一丈高的圍牆。

在三個女兒中，長女靜菴早已出嫁，只是在節期假日，尤其是老太太的生日歸寧的時候帶些精美的物品和糖果之類回來；但是有時遇着與丈夫口角或是他賭輸過多的時候，帶回來的却換了一副陰鬱的面貌。轎子剛放下地的時候，就有一群孩子跑來說「姑媽回來了，回來了」，待到老太太扶杖出來迎接的時候，她早已進了內室，第一句就是「娘害了我」，這後有坐定，小孩子早把「姑媽」帶回來的梨子，荔枝，龍眼之類拿去分食，靜菴一面抽水烟，一面說述她的苦。她的丈夫又怎輸了幾百元，把紅契拿來作了抵，又拖着債，賣了田，訴到後來她的喉嚨帶着沙音哭着說：「當初嫁一個栽田人戶還好點」，大家都聽得幽抑的不發一響。老太太聽到悽切的地方也哭着說：「誰知

道……當初……」。這時她的次女靜菴坐在一旁，也不發一響，然而在靜默中人能從她心的深處覺出一種比雷亂還難受的苦惱，因為她眼眶紅了，若不是她把頭掉過來，人定能從她的臉上發現淚珠。她有身世之感了，——她，二十四歲的老處女。就普通說，她的年齡也不能算老，但在這守着舊習的鄉村二十歲嫁人已有人非議，而她竟超過四歲了。老是等着，開不了口。老太太雖也託了幾家親戚代為物色，但總不能成就。鄉鄰的人家婚姻媒妁，儘這樣等下去，誰能知道呢，在那一年的那一天她才遇着那人呢。她的面容也蒼白，患着歇斯迭里症，心悸一發就是幾天。在她病劇的時候，老太太辛苦的為她關心，延醫，照應湯藥。有時竟傷感的說「蘭兒我害了你了」。這時她不知不覺的想起長女靜菴的話來。

老太太已是五十開外的人，自己操不了心，把家務交給她的次子管理着。她患着氣喘症，每天晚上都要靠婢女玉梅替她捶背及大腿，有時夜深人靜，玉梅的鼾睡來了，她的手不住的上下捶着，而她的全身，她的濃眉，她的薄薄的嘴唇，她的黑厚的頭髮，都安靜得像睡着一般。只兩手反應的敲着，有時打起盹來，把頭上下的起落，偶而碰着老太太的背和腿，老太太用手在她頭上一敲，這才重復敲，敲，敲的響。

漸漸的夜的沉靜籠罩了衣櫃，書櫃，四圍的人聲都安息了，各種聲音漸漸啞暗，漸漸寂靜，擴為一不可思議的周遭。在這萬籟無聲之際，除了那捶背的音節，還有一種微噓的聲響。那是老太太抽大煙的聲息，自患氣喘以來，老太太就抽大煙，煙裏混了不少的沉香。靜菴倚在床頭給老太太一口一口的燒烟，抽的量總要超過需要的量，這已成了習慣了。

她一邊抽烟，一邊談話。談的是家中的事務，譬如「伙夫李二在廚房裏同王媽開玩笑，給王媽賣了兩個嘴巴」或「婢女玉梅偷火腿吃被廚役發覺」之類。這一類的瑣事，是家庭中最有味道的談話資料，一

誰不談呢？老太太說來也生氣，說李二應開革，玉梅應重責跪下，但一會就過去了。常常罩着老太太的心，也常出諸她的口的是她的長子，一提起又悔又氣。好好的兒子在他父親死後的第二年就給母親分出去，在別人的眼中是什麼體統呢？但一念及他的種種忤逆，憤怒就代替了懊悔，自從把他分居在外，他——他的兒子，可會來看她——他的母親幾次呢？有一次在病中把他找來，他却責她不應抽大烟。還有那次呢！在她次媳的生日，酒席備齊之際，三番五次的請他，——他却背背在茶館中與人打二百四的「平夥」。

更能搗碎她的魂使他幾乎不忍出諸口的是她的季女靜茵。一想起，她就這般的傷心，竟使她要撫一撫胸口，抑住那一股一股的往上湧的氣，有時不動彈的昏迷，只覺縷縷的積氣從胸腹上升，剛到喉頭，便給哽住。於是已治愈的多年的咳嗽症重復奮興；這已非一次了。呼過一口茶之仗，仍復想起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她的季女竟像那樣的季女，但要否認也是同一的不可能，事實終竟是事實呢！她想起她的丈夫，不會做過壞事，她想起自己，在她一年如一日生活裡，也沒有不能問心的事變，——這從那兒來的呢？此際的光陰，觸起無窮的波瀾——莫非她不想想了。

唉，命定的，命定的。

懷了十一個月的超常的胎，經過一次長的陣痛之後，好容易靜茵才出了世；乳水又不足，孩子又時常啼叫，好容易才能走路，才能自己吃飯，如今已有十八年了。初生的時候，叫得比別的孩子厲害，後來當着母親不在，便哭着尋找，到了一歲半的時候還不能清晰的叫「媽媽」的單調的一生裡可有過不可恕的罪惡麼？誰知她後來愈長愈大，——噁了；並且連「媽」也不能叫，換了（Wa, Wa, Wa）哭泣噁了！十八年爲了她自己氣脈過多少，昏倒解過多少回啊！老太太不信這是如她的大女所說，是吃了什麼東西才變噁的；也不是因了誕生前動土，或建築寶門，或牀頭懸掛障物的原故，如她長女所說。在她自己的

街晰的腦子裡，她的謹慎的一生中就從不會有那樣的事。

起初當着老太太爺在日對他的季女也非常關心。有一次從遠地請了一個名醫來，說是剪去喉頭的或一塊筋肉，可以使她說話，但結果靜茵病了兩月，無效。老太太叫用的楊大嫂，到鄰居的巫婆家問，回來說：「噁，是動了土」！此後又會求過籤，請過道士。

靜茵和靜蘭同住在一間與老太太的臥室緊隣的屋裏。陽光從那滯斗殺式的窗上照下來，照見屋裏兩間掛着白蚊帳的牀，還有一個衣櫃，還有一個衣櫃。在桌上有有靜蘭消遣的「再生錄」「紅樓夢」之類。

像別的許多噁子一樣，靜茵疑心很大。她疑心她的肴菜，她的使女，她的姊姊，甚至她的母親。一切的一切。然而這疑竇裡決不含惡毒的成分，這是可以承認的；而且疑忌的導源，本能的乖戾敵不住待遇的鏗鏘。笑她的人太多，一遇有人在笑時她就以為在笑她；如果有人向她說話，臉色有點不對，她總以為這不對的對象是指她，而且她怕：怕蟲，怕冷熱，一遇打雷，就倒在床上，用被單緊蓋着身子。洋鼓銅號的聲音亦能使她縮着頸子打顫，但最要的是她怕死；也兼這種偉念，老太太才可以說她幾句，這多半是當她「娃娃」的叫得心酸之際。其是老太太用手指着外面，自己伴作一種戰慄的感覺，然後用手在自己的頭頸上一截，裝着殺人的樣子，在手前中又表白這截頭的已逼近眼前，於是靜茵便不再吼，兩眼發直，不住的向四探望，彷彿在問：「那裏，那裏」？後來這怕死的觀念傳出去，靜茵的十多歲的小弟，和四五歲的小侄，遇着與她有齟齬時，往往把自己的手指指着她然後兩眼一閉，頭往後一仰，表明這死不干自己，是屬於她的，於是靜茵更大聲的叫起來，一面食指在頰上摩弄，（羞，羞，羞，羞）的歪嘴。

這歪嘴的靜茵遇着她心平氣和的時候，却是另一個完全不像的柔順，和靚，光潔可愛的人。她的嘴不歪向一旁，唇邊還有絲絲的笑容

（她是永不會破口大笑的）雖然只是抿嘴的微笑，頭髮也似乎柔和些許，平常不發光的眼睛邊漾着笑意，而且差不多沒有皺。她作女紅很有技巧的，也在小品上弄藝，結果她爲小弟小姪作出許多玩具，刺綉的書籤，洋線織的錢篋子，香猴，都帶着戲謔的笑意。有時她也叫他們讀書，用手指比的意義。「天」字她就往手往上一指，「地」字又往下一挪，就方便的什物，一一指出字義。只有「賊」「盜」「兵」等字，她剖析不出，或者是怕原故，僅一樣的用手背往頭上一截，表示殺人的意思，同時她的臉也發焦黃，若遇不能以手指表示而又能理會的字，她也同樣的發急，且不住的用手敲腦袋似乎要敲出意義。不認識的字，她只搖一搖頭，眼裡含着問詢的神氣。這樣一字一字的比手勢，比得小姪們都厭倦，她還津津有味的，直到那大一點的孩子，把書翻開找出一個「死」字，先促起她的注意，用手拉一拉她的袖子，然後把兩眼緊閉，頭向後一仰，兩手分叉在兩旁，蹣跚着出去，也不顧她又（Wa！Wa！Wa！）的叫。一面用食指在右頰上爬抓，結束這場悲喜劇。

但還不到十分鐘，她又在庭前撫弄她的兩歲的小姪女了。那是她次嫂的女兒，生得一張蘋果似的臉，一叢濃厚的眉毛。她或者是愛那小孩類上酒缸似的笑窩，或者是愛她的小嘴，或者是動情于那嗚呀學語的神氣，誰知道呢。她燕子似的掠過庭前，從奶媽手中奪過小女孩，往上一舉，又往下一挪，不住的起落，小女孩笑得嗚嗚的，她自己的薄嘴唇又蕩漾着一縷笑意，頭髮更和柔許多了。驚然間，她又把小女孩抱在懷中，兩手輕快的有序的拍着，口裏似乎唱着催眠歌，又似乎不是，誰敢保呢。小女孩的意識逐漸朦朧，笑聲逐漸沒有了，她才仍還給奶媽去。

她得了「愛」人的安慰了。直接說來，這所給她的安慰還不及那相應而生的苦痛。有一天她照樣的把小女孩向上舉，往下挪，如先的起落，小女孩發熱和昏迷就是那下午的事。因之次嫂用的婢女春香

，那本來是老太太買來陪嫁她的長女靜靈的，但一回給靜靈發現了自已的丈夫和小丫頭間的戲謔，恐她扶了正，便仍送回娘家服侍次嫂的，是一個極口利，梳着紅辮子的女孩，那天從廊下經過，把靜靈弄小女孩的事全盤說給次嫂知道。粉飾大概是不免的，因爲自此次嫂對她的感情極惡，還時常惹惹她的次兄。靜靈成了對象，大家都恨她，尤其恨她吃飯，因爲靜靈吃飯時，總愛從碗內拈出和稻子夾在一起的稗殼，用筷子在桌沿上敲得很響，這聲音聽來很不好聽，而且在他們的心中以爲這是敲去「衣祿」的。還有那賭地吐痰的事。後來靜靈小同他們一桌上，眨在春香她們那一桌上。

然而也有這樣的一天，在其時靜靈有了她的美食和她的娛樂自由——換句話說，她有了撻麻雀牌的機會；這在全家中除了小孩是未入路外，其餘的人是無一個不會的，但在平時却只能用眼看，用手指，侍立或俯坐在一旁「抱膀子」直到這一天才開放的機會。這是她的不幸的生日。她的生日是十月初一，據云這是牛的生日，與牛同生的人只配有與牛一般的艱虞的日子。因此老太太對於她的生日，實不敢引爲榮幸，只私自的爲她備美酒食，也不請客，就是這個，也三年未舉行了。

在她十五歲那年的生日老太太也照舊的爲她備些酒食。鄉村的人家，壽是一定要拜的，神龕上點着茶油燈，要拜「歷代昭穆考妣」，母親兄嫂姊妹圍坐屋前，要拜母親兄嫂姊姊，弟妹姪輩來拜，還要拜：——這一切，靜靈本來知道得清楚，也作得下細。可惜的是，她不會弄清楚這應拜的範圍。那一天本來是沒客的，但也不速的來了兩位，其中一位是靜靈的乾媽，是一個傭工的貧婦，三歲那天爲免什麼房殺「寄拜她的。她來了，靜靈喜得抿嘴笑。於是她拜——磕頭。還房的嫂子也來了。於是她又拜——磕頭。這使得兄嫂們都不高興，說：「將心說不定要拜伙夫，拜婢女，拜門枋，拜石頭呢！」以後的生日索性不告訴她！

對於時節原沒有正確觀念的靜蘭自從他們隱蔽了她的生日後也會度過她的十六，十七，十八歲的生日。但那是暗中過的。有時她自己覺得很久的內外都還沒有動靜，於是順便揀定一個日子，（或者她自己別有確信也可知），穿起自己的新衣，照樣的拜，別人的理會與否，她是不顧及的。只是像牛兒拜五方似的，膝踉躩了又彎，且從箱裡拿出自己儲積的青銅錢來分給她姪輩。他們將錢買了花砲使她挨罵的事也是常有。

她總住在那間屋子裡。先是老太太也帶着她走過至親的人家，後因有些不解事的人把她噁了嘴這件事當做新聞，從而詢問，揣測，驚訝，嗟歎，羞着眼望她的臉。——唉，可惜——噁了好久，怎的，不請醫，大家都出奇的誇，甚至有一次有個女賊竟敢用口搬開她的嘴，用筷子攪轉她的舌頭，致驗那筋肉是否與常人不同。這似關切而關切頗使老太太心裡難過。

新年的降臨使這一家忙碌非常。這是一年中極熱鬧的大典，各種東西都要一新面目：新衣服，新襪履，隨處可於看見；恭喜發財的聲音隨地可以聽見；爆竹聲，麻雀牌聲，紅寶聲，笑聲，喊聲，送來一個極熱鬧的新年。老太太第一回破例，允許靜蘭同着姊妹們到長嫂家，自己先座轎到外婆家去了。

長嫂住在離家七里的鎮上。靜蘭坐在轎內，兩旁是漾漾的水田，悠悠的野草。一瀉的陽光，空氣中送來鄉間的各種香氣。她把轎帶揭開，一會向左着，一會向右看，且不時偷捲起下簾，看看地下，地下是蜿蜒着白石的砌便道，前進，前進，一直進到那裡呢，她欣喜得說不出。到了鎮上，街道兩旁的景象是不同。

靜蘭和嫂嫂賀節，她站在一旁瑟瑟縮縮的比演一番——還不時回過頭來看自己弄錯沒有。吃過了早麵，嫂嫂便和靜蘭談起，怎樣她家裡建起一座樓，四層高，她一向在家就住在這樓樓綉花，怎樣她沒有念過書，連她丈夫的名片也要靠小姪女來才找得出，就是鎮上通用

的「張興發」的「二百文整」的小票，和「長裕源」的「一申整」的大票子都認不出，但她却知前者是「橫」的，後者是「直」的——橫直不會錯！靜蘭一面不住的點頭，聽她說下去，在空中虛加上些「是」字，待到她們到飯廳的時候，才見長兄靜玩已坐在那裡，筷子上正箝着一團八寶飯。

「噁鬼來了？」還沒有放進口就這樣的說了！句。

「不要講說，大初一，也沒點忌諱！」他妻的止住他。

「說不得？……誰說！……噁鬼，噁鬼！……够受了，不知是誰的德！……先前我在茶館裡臨街的桌旁打牌，站在側邊的人叫我看街上，什麼？……噁鬼！打扮得花花綠綠，上下簾都揭開！……」

「總是這樣，老先生！」他的妻的話還未說完，就靜蘭拉着袖子。她向嫂嫂附耳私語兩句，她們不見了噁鬼！

「我才大意，箇小姐呢？」長嫂說。

「到街上去散步去了！」法政學生說，同時請了白炸雞。

靜蘭同嫂嫂走過客堂，廚房，都不見靜蘭，靜蘭有點發急。最後，嫂嫂出主意，莫非在別院門前的木杆子前面眺望麼？果然，她們遠遠就望見靜的箇影子。她一手支頤，出神的望街上，在那裏有一個小孩，俯着腰把一個火砲點着，快跑開了。霎時間，火砲發了響，靜蘭回過頭。靜蘭槍上兩步，用手在右頰上抓，不住的「羞，羞，羞！」嫂嫂也不住的抓起來。

「你出去罷！……不羞，一點也不羞！」靜蘭一邊說，又槍上兩步去用力推靜蘭。

（Wa！Wa！Wa！）她叫。

「不羞，一點也不羞！」靜蘭還在那裡抓頰。

自從這回以後，即元旦日靜蘭也不許到長嫂家去，那是不用說的。靜蘭想着她自己的命運，長姊，靜蘭，病更厲害了。老太太仍是每晚抽煙對她的長子更恨。就在這一年中，她收養了一個乾兒，早就說

過要寄拜老太太的，但自從他的母親胡媽死後老太太才允許的要求。他的名字是胡元億，已有十六歲了。雖是窮人家的兒子，但還生得乾淨。有時老太太生病，他從家到鎮上買藥，來回要比別人快半個鐘頭。

靜宜仍舊住在她的房裡。她心裡却儘自想着那婉婉的石道，可會變了像麼？……那兩旁隨風飄拂的野草！那街上點頭作揖的人羣！還有那擲小錢的小孩！放鞭砲的小孩！想到這些，有時不偷偷的走出，在大門口眼望。有時更胆大一點，踱過前院的天井，石壩，窺探那小徑，那仍然是像衣帶一般的伸直，一直、一直，到她在長嫂家，在那裏——唉，過去了！

次嫂的小孩也不讓她抱了；她認得的字也教完了；女紅也乏趣。

……一聞斗室……片時望……她活着，一直下去！

一直到有一天，是冬初日子，太陽收回他的光線了，微風過處，地上的落葉沙沙的響。靜蘭因為次嫂已回娘家母親又在午睡，乏極無趣，一個人拿着枕頭花樣，伏在案上用鉛粉繪起蝴蝶牡丹來。……一個黑影子奔向門前，又回去，又奔進，又縮回，一連四五次，黑越越的，在簾上盪漾。誰呢？她叫了進來。……是我！春香的聲音。……你進來！……

春香躡進門，站着，向上望，又向下望，退回兩步，又前進三步，很躊躇的那子——怎麼回事？別搗鬼！你去看罷！……靜蘭跟着春香出去。

天呀！她們看見了什麼？遠至那前院的盡頭，已過大門的境界，軟絨絨的草地上，蹣着一個影子，綠油油的像一柄柳樹，在微風中顫動着。然而這決不是一株柳樹，——那站在面前的。那是靜宜，她自己！一隻手轉着一把洋傘，一隻手提着一包袱，穿着最好的衣服，全新，還戴上耳環。靜蘭偷偷的蹣到她的後面，走近時一把抱住，她回過頭來，像竊賊給人發覺一般。

「羞，羞，羞，」靜蘭拉着她，她又「哇」的叫起來。

回到了房裏，靜蘭坐在一條長凳上，不住的抽咽。本來是怕她到嫂家的靜宜，但在別人說來，成了什麼？……私逃！……老處女！……她大哭起來，老太太也驚醒了。她給靜宜一陣重打，自己的手也打痛了，還喘不過氣來。

以後她對靜宜有時想起雖也刺心，但在這刺痛中總露出一種怨艾。飲食不給好的，且不許到飯堂，只由玉梅送給她，用豬油的時候也少。以前給她幾件新衣服，也取轉來。至於她呢，外面是沒有什麼變化，她者是一張鐵青臉，除了唇邊的笑意已然消散。只是行動有些大，可怪起初也還做着女紅，只是沒有以前那般細膩，後來却更壞，有時做着枕頭，鞋底，手帕之類，無端的掉在地下，而且自己纏穿不起針，這頗使代勞的洗衣婦楊大嫂討厭，常常說：「嘿，你比我還老了！」對家中的人也是一樣，總是低着頭，在沉默中往前走，有時靜蘭問她的事，先拍一拍她的肩頭，她也反應的掉過頭來，霎時又掉回去了。小孩們也不叫她，她也不抱她們，更不給她們玩具。老太太叫她，仍是應命，不過手太笨，有一回打碎了一個紅磁茶缸，以後也少叫。只是一見春香，她就掉臉掉開，不住的歪嘴，春香也恨她，專門尋她罅隙，說有一次見她在屋裡收拾東西，怕又要走了，又說有一次見着她在正廳前，手裡持着一只洋線包，不住的向天作禱。

這一切都是冬天的事，春天又來了。

何等的難料呢？你們試試看，投落在水中的，那麥豆樣的小石子，會掀起大的波瀾。

在這一年的春天靜蘭字人了，擇吉在秋後過娶。清明前備了許多的裁縫，做了許多衣服；床，書櫃，粧台之類先期在城裏定就；滑的後又僱來兩個編蚊帳的機匠，他們都住在前院門房側的屋裡。每天早晨，踱出中庭，即聽見機聲杼杼，看見木梭縈縈。前院本少人住，也熱鬧不少。

閏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已是十點後了，老太太同靜蘭一面談話，一面抽煙。靜蘭先入睡了。兩月以來，因為靜蘭字了人，老太太心寬，抽煙也覺有勁，往往一直要抽到十二點。而且靜蘭快要遠老膝逐，更覺依依不捨。老太太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自己說，兒女逐漸成立，這回靜蘭出去，丈夫能幹，她的歇斯底里症許好了。只要，將來靜蘭也能嫁一個人，只來性情好，錢，她會貼補的。這時她又想那分居在外的長子。他可能回心轉意麼？此刻他或許還在茶館裏打牌，或許已領他的妻室兒女睡了。他可曾知道，他的母親在望他回改麼？想到這些，老太太苦笑起來，露出他已有缺落的牙齒，一面叫做在一旁打睡得上下其頭的玉梅把五更雞弄好來煮雞子吃。

一點二十分老太太才入睡。玉梅睡醒起來；脚一伸就睡着了，靜蘭也安靜。在朦朧的睡夢中，老太太見了許多事情：靜蘭嫁後以生了小孩，腿白如藕的一般，次子靜遠的生意也發達；長子出奇的跑到她的面前來跪着說：「娘，以前的一切娘恕了罷————」

她的夢境現實的聲音驚破了。一種尖銳，短促，不愉快的聲音在什麼地方叫：好像是在庭中，又好像在窗下；時而清楚，時而模糊。只見得：「楊大嫂！楊大嫂！」那聲音像破帛一般響。以後又聽不見。

又聽得：「老太太！老太太！叫僕役們看看吧！」抖得更厲害。老太太坐起身，不顧披衣，不住的喚玉梅，把隔房的靜蘭也叫醒了。兩人喚了許久，玉梅一翻身起來，跑到衣櫥邊，用手背不住的擦眼睛。「出去看看吧！」老太太罵了她一聲，這才開門去了。一轉來說：「是機匠在叫，聽見有人開大門出去，恐有竊盜。幾年來被盜的家裡，一聽到這個字就使人戰慄。老太太命玉梅把衣櫥，梳台及室內各處均照過一遍——沒有什麼。」

一會，靜蘭從自己房裡走出，面色鐵青，手裏拿着的洋燭也閃爍不定；她的嘴唇也顫抖着，顯然有意外的事發生。這才不是時候呢。

「娘」她叫了一聲，以下又說不出。

終于她告訴老太太說：一進房，在靜蘭睡的床前，不見了她的鞋，再用手一摸，靜蘭不在那裡。她走了，不知什麼時候走的，這樣晚的天，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那裡去了呢？末了的話使老太太驟起腳來，這時她的次子靜遠，已到屋裡次媳撒在一旁的小孩，不住的哭叫。

「玉梅你去叫胡先生上來！」次子說。

胡元億來到房裡的時候，他告訴靜蘭走了，叫他同春香往東去，尋到往嫂家去的那一條路；楊大嫂同玉梅往西去，細心尋找，這樣月暗黑天的時候，想來走不了好遠，老太太才睡不多時候呢。最後又三叮囑不許驚動房裡的伙夫們，即對機匠也不許說真話。

在宋老太太那間房裡恐懼的神氣表現在各人的臉上，舉動上，聲音上。他們商議着。次嫂說：「一定是往嫂去了，自被禁後，那回也會提着包袱要去，後給春香發現，未果，這回一定是乘人不備前去了；次兄也很以為然。但是天上的神祇呢，在這樣夜深的時候，將給他們說成什麼樣子！老太太氣喘，靜蘭在一旁哭得轉不過氣來。

半點鐘後玉梅才同楊大嫂轉來，玉梅進屋，說是：「沒有，到處都尋遍了，」接着楊大嫂步的跨進屋子，大聲的說：「沒有才怪呢。飛了！呀！」老太太更轉不過氣，望着靜蘭沒法辦，她忍堅特着，不驚動伙夫，但這為次子所不贊同，宣言着今晚如不追回，明天誰知道要鬧麼亂子。伙夫們都叫醒，還叫人去鎖上告知他的長兄。

又是半點鐘，一點鐘時間過去得像水滴一般。老太太幾次叫玉梅往外去看，小徑上有無燈籠火把之類轉來；但全無效。東方漸漸的發白，雞也叫起來，胡元億才跑回，告訴說在離家十里多的地方靜遠給郵差擋住了，她大約是往嫂家去，在黑暗中拐錯了路，走到反對的路上去了；因為這樣的深夜，一個人携着包袱引走，到起來他們的疑心，又告訴說，當靜蘭看見燈籠走近，大約疑是殺頭的到了，拚命的跑。掉水田裏，從頭到脚都是污泥，鞋也脫掉了，口口也奔斷，那末了

的兩個字他沒有說出來，但老太太知道，大約是指褲帶，她的眉頭一皺，連忙說：「該死，該死！」牙齒也戰戰着。

預備好轎子，麻繩（怕靜園掙扎，用以縛着的，因為這原故，轎子遠去了頂蓬。）燈籠，火把之類，隨着三個轎子，胡元億去了。天亮之後，才押了一只轎子轉來，靜園坐在裡面，不住的掙扎着，哭着一個包袱已全濕透了。下了轎，玉梅和楊大嫂扶進來。到了老太太屋子，靜園就倒在老太太脚下，這時他的長兄法政學生也來了。

見着靜園像蚯蚓一般滾在地上，全身黏着泥沙，她親自扶着她坐在凳上，還代爲抖一抖灰土說：

「是你呢，靜園小姐！……原來又是你呢！……我說怎的，今晚通通都睡不着，原來是你的芳魂出巡驚動了我的甜夢！」

法政學生哈哈的大笑。

「我說，要是發蹟的……先人修了這麼多的陰功！不過萬不提防發生你的身上！哈哈……哈哈……！」

靜園把他拉到外而去。在房中的老太太，靜園和魏大嫂均面面相覷。

自從這回以後，老太太把靜園關在一間小屋裡，窗上沒有玻璃，糊着很厚的報紙。太陽照在這張報紙上，也收回牠的光線。在靜園的手上，擊了一條很粗的麻繩，縛在床頭的靠欄上。在老太太的意思，本要用鐵練的，但恐鑄鐵練驚動了鐵匠，也攪起了鎖上的一般噁心腸，終于用繩代替。飯仍是玉梅送給她吃，那床前積的口痰愈多，看的人愈少了，靜園歸來看過她一次靜園兩次，均大哭，但那是沒法辦的事。

而且靜園到現在還活着。老太太仍然每晚抽煙，玉梅給她作伴，靜園歸寧時也常說着靜園，但靜不却此從前更聾了，連打雷也聽不見。議論，諷刺，批評，冷嘲，一切都小能入耳，仍舊吃她的水南瓜，有時玉梅偷偷給她兩片肉，她反吃不下。

只有她的夜巡這件事却傳播了很遠，也很遠的距離了事實的真像。那事發生的次日，鎮上人都爭着問她的長兄，他索性半嘲半諷的說了。後來愈傳愈遠，愈遠愈變，連賣飯食兼小棧的王老順也要欺起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來了。

團結作家，推進文運

「華北作家協會」將成立

華北青運界由事變後迄無團結組織。一度有華北文藝協會產生後以種種關係未能繼續活動，即於無形中解體矣。中國公論，國民雜誌，新進月刊，婦女雜誌，吾友，新少年，刊物同人及作家等，均能團結一致，以促進文運，並發起組織華北作家協會。該會成立後，將召集各作家，討論文運之發展，並擬定文運之方針。該會之組織，將由作家、記者、編輯、翻譯、出版、印刷、發行、流通等部門組成。該會之宗旨，在於團結作家，推進文運，並促進華北文化之發展。該會之成立，將對華北文運之發展，產生重大之影響。

對於著作印行之獎勵與援助
對於翻譯家及作品發表之介紹
對於進作家之協助（稿費與版稅之協議規定）
優待著作與雜誌之表彰，（設定文藝獎與雜誌獎）
文化界之資料情報之蒐集並向會員供給（發行日報及出版年鑑著作家名錄）
與國外作家（尤其中日滿間）並其團體段連絡及意見之交換作品之介紹及翻譯。
著者權，發行權，翻譯權，版權（限制印刷）等。
際其方針之周足保障（限制印刷）等。
爲與文化界之交換意見並已獲得當局之贊許近達到成立階段相繼成立之不足事，爲華北文化界之一光也。又該會成立大會將於九月十三日舉行，協定會址，張光，張敬，黃清明，王石子，徐白林，王則，國瀟，張敬，會址，張星樓諸氏云。

潦倒的巔崖

懺悔錄之三

程心粉

X月X日

不幸，遇到那位真誠誠篤的人兒，我不得不像一隻逃竄老鼠，眼睜狼狽的鑽出那洞穴似的城門，我深深的知道，他的肚腹包藏着聖母馬利亞的熱誠心腸；我佛如來的寬大胸襟，對於我，絕不是網罟，陷阱，更不是專為逮捕我而生的猙獰獵犬，在別人躲開他，或許是為良心上的譴責，在我呢？全是為了現境的事實。

朋友：你雖然是典型的，捨己為人的君子，可是世界上那能全是你似的人呢？

你是無欺無詐的誠篤的人，對我誠篤，對別人同樣的誠篤，同時，在你慈祥和露的眼光中，看着別人也都是誠篤的，誠篤的人，焉能保守秘密，尤其是我這種卑鄙醜陋的秘密，萬一，走漏風聲，我不是葬身海底便火化穹穹了？

所以，你對我的關懷體貼一點感不到柔拂的安慰，祇覺得一種偵查盤詰的恐怖，你的侃侃而談，問長問短，在我的心情上與一個嚴肅法官的拷問並無多少分別！

我對你固然萬分感激可也微微的確祇是微微的；有些怨恨，因為邂逅着你我才由近於山野的小城池，跑到這紙醉金迷的中國第五大都市，使我飄泊的生涯更困苦更艱難；艱難到呼吸空氣亦不容易。

降臨這裡的第一個時辰，便遭到空前的凌辱，我走出車站，因為衣囊中還有幾十元，便大大方方的走進一座我從前不屑一顧的小客棧；記得它的名字是「萬存」。

「掌櫃的有房間嗎？」

幾個衣履並不整潔的夥計，用目光掃射着我，足足有二分鐘，不見一個聲音回答他們的主顧，祇互相哂哂的一陣冷笑，由於這

種冷笑聲不禁回憶起六國飯店的白衣侍者，在開汽車門接大衣時候的狐媚微笑，我吞咽着淚水，悽苦的問道：「勞駕？有沒有房？」恰巧這時又來了幾個旅客，那大肚皮的胖子想是怕我佇立門口，有碍交通，才用着對豬狗的聲調：

「你先立在旁邊，別擋道兒」，我遂令依在牆角，他招呼幾個旅客進去之後，才又繼續着「房間有的是，祇是你不能住」！住字的尾音特別長，隨着把手一揚，做個揮之而去的手式。

「我有錢」！我把幾張鈔票放在手掌上。

「有錢也不行」！他的頭轉過去。

「有錢怎麼還不行，這不是欺負外鄉人嗎？」

我的喉頭蘊貯着激怒的咆哮，可是聲調

上總附掛着弱者的哀音，想從前，怎會說出「這不具欺負人嗎？」祈人憐憫援助的句子。

「我欺負你幹什麼？」弦外之音，似乎早說，不屑於欺負我，接續着，他發出幾個沈重的字，沈重得每個字像沈重的雷。

「你：有：舖：保：嗎？」

「花錢住店還打保嗎？」我的經驗上，確不知天下有這種刻薄的規矩。

「你也不尿泡尿照照你這個打扮！」越出諷嘲的譏罵，使我油然而怒，剛要向他發作的時候，一位老頭兒走出櫃房：

「張玉，快點滾進去，有空兒就無事生非，」轉而溫和的告訴我「這店裏，有規矩，無行李的旅客，全要打保，每天最低級的房內也要二三塊錢，「你這幾張鈔票能住幾天？」他指示我：在舊城根有好多的「鷄毛小店」，每天也不過一兩大枚（這是我那朋友從前的日記，現也許要三四分錢——作者註）不但房錢便宜，而且有鍋有爐，蒸窩頭或熱熱什麼東西，都很方便。

當我聽到「熱熱什麼東西」的時候，蒼白的臉龐然而報，「什麼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修詞學上所謂的諱飾，什麼東西就是指乞討來的涼羹冷飯，這不吉祥的暗示，又給我一重陰慘的黑影「難道我真個的就是

乞丐了嗎？」

自己捶着胸膛問着自己，憤然的離開那座小客棧的門樓，這裡的柏油馬路是很潔淨的，兩旁矗立着的高樓大廈，賜給不少的陰影，我信步，沿着那整齊得如一系列軍隊似的柏樹林，悠悠徘徊，看看飛馳的汽車，看看女人的衣服，看看……

「史家鷄毛小店由此往西！」一張包茶葉的紙，寫着個招攬主顧的廣告。

「爲什麼叫鷄毛小店呢？」記得有一句話「輕於鴻毛」，鴻毛也許即是鷄毛吧，鷄毛，言其價錢輕吧，附會牽強的，仍想不出一種適當的解釋。

驕傲着說，是爲了好奇，實際上是爲了尋覓今晚的歸宿我順着茶葉紙的指示往西而去。

啊！這真是另一天地！沒有走過六十多步，便看到一些泥草堆成的矮房，籬笆門前，鷄鳴喔喔，遠處一遍青黃，嘩拉嘩拉的轆轤聲，送來陣陣的馬糞味，我知道這是培養冬季黃韭的菜圃，俯視足下，黃土盎然，不知什麼時候，人工的路早已變成天然的路了，若是聽不見那轟轟隆隆的電車聲，這裏實不愧詩人們謳歌的田園，想不到這區區幾十步的距離，就有幾世紀的懸殊！一個變幻複雜的綜合都市！

神經上一陣不可名狀的興奮，彷彿父母驕寵的遊子，看到自家的門環，我發見一個矮矮的房簷，噴吐着炊烟的窗棂下，塗着幾個灰色的字：

「史家店」走近還有些小形的字體：「鷄毛溫暖」「代客起火」。

呀！當我踏進店門（也可說是櫃房門，臥房門，廚房門，此店的一切全在一間房子之內，自然祇有一個門）炊烟先模糊了我的雙目，一陣老鼠洞裡的惡臭，壅塞着我的鼻孔，揉搓着眼皮，舉首四望。

首先入眼簾的，是一條土坑上，鋪陳着二尺厚的茸茸鷄毛，坑角上，還積蓄着一大堆，想是鋪墊者爲褥，堆聚者爲被吧！

原來，鷄毛之名，乃是寫實並非象徵，坑側，有一柴灶，一位老太婆正往裏，送秫糶，鷄毛坑上坐一個赤背的老人，微微寒戰着，挑弄衣縫，不用問是在搜求虱子。

炊烟令我咳嗽一下，才引過床前老太太的頭——即是店經理的頭。

「先生，你找人嗎？」
「先生」兩字的名詞與我絕緣已經好久了，乍然聽來受寵若驚，私心竊喜，「你找人嗎？」顯然我的形態，身份尚高於此類小店的一般旅客。

「你們這裏要多少錢一夜？」我昂首睜目模倣什麼機關裡的社會調查員的口氣。

「一夜一大枚，用用床一小枚，可是不管柴火」因爲屋子裏黑黢黢，烟騰騰，也許她誤認我是什調查之類了，趕緊放棄了裝腔，走過來「先生，我們可不敢多要錢呀；先生你多照應！」她找補上許多「先生」。

「唔」我默認我是什麼調查員，我又問她：

「這附近，有大大一點的店沒有？」

「你要住店嗎？」這回她沒有用先生，她兩隻眼注視我的夏布大褂，這種不合時代，違背氣節的衣服，正是她的主題，所以她的態度改變了。

「……」我點點頭，眼皮垂下，已不復調查員之神氣！

「老兄弟啊，你就住這吧！」她拍拍我的肩，我聽到「老兄弟」的親熱稱呼湧起一泉淚水，黯然哽咽，這種老太婆居然與我稱兄呼弟不是比人家直接呼我爲「叫花子」更可羞恥嗎？

「我怕鷄毛裡有虱子」，我護出門來，偷聽見她唧唧噥噥：

「怕虱子，可別怕冷呀；也不打量打量自個兒的衣服」。

深秋的晌午，天氣尚未大寒，破夏布大褂內，尚有一件細手背心，我與其踮踮鷄毛堆中鑽虱子，還不如找個大門洞兒席地而臥呢？我奇怪這種空人呼吸的屋子，居然也有

顧主，那裏的生活，恐怕還不如骯髒淋瀝的「拘留所」舒服吧！最舒服的是那裡的虱子，擁有廣袤無垠的鷄毛做遊藝場，飢餐渴飲，無憂無慮，比起衣縫上的虱子自少被人捉拿的災禍，我羨慕那裏的虱子，可一點也不羨慕那裏的人。

又返回柏油馬路一輛洋車尾隨着我：

「先生要車嗎？」

逡巡街頭，幾個鐘頭，雙足已微微的痛疼；況且「先生」兩字給我的好感，不由得復萌往昔，慷慨闊綽的說：

「拉過來，你知道有合適旅店嗎？」茫茫的天宇，浩浩的蒼穹我僅能希望尋覓寄我逆旅的立錫之地，還有阻擋奢求永居的合適的家嗎？

「先生，有，準保合適，每天房飯共總才兩毛大洋，便宜不？」我上了車。

這座店，是在個很安靜的小巷裡，小小的門樓上懸着「三合店」古老的匾額，那「三」字中間已經有一劃爲日月剝蝕了顏色，遠遠看去似乎是二合店了，大門之側貼着嶄新的紅紙條，「大減價，自今日起，房飯共總兩毛」，拉車的並未欺我，每天房飯共總兩毛的確無愧於大減價，而且那殷勤的招待，幾乎使我忘掉，當此晚秋紅葉飄飄的時節，還穿着破夏布大褂。

屋子裡的陳設，雖無沙發地毯，而桌椅

被褥倒相當的乾淨，小夥計泡茶打臉水，還問我不要馬上開飯，我肚腹鳴嗎，那有不吃的道理，我說：

「快點開上來！」他答了個「是」即匆匆跑去。

我斜臥床頭自己問自己：

「你是不是已經恢復了往昔的地位？」一碗米飯十個饅首，兩炒菜一湯菜，沒過十分鐘便吞進數月空虛的腸胃，飯後可願請我書寫店簿子，並再三聲明如有銀錢，務必存櫃，否則遺失不負責任。

「這是二十塊，存上吧」我把唯一的資產摸出來，存櫃二十元，留下五元自己零用！

飽食之後，睡意頗濃，雖被而臥，一直到燈光輝煌店家送上晚飯我才醒來。

不知是不是接西洋人的飲食習慣？這晚餐比午飯還豐富些，二菜一湯之外居然還加一道大盤「海參丸子」，雖然海參僅僅薄薄兩三片，還不如從前我餵小貓兒的多呢？而如今食來不僅甘美而感莫大的榮幸，彷彿金鑾殿前，天子頒賜的御宴，不能津津品味，更不能斤斤計較多寡，不在質不在量吃的是那點「意思」！

我能吃到海參，足資證明我不是乞丐，我可自慰了！

找到這座旅邸——我應奉奉它爲天堂。

確感到「逆旅如歸」的安樂。我二十五元的資財，可在這裡，吃着海參丸子逍遙四月之久，爲長久之計，即使上帝不許我再度騰達的機緣，可他並未剝奪我最後維生的本能！乞討的本能，一天如能討來——那是很容易的事——二手錢即可維繫這永恒的「臨時幸福」——自然永恒的永恒幸福還要追尋，我不能僅吃海參丸子（即是海參像個豬肘子大）便算滿足了。

奇怪！這麼便宜奇廉的旅店，爲什麼寥落冷清，似乎我是唯一的住客！唔；每天吃海參丸子，房飯才二毛錢，他不虧本嗎？天下那有貼麵的廚子，離奇的事兒，不合邏輯「管他呢」！何必杞人憂天，還不趁早兒追尋甜蜜的夢。

×月×日

一夜的幸福，曇花似的，飄然逝去了！我認爲幸福天堂的三合店，原是萬惡滔天，罪不容誅的毀人陷阱，他詐取我區區的全部資財倒是一件小事，也不過把我露宿乞討的命運提前幾天！我咬牙切齒，深深悔恨的是把剛剛朦朧着的幸福的夢，一腳踏破，上帝知道，我如今「生」之趣味，全基於一點點飄渺渺渺的希望，不管是多麼的一點點，多麼的飄渺！

這驟然來臨的暴風雨，是剛才的事：晚餐後，店裏的司賬換了一神鬼鬼的

臉走過來——我會改變聲調模倣東南西北人的口音，可從未見過喜怒哀樂的面部表情，這樣變幻不測！

「你存的錢，算到今天已經用完了」他的臉孔死板板，鐵鑄的，不像泥塑的。

「怎麼，才兩天」！按我腦中的簿記，每日二毛，該是四毛錢尙餘十九元六啊！

「你也不想」！誰說我沒想過祇怪我沒有問過，「每頓飯，三四個菜，該是多少錢」？

「你們門口不貼着房飯共總二毛嗎？每天」！

「我們說的是「房」，「飯」，「菜」不在內，你想想一個海參丸子的作料，兩毛也不够啊」！

他口角上，泛濺着螃蟹似的白沫，珠砲樣的噴出；一個海參丸子多少錢，炒肉絲多少錢，此外還有茶葉錢，開水錢，電燈錢，手紙錢；被褥錢，小費……等等有零有整，總共是二十五元〇八分。

「菜是你們端上來的，我並未向你們要，再說你們也沒有告訴我價錢」！我據理質問。

「我們這裡的規矩，住客必得吃這個，沒錢的別住」！

「我真是沒有錢呢」？我後悔不該先付二十元，否則飯菜落進胃腸，他還有什麼

法。

「我這可不是撒賴的地方，你要不是着個毛背心，只憑這夏布大褂，那個破包袱。休想進我們的門」！我佩服他們目光的尖銳，破大掛籠罩下的毛背心，確還值四五元，那是巴黎出品，記得玉小姐給我購買的時候，用了三十元呢。

「別費話，他還有五塊錢，上去掏他的」，窗外諦聽的兇手，三四個人蜂擁而進，在我左側床上，摸出他們的目的物：

「拿着你的包袱，快快的滾蛋」！

「告警察去，你們搶人啊」！我癡癡着，戰慄着氣喘着。

「告訴你，我們敢做這行買賣，就不怕你告，你告去」！這是真理並非恫嚇，所以踉蹌躑躅小巷，走過警察的崗位，只瞥了他一眼，沒敢說什麼。

在一家朱門，大理石台階上，打開我的包袱取出零斷的破棉被，借着普照的路燈，記上我露宿的第一夜。

×月×日

昨夜；秋風的寒侵，醒來，不勝寒戰，全身的關節個個酸疼，原來千世紀的人類退化了，不如二十世紀的大家，仍然保留着幕地席地的原始本能。

初次的乞討，一日的時光，僅僅換來三大枚，口齒的伶俐，言詞的迎逢，自信我的

天才並不比昏老的老太婆來得愚鈍，何況我還會做出使人同情哀憐的形態呢。

失敗的較量，我想，一點不在於技巧的優劣，只是我缺乏那般熟悉兒們的「精誠專一」百折不撓偉大的精神偉大的胆量，偉大的臉皮！

「老爺：請您賞給一個錢吧！我的妻子把我的東西拐走了，才不得已……」。

我向着一個對手，頂多說上三次，人家便回轉轉頭，搖搖頭或者說聲：

「沒帶零錢」我使他輕輕的放棄，轉向另一個對手，我想熙熙攘攘路上蒼蠅似的人羣，爲什麼專向一個個木偶用工夫呢？

誰知天下的烏鴉一般黑，我轉向另一個人，再轉向另一個人，都是一個回答，轉轉頭，搖搖頭或說聲：「沒帶零錢」。

斜陽夕照，我在市場門口，逡巡着孤身的一位闊綽女郎像我的玉小姐那樣闊綽的女郎出現眼簾，我那能放棄這瑰寶，如一隻飛鷹發見了鷄雛，我驕傲的追上去。

「小姐可憐可憐，我這可憐的人！」記得我重述到第四遍時候，她把用花手帕掩蔽着的紅唇露出來：

「討厭，討厭！」討人厭煩怎能取得報酬？她加緊了速度，我便情不自禁的萎縮了腳步，失迷了勇氣，一位老乞婆，迅速的選補我的位置，尾隨上去，呼喚了多少「小姐

「得來的報酬仍是「討厭」！」

「你這老廢物，他討厭我，怎會可憐還？」我當時深怪這老乞婆不明「前車之鑒」的道理。

一直等到那女郎走到停車場，步入汽車，馬達已經吐吐的鳴叫，老乞婆拉着車門的拉手，「小姐小姐！」「討厭，討厭！」兩種不同的聲音仍在反復的嘈雜着。

「老混蛋，你不怕軋死嗎？」司機生由窗子裡探出頭來「呸！」一口唾沫吐在老乞婆的臉上。

「唔：還有一塊零的，給你吧！」那女郎打開皮包，取小鏡子的時候，順手拋出一塊鈔票。

老丐婆玩弄着，微笑着，擦着滿臉的唾液，走過來，報給我勝利的一眼！

原來學習的技巧遠勝於經驗上的知識！午夜中抱着飢腸，羞憤的，回到昨夜露宿的朱門。

呀：滿地汪汪的水，像淺底的池沼：「何處去？」我笑了一聲：

「你聽是不是？潑了水她媽的滾來！」門縫中燈光一亮，我便悄悄的跑了，背後送過一陣粗野叱叱，「你她媽的，要是再來，打不死你！」

房簷門洞，到處皆是，我對那朱門並沒

有什麼值得戀眷的，只是飄泊不慣，積習未改，趨趨深夜，這點情緒，指使我又回到昨夜的「故居」遭此咄吧！

×月×日

萬般惡劣，頹廢的心懷，把我的手慵懶了，好多天，日記簿上，失掉字痕，一個潦倒的遊魂，餓殍的前夕，還要模倣沙發上的上帝驕寵的公子哥兒，孜孜不息的寫日記，不是很荒唐怪誕的事嗎？

生死界線，平均說有二三十年的距離，我現在呢？已經走到生的盡頭，只差幾分鐘，便永沉死的深淵了，我常撫摸着胸脯，自己警戒自己，激勵自己：

「努力掙扎！生死兩岸僅有一線之隔了；快追那個老頭兒，萬一他給一大枚，還可換個窩頭，苟延幾個時候」。

朋友！能够許我懺悔的朋友們！這幾天：我是奮勇者，與死神搏鬥着度過了。

今夜；可紀念的今夜！乞討生涯，最幸福最滿足的一夜；我居然獲得一頓飽餐，而且山珍海味，裡面不少的珍羞呢。

記不起是那一天的傍晚：我進了一個狹隘黯淡的小巷崇巍的高樓，我知道那是第一流的中西大餐廳後身；想不到這裡有個小小的送垃圾的角門，門外，放着個破痰盂，「這倒是個很好的討飯工具」。

我的手還未接觸這工具的邊緣，僅僅對

它投了一眼，旁邊那隻雄糾糾的大黃狗，一陣風似的猛撲過來，汪的一聲，嚇出一身冷汗，原來這是狗的飯碗，豈容人來置喙？不過在這都市裡，殘鍋破碗都有專人販賣，要想撿拾一個，是與尋覓金剛石一樣的費工夫，正在運用「萬物之靈」的頭腦的時候，拍的一聲，小門開闔滿滿的一大盆菜飯，西利摩拉，瀑布似的傾注到痰盂裡。

「先生，賞給我吧」我哀懇那位腫得彷彿小豬似的小胖子：

「誰搶着是誰的！」

這裏有誰呢？除掉我與那條狗！自己一身的骷髏，與那雄壯的狗相對照，優勝劣敗之勢是很明顯的，況且我也不願隨那小胖子的心願，觀賞人狗相爭的把戲！我默默而去！那狗近水樓台，早已大吞大嚼，享受他豐美的晚餐了，我踉蹌的足步聲猶逗起她嗚嗚兩聲！

我豈能輕輕拋棄那鑽石的痰盂？尤其是痰盂中每日傾注的菜飯，一連數日，按着習慣上的時刻，每個黃昏，逡巡那個角門，對那痰盂，做玄想的觀戰！可恨的那條狗，永遠在那裡盤據着，他保護的痰盂，痰盂飼養着他，他倆彷彿有不可分的聯繫：

「狗是我唯一的仇敵！」我心中吶喊這口號。

「如何剷除消滅他呢？」自己尋求答案

，藥房中有許多化學藥品，我知道，可是一個乞丐怎能跑到藥房門口去討砒霜？我買不起一把刀，也無用一條繩子把自己絞死，化學作用，物理方法，對我沒有星點協助，我是個赤裸裸一絲不掛石器時代以前的原始人，可是我已失去那原始人的茁壯的筋骨，兇猛的性格！

「如何剷除仇敵呢？」我得乞靈上蒼賦予我特有的智慧，暮色蒼茫的時候，按着時刻，我用街頭檢來的小麻繩，綑綁好破底的鞋，準備一次競走，懷中藏着兩塊石子，興奮着，蹲於小門之側，預備與仇敵作一智慧搏鬥。

聽到小門裏剛剛發出腳步聲，尚未啓門的時候，我狠狠的向那倦臥的仇敵，拋了一個石子，同時口中「斯斯」兩聲，便向着大狗飛馳着跑，我的仇敵，按着他們的習性，自然也緊緊的追跡而來，到了人羣的馬路上，我便開始狂叫：

「瘋狗咬人了，快打瘋狗！」

砰的一聲，一位警察舉起手槍！很簡單的便替我殺死兇敵，滿雪野日的奇恥！

彷彿我參加四百米的徑賽，首先撞破紅絲，看作勝利的微笑，勝利的氣喘，我緩緩的踏着悠閒的步子，返回小巷，抱起滿貯菜飯的痰盂，坐在附近的一家大門下用着五指，品賞豐饒珍貴的佳餚，

這裏有，海參，翅根，海蜇，牛骨排，銀魚，牛尾，鷄爪，鴨掌，紅燒肉，麵包，米飯，梨核，香蕉皮，通心粉……等中西合璧的品類，那濃厚的湯，味道尤其別致可愛；酸是檸檬的酸味，鹹是海魚的鹹味，辣是曬哩的辣味，甜是罐頭菠蘿汁。

討厭的上面浮泳着幾根殘餘火柴，幾個無頭的蒼蠅；我輕輕把它揀出來宛如一個不吃香菜的人，在酸辣湯裏挑撥香菜。

菜底還沉澱着三個較大的雪茄烟頭，也許是時間的短促，那紙衣雖然浸濕，而未破裂，明天晒乾，還可噴雲吐霧，看着裊裊上升的烟圈，作那那的悠閒！

飯罷，把痰盂放歸原處；我要代替狗的職務，對這痰盂要負起無限的責任，同時它對我也要負起最大的義務，我倆也鑄成不可分的關係！

貪夜捫心，不勝內疚，爲爭一些餐台上的殘羹剩飯，居然用鬼蜮技倆，殺害一隻無辜的狗！多麼卑鄙陰險啊，活潑的腦海，轉而一想，碧落之下無辜的人，尚不知有多少，輕飄的，默默的，死於巧妙的陰謀，我殺一條狗，可算得了什麼？一個常往放生池裏縱魚龍的僧徒，也難免無意中，足下碾一個螞蟻，螞蟻的身軀雖小如狗的體格龐大，可同是一種生物，那麼，我殺害一個生物，當然也不算什麼！

一朵悔恨的愁雲，勉強的撥開，而懦弱的心頭，又湧起一陣羞澀的霧，自己是多麼渺小呢？自信特有的智慧，是何等的可憐呢？最大的勝利，也不過「智殺一狗」，最大的能力，也不過搶食人家吐棄的餘剩：

×月×日

不知是不是狗的靈魂作祟，痰盂中生涯，我僅保持了三天便夢也似的幻滅了！

今天一直窺伺到更深，那僻靜的角門仍然靜穆着，我疑心小胖子爲了這件事，後來門開了，喀拉一聲，一個大胖子，傾出一筐垃圾！

「先生，今天的剩飯呢？」

「剩飯？今天不能隨便倒了，三堂櫃的有話，說剩菜剩飯全可送到小市去賣錢，不讓喂狗！」他剛說到「狗」字看看我笑了，笑完趕緊補充：「也不讓給叫花子！」

完了！又一個未完的幸福之夢：

×月×日

初冬的風雪，我看來，來得過早！夜間陰翳的天氣，呼呼的北風夾着豆兒大的雪花，雪花落下，瞬息即溶化了，那凜冽的程度，尙不能造成一片皆白的，冬景式雕塑雪人

的用料，富貴的人們引爲遺憾，而街頭露宿，披若夏布大褂的我，已經感到冰天雪地，乏人肌骨的奇寒！

爲了寒的侵襲，我不能不鑽進鴿籠似的鷄毛小店，我租過過的小店，第一夜自然感到種種的不舒服，氣味的窒息，虱虫的騷擾，以及與陌生人同床共衾的踴促不安。

幾夜後，一切習慣成自然，樂從中來，鷄毛柔布暖，不像鋼絲床上的鷄毛褥墊嗎？「鷄毛」「鷄毛」在名詞才有一字之差呀，小小的虱虫，能吸引多少血汗？人家在階院裡，每天出賣幾磅血，還不怕血泉的涸竭，一百個虱子吃的血，想不會超過三四個。在無聊的時候，脫下背心，沿着毛孔，捉拿虱子，更具雅趣漸漸的變成唯一的消遣了！

街裡的住客，有老有少，臉孔都是粗糙的，職業也是奇特的，有給醫院出賣血液的，有替生物研究所飼養虱子的，有在街頭擦皮鞋，有專竊割豬毛的，有受日捕蒼蠅蠅子冬天捉老鼠的，比較最關綽的旅客，是電車上的小痞，最正當的職業，是賣半空賣臭豆腐的，拾煤核檢爛紙的，以及像我這樣的乞丐！像：那驕悍的土匪大盜，或矯捷的裸

上君子我看絕不會將沒於這雜色個個的人羣。初冬夜最長，當大家鑽進鷄毛堆中，並無睡意的時候，互述各人的故事，語言雖很粗俗鄙俚，而事實的稀奇生動，聽來則娓娓迷人比如一個檢爛紙的老頭兒告訴我：

他有個新寡的女兒，給個富貴人家鍾愛的小猿猴當乳娘二十三年之後女主人生了小女娃，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乳母，即令他女兒暫代替，不給猴兒餵奶了，一週歲的猴子，吃奶已是多餘，然而他嫉妒得整日嘔悲啼，一天籠門未闔緊，他像一隻飛鷹似的竄到乳母房中，他女兒懷抱着小小姐正在午睡小猴兒便偷偷的把小小姐活活的掐死，拋於地下，等到乳母醒來，才知懷中抱的，是人而是小猴了，且發覺過遲，那小小姐，送進醫院也無法救藥，主人暴燥着把小猴打死，把他女兒送進監牢，說是什麼「過失殺人」！不然這老頭兒還不致如此窘迫呢！

像這類新奇的故事，很多很多，可惜我無那些逸致的閒情將它記下來，像一部「天方夜譚」或「十日談」！

（此節完全篇待續）

退色的記憶

亞芒

往事，彷彿如春影掠過了我的心頭，如輕煙一般的飛逝了，而今，又被季節的信息展開了這支已經褪了當年粉紅色彩的一段記憶。

那是六七年前，一個櫻花滿城的季節裡。

春神已踴躍的來到北國，東風吹着含笑的笑力，似乎百物都有所啓發了，小河引長了喉頭嗚嗚的長鳴，花起也展出微笑，露出姿容，向着春神招展，小鳥也早早的跑上枝頭，呼嘯着了。看，春神所織就的世界，多麼令人陶醉啊！

遊春的人們該會出動了吧，我也蘊氣着這春的氣息而希冀一次春遊，早上，便踏上了菲的門檻，陽影恬淡地從枝葉上爬着，窗前的繁露零落的花瓣上，翻過了暮春的信，便有一片傷感的綠蔭紅雨的憂鬱的氣息瀰漫了起來，又繽紛的灑落着，在凄清的思緒裏，滲透了一些哀怨的絲愁，迎着春風招展，招展……

——菲，我知道您今天會來的，所以很早便在這裏等着您了。

——菲在向我招手，羞頰的處女的溫情已溶化了我憂鬱的心。

——那麼，您爲什麼不去迎接我啊？

——我不是在這裡等着您了嗎？

——那麼桂氣的，笑着跳着，挽着我的胳膊，步子是輕輕的步着。

——菲，您猜我今天的來意？……

——我一定能够猜對的，是——？

——菲，甚麼，快說啊！

——是是是也作一次春遊。

——是的，菲，您真聰明，那麼，您能……

——我也正需要一次春遊的，窒息於都市的生活正需要換一口新鮮的空氣的。

我們默默的笑着，談着無邊際的話，爽朗裡的愉快的日子，落在輕輕的一吻裏了。

踏出了血色的虎穴，我們挽着手，哼着快樂的華而斯歌曲，輕輕的走近了春的懷抱，這情愫的風韻，該是有着更多懷念的啊！

梨花已經掛上枝頭，雪白的蓓蕾向着我們招展，呼喚，是春意的表情，地上棄捨了不少的梨花瓣脫離了母體，追逐着春風而凱舞。

我們坐在了綠油油的草地上，視着藍天的斜穿的乳燕，風梭的白雲滑過了我們的肩頭，那杜鵑的啼血，已劃破了春的信息，那牧童的短笛會給懷春人吹起初戀的神秘，而那櫻花林的郁鬱裏，將是織染幽情的氣息所在啊！

——菲，那櫻桃已錠紅在您的唇邊了，那璀璨的瑪瑙的紅，是您

的嘴上的顏色啊！

——不，如果會那樣的話，我的青春是不會永駐的，我不喜歡這

樣的獎示。

——那麼，那梨花的白不正象徵着我們兩顆心嗎？它是純潔的聖心啊！

——不，如果也會那樣的話，風吹雨打，不就零落沾染了嗎？這樣的效摩，我是最厭惡的。

一種少女羞澀嗔怒的表情流露出來，像是帶氣面又盈笑的凝視着我。

——菲，您喜歡怎樣的……

——我不希望任何的讚允恭維的話，只要我們能够常聚一起，如旭日東昇廣照大地，或如靜夜的寒月那樣的慈淡安適，使人留戀，永蘊含着難忘的記憶與懷念。那，死了也會微笑的。

——菲，月兒圓了也有缺時，這樣的自滿，於我們有着不祥的預兆啊。

我惋惜着她的失言，如果真會這樣的話，我不是抱恨終身了嗎？——我不相信什麼預兆的，如果能够將它的愛光，緊懷於熱戀者的心上，該是如何幸運的一件事啊！菲，您不同情我嗎？

——我同情您，菲，我欽佩您：菲……

少女的心是純潔的，熱情的，任性的，自己該好好的愛着她吧，有福的孩子。在心裏用血色的線條這樣的刻劃着自己的心扉。

少女的心情是難以揣測的，那迷人的姑娘的眉梢上已深鎖着一線晶瑩的清淚了。

——該好好的慰護着她吧，有福的孩子啊！

牢記住這個可紀念的日子吧，歸後，在生命的靈魂上，我這樣的寫着。

偶而，因了小小的事故，要我去踏一下這別後數載的家鄉，短促的旅程的輕別又有甚麼割捨呢？我高興的踏上了菲的門，希望告訴她

一點信息。

菲正在清理院子，驚異的目光向着我，或許她沒想到這時我會來的，而又是向她告辭呢？

見面後，我們都沉默着，誰都沒有即刻說出什麼。

——我告訴您一件幸福的事……

爲了不讓沉默佔去了我們的歡樂，我高興的這樣向她啓口。

——又是甚麼玩藝，這麼吞吞吐吐得幹麼？

——菲，這不是如同小可的，這是我幸福的復活，這是我美夢的

重圓，這是我……菲，您猜？

——您那醉了的羅曼史？

——您那逝去的維那司？

——您那羅曼諦克的……

——您那……

——菲，都錯了，傻的意思更錯了。

——您真拗人的心，這麼吞吐真叫人嘔氣。

——菲，您該爲我而祝賀，爲何不舉一杯美酒祝賀我呢？不爲我

祝福祈禱呢？

——我那迷離的家復活了，流散的姊弟團聚了，而且來信叫我去

目睹一下，菲，您該爲我祝賀這切後餘生吧！這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嗎

——祝福（？）祈禱（？）

喜悅的心情中滲透着晶滑的淚絲，菲，暗泣着，這幸福的開始，

却傷痛了她的心。

——您難受嗎？

——不，那麼，您何時起程呢？

——我來聆聽着您的吩咐的。

——不要再傷痛了老人的心吧，那寒月曉夢裡的老人兩眼不在望

着您的歸去嗎？還是快點的預備起程吧！

——菲，我……
——不要貪戀於一時的歡樂吧，濤，我祝福您的家庭的甦生，我祝福您……

一種難吐的悲哀積在心頭，這輕別的滋味，還是有生第一次的臨到呢？

——濤，不要猶豫吧！我是永遠的等待着您……

——我也是永遠誓死不再……

是上帝的牽引着兩顆火熱的心，現在會心的繫在一起了。

——該等着我啊！

——永遠的等待着您！

離開了菲的臥室，懷着傷痛的心歸來了，

無名的惆悵縈繞在我的心懷，

歸日，我又踏上了菲的住所，向她告辭，

菲正伏在桌上凝思，一冊粉紅的日記手冊尚活現着娟秀未乾的字跡，菲見我進來，立即收拾起來放進了口袋。

——菲，您的精神很不好，您又難過了嗎？

——沒有，不過心裏不很安適，

——菲，您那生活手冊上寫的……

——現在還早，終久您會知道的。

我不敢再向她逗引，怕憔悴了她的心，

——幾時動身？

——現在就要……我來向您辭行的啊！

喉頭哽塞着，寂聊的小室裡惡神向我狞笑。

——那點小小的食品帶着您隨身的應用吧，

菲走向床前，將兩籃水果交給了我。

多麼感人的贈禮啊，這是催我動身的使者，我們的身影也象徵着

將要分離的暗示。

——謝謝您。

不自主的說着。

……

汽笛高高的奏起了，蜂湧的客人都擠上了船艙，我也只得踏上了

船板，心裡蘊釀着只是絲絲的酸淚，悵然失神的立在船頭。

——濤，珍重吧，不要傷損了您的心。

——菲，記着了……

——永遠的等待着您的，濤，安心於您的旅程吧，

又是一聲汽笛的響聲，接着船身便歸歸推動，海心裏劃着無數的

橫波，漸漸的展開，漸漸的……

——菲，要保重着您的身體啊！

菲點首示意，那招遙的白巾尚在春風中飄蕩，我也用手招呼着離

我也在懷戀的人裏裏平息下去。

時間無情的帶走了我的青春，我又被季節的信息回到了T城，於

是，下了車便懷着欣喜的心踏上了菲的住所，

按了一下電鈴，靜靜的等候着她。

經過了好多的時刻，才從裏邊走出一位老態龍鍾的老人，倦澀的

目光裏，像是驚異我陌生的人兒吧！

——菲小姐在家嗎？

——哦：您是X先生嗎？

——是的。

——孩子，已來得晚了，菲已於三月裏死去了。

——死去了嗎？

——是啊！孩子，您不是晚了嗎？

……

——這是她生前留給您的一件禮物，孩子該好好的紀念着她吧。

老人取出了一冊薄薄的日記交給了我，重又踏進了家門，

掀開了她的生活手冊，字跡是那麼熟悉，紙面上尚遺有斑斑的痕

紋，我惆悵的看着。

——濤，我在爲您祝福，願您克服了環境，不要爲環境所支配；

……

——不要放縱了您的情感在愛的歧途徬徨，那是愛神的春枝，它

撒下了粒粒苦惱的種子，在愛的過程上，斬斷這愛的愁絲，這，您才是勝利者啊！……

！！人間沒有同情，社會沒有憐憫，逃出它的手掌，才有您的權能啊！……

我已無力的看下去了，雙手將它合上，讓我有刻的靜默吧，我的心已如煙燻般的飛碎了，

非，我在遙遠的祈禱着您在天之國的安寧。



中國文藝 顏色的記憶

春天給我是眩惑的記憶，而又是有着遼遠的哀愁的，這真認了色彩的記憶，已失去了當年粉紅的色彩。

這像一支冷箭刺傷了我的心，可是，一個不眠人春暮悽傷淚霏的思念裡，短短的轉變已憔悴了我的心。

——四二，三月末脫稿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

易卜生 聞青

易卜生因哀傷自己當前社會的人生悲劇，而生厭世的思想，使他發生憤懣的反抗的心理。他把時代中產生出來的社會諸般問題，表現在問題劇裡，揭擄出來使一般社會知道，是他的成功，也是他偉大的原因。

易卜生的厭世思想是對社會諸家觀感結果的憤世的原因，並非沉溺于憂鬱裏面的悲觀，且是由于對現存社會的憤怒，而引致社會的錯誤，使趨向現實理想的境地的。易卜生于一八二八年生于挪威，少年生活非常困苦，自發表劇作後，晚年歸國，備受國民的尊敬，生活已極安適，但在精神上至死懷疑和苦悶，保持着反抗的意念。

易卜生卒于一九〇六年。

少年同盟劇作除「白朗特」外，有「比亞京德」，「少年同盟」，「社會柱石」，「羅絲梅爾斯霍姆」，「海上」，「人民之敵」，「海達」，「野鴨」，「建築師」，「從死醒來的時候」等。

尤其是「傀儡家庭」劇在東方有很大的影響，劇寫名叫「娜拉」的女人為丈夫移地療病，偉造文書借了一筆債，娜拉清自，但後來終因此受債權人的威脅，使丈夫於馬的曉，娜拉因為「一個人的名譽」而決然不顧丈夫的挽留，意料的娜拉走了。

望，最後娜拉為了一個人的名譽而決然不顧丈夫的挽留，而強調着女的全權利的主旨就是說明女人也是一個「人」。

野貓

燕弟

「怎的這些天沒來？怪想的。」

還氣着那晚的事嗎？別那末想不開罷！看，天氣多麼晴朗，蔚藍的天，軟軟的風，不正是挽着情人散步的好時候嗎？再不來真寂寞死了，來罷，孩子！星子眨眼的時候我等着你。

飛一個吻！

野貓

綠色的紙條，被針刺在白漆的門框上，紙上飛躍着一些蝴蝶似的字。

「又來騙人了，狐狸的女人，誰還再上你的當呢！去你的吧，迷人的妖精。」喃喃咒詛着的克會邁到屋裡來，隨手摘下了帽子，擲在棹頭的書堆上。自己也把身子擲在棹旁的沙發裡，軟軟的彈簧被壓得顛了起來——輕鬆而快意的，於是他閉上了眼，想稍憩一會。但一個苗條的影子，閃過來又閃過去，老是在眼前跳呀跳的：黑色的軟衫上，明顯的呈現着健康的曲線——高聳的乳峯與會跳草裙舞的臀。

「危險哪，這狐狸的妖精！」這樣的嘟囔着，就又想起了那晚在夜總會裡的情景，淡米色的西裝，黃色鑲綠條的領帶，潔白平板的襯衣領上貼着鮮紅的唇，唇的上面有黑亮的眸子，正閃閃的發着迷人的媚光。蓬娟的髮包着貓的腦袋，黑緞袍子裡，有蛇的身子，手兒凝着，腰兒擡着，胸貼着，儉貼着；四隻黑蝴蝶隨着「Tango」的音符飄飛在滑亮的地板上，自己却被甩在一個黑隅裡。

「騙子！什麼東西！」想起了那夜的情景，克會就要狠狠的罵幾句。

從窗隙間溜進的陽光，照得眼有點發花，他站起來掀起了窗簾，打開窗子，初秋的時節，天氣不太涼，稍有一點涼絲絲的柔風吹過，倒也頗適意的。樹上的葉子還都綠油油的，即使有一兩片特別嫩嫩的，經不起幾次金風的吹打，邊緣上就泛起了一圈淡淡的黃色，却也黃得那麼可愛。

「看，天氣多麼晴朗，蔚藍的天，軟軟的風，不正是挽着情人散步的好時候嗎？」是多麼挑逗人的句子啊！這使他不自然的踱到門前，輕輕的摘下了針刺着的紙條。清風飄動了紙條，紙條上乃滑過來幾縷馥郁的芬芳，且帶着一點兒甜意——是蛇的身軀上閃着星子似的眼睛的女人身上的混合氣味。深深的吸着這盪人心魂的味兒，他無力的依在沙發的靠背上，仔細的體味着這點香意給他帶來的溫馨。於是，剛才咒罵那狐狸女人的心情，就像斷線風箏似的飄向遼遠的天際。

看見了紙條上「星子眨眼的時候我等着你」的句子，他就這樣的想了：

「星子快要出來了，去不去呢？」問題已由堅絕的不去變成了去不去。

「不要使她太失望吧，『再不來真寂寞死了』多麼使人憐愛的話啊！真的不去，不大殘酷了嗎？」意思裏已攪雜了多半去的成分。

幾分鐘的沉默後，終於有了這樣的斷決：

日昏霞黯的黃昏深處，鋪着黑色砂礫的西園路上，靜悄悄的。日光隨着道旁槐蔭的搖曳，乃在黑的砂礫上蕩漾起銀的碎波。幾聲鞋跟踏着砂上輕俏的聲音響過後，一個苗細的黑影蛇似的閃在一株粗槐的背後，姿態是那麽輕盈，妙曼。

「砂……砂……」道上又響起了脚步的聲音，是急促的，沉重的。

脚音停在道右邊的一幢小樓前，由綠色紗窗透出的燈光的映射，看得出這是一個穿了一身很整齊的西裝的少年。

窗前，有幾聲清脆的口哨從他的唇邊溜出來，他就悄悄的退到樓旁的槐蔭裏，注視着那綠色的小門，預備等着捉住一會從那裡鑽出來的小貓——有晶亮的貓眼，黑色的皮毛，還有一張缺少長鬚但會迷人的嘴。

一分兩分，三分……幾分鐘過去了，綠色的小門還是靜靜的關着。

「怎的還不出來，睡了？不會的，天還早的很呢！」這樣的想着，又吹了幾聲口哨，於是更脆亮的響在夜空裏。

路靜靜的；樓靜靜的；小綠門也靜靜的。

「莫非又要搞什麼鬼？」他不由的有點焦急。剛抬步想到門前去，眼前忽然遮上了一層雲——滑滑的，軟軟的。耳邊有一縷涼風掠過，接着便是：

「孩子，猜猜是誰？」邊輕快的調子像小蟲似的爬進他的耳朵，使他感到一點快意的癢。

「還用猜，我的小猫。」

「該打！誰是你的小猫？」

「你！」

軟的雲撤去了，眼前閃出一貓頭，蓬鬆的髮下，蓋着圓圓的臉，兩頰上棕紅的顏色裡，也烘染着一層青春期少女特有的羞紅；向上捲曲着長的捷毛下，放射着兩道銳利，一個勁的向他臉上閃爍着，他極力的矜持着自己的情感，淡漠得不現出一點表情。

「克會，還生氣嗎？」脆聲的調子是甜的。

他沒回答，却抬頭仰看天上閃爍着的星子。

「怎麼，不理我了？」

「……」回答的仍是一串寂寞。

「你真的是隻野貓呢！」感到她確是一個富熱帶性的少女後，他不覺得這麼說了。

「壞孩子！騙去我一個吻」。她笑着輕輕的打了他一下，隨就蹣跚着他順了平靜的路向前慢踱着。

「別那麼小量吧，一點事也值得生氣」？

「我根本就沒生氣」！他已屈服了。

「哼！爲什麼自那晚就沒來看我」？

「這……他感到有些窘，「這實在因爲這幾天事太忙」——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只好這麼搪塞了。」

「騙誰呢，什麼事這樣忙」？

「別說了吧，何必非問到底呢」？

「你說那個」？

「還裝傻」

「同妳跳舞的那個」？

「喂，就是他」！故意把「他」字拖了一個沉重的尾巴。

「不知道」！調子裡已含有沉重的怒意。

「真笑話！不知他是誰就對我生氣」？說着，半空裏乃振起了一串銀鈴似的笑聲。

「告訴我，他是誰」？他忍不住的問了。

「告訴你，他比我大一歲」。

「我要知道他的名子」？

「從小我們就在一起」。

「不問這個」！聲調十分沉重。

「那時他說我美麗，他很愛我」！

「什麼」？

「他愛我，我也愛他」！

「妳也愛他」？調子益發沉重而低語了。

「嗯！我也愛着他，直到現在我們仍然相愛着」。

幾秒鐘的沉默裡，空氣倒覺得比前更緊張。

「妳！狐狸的女人，潑浪的野貓，騙人的妖精」！夜空裏響起了原始人類憤怒火花炸裂時的響響！一把火燃燒着壯年男子的心。

「沒聽完人家的話就瞎吵，究竟你知道他是誰」？輕盈的調子裏有帶刺的俏皮。

「唔……」憤怒的外層，包上了憶疑。愛與憎的混合液體裏含着憎恨的沉澱了。

「格……格……」夜空裏又振起清脆的笑聲。

「孩子，別那麼愛生氣，我告訴你」。儼然像慈母的口吻。這是一個濾網，濾去了遺留下的憤恨的殘渣。

「小姐！告訴我你們的事，聽完了這個故事，我將要到一遠遠的地方去，在那清磨我以後的歲月。快，講給我」。是儘可憐的命令語。

「太狡猾了，一點事也值得說這樣的頹唐話」？似乎是嘆息的語調，「那天，你確實把他看清楚了嗎」？

「難道這最後的一個請求你也忍得拒絕嗎？快告訴我你們關係，我不要聽這些零碎刺心的話」。

「你看他是否像我」？

「何必這樣的逼人，不覺得太殘酷了嗎」？

「答覆了我的問題，就告訴你」。

「有點像呢」！想起了那天夜裡的西裝少年，確也有着一雙自己面站著的女人的眼睛與鼻子時，他低低的這樣說了。

「有點像，不很像嗎？我想一定十分像吧」！

「何苦呢！你說象就像好了」。

「再問你，他爲什麼像我」。

「這還有爲什麼，真奇怪」。

「你怎麼不像我，而像你的姐姐」？

眼前掠過了一道明亮的閃，腦子裏有靈感的穿梭，織成了一片爽亮的網，罩住了他所有的怒氣與鬱悶。

「難道他會是你的弟弟」？他喃喃的自語着。

「傻孩子，不是剛告訴你他比我大一歲嗎」？

「啊！」他慚愧的說！「那麼他是你的哥哥」？

「知道了嗎？他是我的哥哥」！輕脆的語調裏，開出了一枝玫瑰花，似乎是甜，卻又那麼刺耳。

「我的小猫，我實在沒想到」。他有些恐慌了。

「……」回答的是個鼓着小嘴的表情，是一串寂寞。

「那麼說，你還是愛着我呢！」像個戲台上的丑角一樣的演着。

「少女的熱愛，不會給一個那麼小氣的男人」！

「饒恕我這一次吧，你知道，這樣做正是我愛你的表現啊」！

「但我却不愛這樣小氣的男人」！

「啊！我的貓，不要太冷情吧！你知道我是怎樣的愛着你」！

「我不能看見你的心！」

「妳真要我挖出心來給妳看嗎？」

「不，你也不知道我的心。」

「我知道！」

「你知道我現在多難過！」

「難過什麼？」

「爲了我的哥哥。」

「爲他？什麼事情能使得妳這樣？」

我也給他湊出了這一大部份來，但還差一點。不過明天就到了限期，假若明天正午十二點鐘以前交不上，人家將要與他法律解決，雖然所差的只是那麼一點，但我一時却也沒法子給他湊出，你想，我將要眼睜睜的看他明天去受國家法律的制裁，我怎能不難過呢？」調子裡蘊育着無限的憂鬱與悲哀。

「妳說說，他還需要多少？」

「兩萬元。」

「這一點我還可以幫忙，全包在我身上了。」

「但是我也不願再浪費掉愛我的人用精神與血汗掙來的許多錢。」

「但我却願爲愛我的人用盡我所有的一切。」

「真的？那太連累你了！」

「不，妳怎說這樣的話，我願意這樣做，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那筆款子多會要？」

「他說今晚來拿。」

「那未現在我就交給你。」

「不必那樣忙。」

「先辦完了我能覺得舒服，要不，總似有點事似的。」

於是借了一點星月之光，他在一張彩色的紙上，寫來了一個數目，一個在暴風雨的人們用血汗一生掙不來的數目。

「嘩嘩！」彩色的紙片隨着一個熱情的微笑飛入了一個軟軟的絲囊裏。

「克會，不，我又不想要了。」

「爲什麼呢？」爲了這點突然的轉變，他有些驚訝了。

「這樣一來，別人一定要以爲我是被你的金錢玩弄着。」

「我的小猫，你怎这样多心？难道你真的要我拿出心来给你看吗？好，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我的一切都给
你，随你处置吧！」

「以后呢？」

「永远的这样。」

「真的？」

「我可以发誓！」

「那麽什麽事都要听从我。」

「当然，我的女皇。」

「好，我这样要发我的第一条命令。」

「发吧！」

「克曾！」

「是！」

「过来！」

「是！」

用着军人的步成走过来，站在她的面前。

「是！」

「女皇，不，调皮的小猫！」

他笑了，心裏想着金钱买来了爱情。

她笑了，心裏想着爱情骗来了金钱。

他们都满意的笑了。

空夜裏又重歸了寂靜。

月夜

張 潔

一個仲夏的月夜。我憂鬱的生在一條飄着荷花的小河岸上的一塊描着淡青雲煙的碎石上，凝視着印在水中豐滿的月影。腦中充滿了沉重的煩悶。水田中的青蛙，像鄉村中古老的書塾中孩子們嘈雜的讀書聲，給人更深一層的不快。

「青年人，這樣晚還沒有回去安息嗎？」溫和而宏亮老人的聲音，像一陣初秋的清風，把我從渺茫的夢境中喚回。

「你是喜歡月兒嗎？是的，今晚的月亮的確太可愛了，又皎潔又豐滿，不是嗎？」

「不，年青人，今晚你有甚麼煩悶吧，」我回頭時老人看見我憂鬱的眼睛，陰沉的面孔。

「是的，老伯，因為今晚的月太美了，痛苦的往事又俘虜了我。

「我平板而低聲的回答。」

「年青人，幹嗎這樣悲傷。跟我來，我會解除你的痛苦。」老人像慈母似的，撫摸着我的頭髮。

一一

老人帶着我離開了小河，穿過了一段豐盛的草地，野花的幽香像

小蛇似的竄進了我的鼻孔，比荷香還清幽呢。經過了草地，老人又帶着我順着歧曲的山路，走進了一叢竹林。皎潔的月光撒在綠的瘦竹上，像嚴冬的白霜。濃黑的竹影塗在山壁上，是宋代古詩人東坡的一幅墨竹。

「年青人，你看。」老人舉起了手，指着竹林外的一座寺院。「那寺院裏滿植了桂樹，每為天高氣爽的秋日，金黃的桂花掛滿了枝頭，遠遠的望去，是一片金黃的雲霧。濃烈的香氣，像霧一樣迷漫着全山。」

竹林的盡處，一座青石築成的小樓，聳立在偉麗的懸崖上。窗中射出橙黃的燈光。我隨着老人走進了木板門，登盡了樓梯，是一間粉白的房間，除了通樓梯的一面外，其他三面都是開着很大的窗子，屋中佈置的簡單而幽靜，無窗的一面放着一隻竹榻，一隻失去光澤的墨漆的小几伴在榻邊，上面放着一盞昏黃的油燈，和一隻磁壺三四隻茶杯。粉白的牆壁上，懸着三兩幅老人青年時的像片，雄偉而英俊，和四五幅青年們的肖像。對着榻的一面，是一張小桌和幾把棕色的望椅，桌上立着一隻景泰藍的花瓶，插滿了雜色的野花。幾冊巨大的書藉和兩三封年青人筆跡的書信，擺在花瓶的腳下。

我和老人分坐在桌子的兩邊。

清淡的月光，像慈母的手，從窗口伸進來，撫摸着瓶中的野花，撫摸着人的面孔，撫摸着書籍和有著青年人筆跡的書信，撫摸着……把黑的影子曲折的描在地板上和粉壁上。

窗外聳立著十塊株高大的梧桐，給景泰藍的天空，畫出了一幅美麗的圖案。從肥大的葉隙間，有山脚下村落中茅屋裏洩出的淡黃而細弱的燈光，像點點的螢火。

「年青人，有甚麼痛苦現在告訴我吧。」老人呷了一口濃茶。

「一年前。」我注視著老人慈祥的臉，「那時我在N城一所大學內念書，肯用功，所以成績很不錯。我天真而活潑，對於人生抱著極度的樂觀，不知道在人生的途中，會有煩悶痛苦。像一隻雀子整天的跳躍着，歌唱着。」

「同班中獎是一位靈利而活潑的姑娘。有一張惹人憐愛的面孔和窈窕的腰肢。念書也很努力。雖然尋常年生活在都市的人，但是却沒有半點好奢華，喜虛偽的都市女人的習氣。」

「青年人，這位姑娘你一定很喜歡吧？」老人眯着眼睛微笑着說。

「是的，在第一次見面時，她秀麗的臉孔，窈窕的腰肢，靈利而活潑的氣質，就已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靈上。」

「暑期中，一個難得的機會，我離開雜亂而擁擠的N城，去到悠靜的海濱。」我繼續的說「一黃昏，我洗完了海浴，躺在柔和細軟的沙灘上，疲乏的身軀感到像失了重荷般的舒爽。這時太陽已經西斜了，像新娘羞紅的臉，將薄紗似的浮雲也染紅了。海水成一片金黃，那樣耀眼而好看。」

夕陽漸漸下墜，海面也跟着轉變，深紅，血紫，深藍。遠山中，教堂的晚鐘悠揚的被陣陣的海風帶到了海面，於是我踏着月色，走上了歸途。」

「歸途中，忽然一個熟悉而秀麗的少女的影子，呈在我的眼前」

「這不是獎嗎？」我喜歡得高聲說。「你甚麼時候到的海濱？怎麼也不告訴我一聲？」

「是昨天黃昏才到的。」清脆得像八顆小石子連續的投到水塘似的。

「這時我和獎，不自覺的已由歸途中又拆了回來。穿過了一段碎石路，停在一間塗着白漆的為海浴人們更衣的小屋前。」

「我們坐在小屋前的石階上好嗎？」我問：

「好極了，這般月夜海濱的美景，我們不是正可以一覽無遺嗎？」獎指着前面的海說。

「這時海像一位天使，披上了一層銀紗。被海風吹得起赴着層層的皺紋。天空呈暗藍色。三五隻繁星，嵌在天際，像遠海中漁船的燈火。」

「獎你喜歡山呢？還是喜歡海？或是喜歡雲？」我奇突的問她。「我喜歡山，也喜歡海，我就是不喜歡雲。」她莊重而響亮的說。「我愛山的穩重，海的奔騰，隨風飄動的雲彩，是懦弱者的象徵。」

「你喜歡垂柳呢？還是喜歡白楊？或是青松？」我又問。

「垂柳雖然富有詩意，然而它是弱軟的。白楊雖然偉麗，然而它輕浮而多語。只有青松是我喜愛的，它總是那樣的沉默而堅忍，抵抗着凜風和寒霜，終於獲得了常青。」

「……」

「夜深了。海風吹來有些寒意，我扶起了獎，踏上歸途。」

「嘩」。她指著一座渡着月光，聳立在山坡的小樓房。

「那就是我的寓所。」

「青年人，獎是你的名字？」老人說。「又響亮，又精神。」

「自從那夜以後。」我接着說「海濱的浴場裏，沙灘上，樹蔭下，山坡上……便常常飄着我們的影子。」

「兩個月的海濱生活，使我和焚的愛情，以經滋長得如夏日的草木那樣豐盛。」我們是愛侶，同時又是志同的鬥士。」

「但是，月兒是不能永遠豐圓的。」我的聲音變得憂鬱了。「今年的夏天，一個月夜，突然被一群魔鬼搶去了，已後再沒有帶給我一點她的消息，雖然我極力向各方奔走探聽着。像一隻燈蛾似的燒死在火焰下了吧！」

「自從焚失蹤後，我像一個失去燈光黑夜的旅人，在我的心裏充滿了空虛，黑暗。我把成箱已往我所喜愛的書籍，撕得粉碎，擲到了熊熊的火焰裏，讓它們被通紅的火舌吞食。因為我覺得它們欺騙了我。我感到人生的空虛。宇宙的黑暗。我悲奮的擊打着桌子。」

「學校放了暑假，我便匆匆的離開了N城，投到了這大自然的懷抱。已往的壯志像空中的薄雲似的被暴風完全吹得消散了。我不願再回到雜亂的都市，我願寂寞的，終老在自然的懷抱。因為我怕再看見人們陰險而兇狠的臉孔和黑暗的社會。」

這時窗外景泰藍的天空上，忽然有一隻明亮的流星，忽忽的劃了過去，沒留下一點痕跡。

「燁，不要這樣悲傷，千萬不要灰心，不要頹唐！」老人握住我的手，溫和的說。

「當年在我年青的時候。」老人眼望着天花板，像回憶着甚麼似的說。「那時世界比你這時還黑暗。那時我所處的環境也比你困苦的多呢。在我十六歲的時候，父母就已變亡了。我每天在眼淚中討日子，沒有一個人會遞給我一隻援助的手，呈在我眼前的盡是黑暗，沒有一絲光明。慘酷的打擊一個又一個的向我襲來。」

「二十歲的那年。」老人曲起手指計算着。「我在P城X大學念書。也和你一樣戀上了一個同班的姑娘。這位姑娘聰明而勇敢，但後

來他同焚有着同一的命運。」

「當打擊襲來時，我和你現在一樣的灰心，頹唐。但是，經過了一些時日後，理智又驚醒了我，我又抖擻起來像以前一樣果敢的奮鬥。後來我終于獲得到小小的成功——得到一個完美的教育。」老人顯得十分興奮。「在三十一歲那年，我由外國回來，便在故都一所大學內教了書。我忠誠的教導許多青年們，介紹給他們正確的智識，培養他們工作的能力……我像一個農夫，種下滿地光明的種子。我熱烈的希望着他們，繼續我未完成的志願和工作。」

「近年來我是老了。」老人下意識的摩着銀白的鬍子，「精神不再允許，我作那樣繁重的工作，於是我在五年前由故都回到了江南的故鄉。然而我還是捨不了那許多純潔的青年，常常的信用往來着。」這時我隨着老人的話聲，眼睛落在桌上青年人筆跡的信上。

「燁不要任何事看得過於嚴重，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最後。不要怕前途艱難，跌倒是爲的站起來，失敗是爲的成功，怕的只是自己沒有信心。」老人誠懇的拍着我的肩頭，我感動的落了淚。

三

東方已經浮起了一抹銀白，轉眼間，赤紅的朝陽爬上了地面，將天空架上了一層淡紅。

我辭別了老人，在一片曙光中踏上了歸途，歸途上，茂盛的綠竹，豐盛的小草，都被朝陽洗得清翠欲滴。粉紅的野花徐笑的浴在朝陽裡，都是那樣生氣勃勃的。林中的小鳥嚕嚕的叫着，是一支幽聲的進行曲。這時熱情而溫柔的聲音，又隱隱的飄拂着我的心弦，是老人的美音：「燁，不要把任何事看得過於嚴重，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最後的。不怕途途的艱難，跌倒了是爲的站起來，失敗是爲的成功，怕的只是自己沒有信心……。」

桃花開放的時候 (四)

式 清

第二章

小霞結婚了一年半，她的理想終于完全破滅了。

她沒有介意過出嫁時儀式的簡單，雙方都沒有甚麼親友，山裏也無法鋪張，尤其他自己更不曉得別的地方的人們在結婚時是有着怎樣的儀式的。她會懷着一顆失意的心但是在她婚前，甚至在婚後的前幾天裡，她却消極地期望着，期望着會能用自己的力量和理想改造一下這個將成爲永生的環境。環境不是可以由人改造的嗎？人的容顏可以用化裝的技巧改進，人的心思更可以用有力的指導和鼓勵來改進了。那個黑小子，她的丈夫，是個不大伶俐的人。已經是婚後的十幾天了當着人還不敢和稀說話，總低着頭不看人。然而他是個家裡大用處的人，天一明便去山裡各處工作，傍晚回來，吃過晚飯，天已黑了，如豆的燈光不許點到稍晚。他吹滅了燈，睡下，打起鼾聲來。一天的苦工够使他疲倦了，他該休息；可是小霞感到了萬分的枯寂。後過，小霞便自己晚睡，故意地不滅燈看着他脫衣睡下，而他仍然毫不活潑，好像他沒有半分的知識與感情。所以，最後，爲着怕使自己的理想破滅，爲着追求那個渺茫的夢，她只有反而就他了。

小霞漸漸也覺得她的這顆苦悶的心有了一時的興奮雖然距她的理想尚不可以道黑計。他倒不像她所怕的那樣，還不十分愚頑。他不

大會說溫柔體貼的話，但也能默默地來示些情熱。小霞曾從家裡帶過幾本日常閑看的書——幾本舊書和麗燕寄給她的新書報，而留贈她的這些禮物，手套手帕等她却沒有帶來，嚴密的保存在她家的抽屜裡！一日間是絕沒有閑暇的，晚上，在昏暗的燈光下，她開始動促着教狗兒認字讀書。他不很笨，並且熬着困倦用心地學習。小霞有些愉快了。

她想：他不會漸漸的開通，漸漸的脫酒，漸漸懂得了怎樣過展一種異樣的生活，甚或怎樣說甜蜜的話，表溫柔的情，怎樣對待女人嗎？他有一付健壯的體格，雖然短小些，而年齡還要使他發育；他的相貌也有那樣光亮的長髮，溫和的美容與傳情的眼神，也會是可意的吧？于是她會接着想，想他們忽然離開了這兒這賦人的山地，去他一向聽說而且切慕的城市裡住了，他是仲明，她是麗燕，他是元中，她是——誰呢？呸！她的心又在羞得跳動了。但是，當她一睜開她那專纏的眼睛，面前還是那隻黑粗寬扁的手，笨笨地在書頁上拐點小聲讀念，她的心又將沉陷了，使她好半天懷疑起來，是否她的理想始終只是一個絕無其實的夢，無論她們的各方環境是否根本會允許它實現，不過，且先做着這個夢吧，這裏還有些甜蜜的咀嚼，一個愛好靜想的人常覺得一個噩夢的夜也較無夢的夜好。

她們這樣教習着，兩人的感情似乎有了些自然的增進，而且，因爲有着這個朦朧的味道，使她在日裏，在忙迫的工作中，也感到了些

異樣的味，她仍然願意緊逼到曉，原先是爲要快把一天中煩膩的活計做過，現在却是盼望着那個幸福的萌芽及早來臨了。一天，他們又在低聲地談話，忽然婆婆在門縫處發話了：「好，點燈熬油地幹這種沒用的事，婆婆帶氣也說：『我看是新媳婦，不然我可不答應。』」

婆婆踩着腳走過對屋去了，她們失意地對看了一刻，結果狗兒把燈吹滅，默默地睡了。

次日，小霞很覺難過，婆婆和小姑的臉色更是難看，自己的母親是個好脾氣的老人，又沒有嫂子或弟媳，小霞簡直不曉得一個婆婆該怎樣地對待。姑父和娘平日有時講到一些，聽着便覺不平，不過她是個有心思的女子，爲了顧全一家的和平，她便處處留心謹慎；這一天總算平靜着過去了。正像一個怕聽砲的人眼看着燃着了火線，而沒有發響，使她長吐了一口氣，但是晚上，丈夫不再由她教讀了，白天婆婆在去送飯給他的時候會輕聲辱罵他，讓媳婦教是丟臉的事！「尤其會了書有甚麼用？還想中狀元嗎。」丈夫怕婆婆，也許他是怕丟臉。這是小霞第一個感到失意和恐懼的夜。

一 失意，有時會使人現實些，小霞不禁會想真的，即使丈夫肯用心地學習，他真地會變成那個年輕的漂亮人嗎？他怎能？他的聰明，他的豐美，他的溫柔？又怎能離開這個煩人的山地而去城裏呢？這兒的人，無論老少，比自己的家人還頑固。還閉塞。所以，夢只是夢，實際是將要永遠在這山裡活下去了，和這些個人一起，永遠，將來，年老了，也成了婆婆這樣！——怕人，生在山裡，長在山裏，死在山裡，和一隻蟋蟀，一隻蝗蟲無異了可是蝗蟲還會飛到別的地方去呢！丈夫也好像不及每晚睡得穩，而小霞已無心顧他了。

婆婆自從那天漸漸苛刻起來，從前偶然的慍色變成了氣話，而且漸漸加入了咒罵詛咒。不同的面容包藏着不同的性格，小霞開始相信了，她讀過的書上有些帶着畫像，一個和善忠厚的人總是一副慈祥的面孔，而一個生得刁鑽古怪的人總是一個尖酸刻薄的。娘是個較瘦

的老太婆，眼睛大而沒有婆婆的尖銳可怕的光；婆婆的鼻樑高，嘴唇扇薄，不太肥胖而有凸出的腹，她已經把許多工作都交給小霞了，小姑簡直更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雖然有些零星的輕活她也須幫助，但她會挑小霞的錯子，她會暗暗地告訴婆婆，婆婆便絮叨叨數說。最是當小姑做了些事，疲乏了，向着，婆抱怨，婆婆便會罵起小霞來，小霞真有些容忍不下了。晚間，丈夫睡到了炕上，她想起日間的委屈，禁不住哭了，扭過頭去抽咽；丈夫爬了起來，驚訝地問她。她不想說，因爲她知道，即使告訴了他，於事實是毫無補益的。不過，她的感情經他一問忽然奔放了，她更感到了加倍的冤屈和溫柔的慰藉的需要，她抽咽着細聲地訴說給他。他一句話沒答，只不動地聽了一會突然又躺倒，翻身睡了，小霞停住了哭，搖動他，他不理；小霞的心好像沉到了淵底。

一 丈夫真是個不可解的人，他好像沒有許多感情，但又似乎是有着感情而不表示的。小霞會期待不到他至少用手撫摸一下的安慰，即使不用言語；而在次日，他却似乎是和人生了氣，做着甚麼事，對着妹和母親，他都不像日常的平靜了。婆婆認爲是小霞欺侮了他，生了氣，數罵起來，這樣地過了幾天，一天，必然是狗兒露了些甚麼不平的意思，婆婆知道了，瘋狂地囑罵起小霞，她這是挑撥丈夫，離開母子；小姑也哭鬧着；心疼着娘受了委屈，婆婆又罵狗兒，耳朵軟，專聽媳婦的話，小霞有些同情狗兒了，她覺得他可憐，受了自己的掛累，她想怎樣安慰安慰他。可是當她問他或對他訴說的時候他總是絕對地緘默着，臉上也沒有半分的表情。並且她如果再一反覆地纏繞，他便惱地扭開頭去，所以，小霞的心便老在冷熱酸苦中浸着，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公公替小霞分辯過幾句，惹得婆婆破口地罵起那老人來。公公後來總是半言不發地出入着，丈夫在家的地位似乎降低多了。

一天，小霞洗衣，先洗了自己的那件白色的小套裙，然後是婆婆的一條毛藍布褲；婆婆發怒了，說她是一眼裡沒有老人的賤貨！小

雙膝例地分辯了一句，她說如果先洗了藍的那水便不能再洗白色的了，尤其她的白褂並不太髒。她這分辯，無論如何，倒提高了婆婆的怒氣，「兒媳敢向婆婆頂撞！」於是，直從晌午後哭罵到傍晚，小姑也哭著嘍鬧，因為娘受了委屈，公公回來了，問了問，說：

「一點小事不值得這樣吵，再說媳婦的話也是對的。」

這真像是火上澆油一般，婆婆直向公公撞頭，狗兒回來的時候小霞正跪在婆婆的面前，婆婆和小姑大聲地哭嚷着。狗兒的臉色異常地青白，婆婆又數罵起他來，他默默地走進屋裏看了看嘆氣的爹爹，突發酸了一下脚，又走出去了，小霞覺得心裏戰慄了一下，他許是去茅房了，她想，這場風波還是公公忍耐地勸說着解釋開了，小霞忍着淚燒熱了晚飯，燈已點着了，却還沒見狗兒回來，公公有些懸心了，出門去找。小霞也在懸心地等待着，奇異地懼怕着甚麼意想不到的災禍。有好一會，忽聽公公出門外乾嘔地號呼，已聽不出他是在喊甚麼了。小霞急忙跑了出去，公公正跛着脚拖着一團灰暗的東西，困苦地披上西北的山經過，在濃重的昏黃中，映着東南方初昇的新月。她趕緊跑上前去，公公還在乾枯地叫，沒會看見她，她忽然也驚呼了，並且感到一陣失措的慌亂，因為她看到被拖着的是一個人，是狗兒。公公曳着他一隻膀子的肩胛處，狗兒的頭仰垂着，下身擦在石徑上。他顯然是死了！滿頭滿身的血漬，衣服破碎了許多地方，她一下跳上前去抱住了他的頭，公公這才發現了她，立刻撒開手，坐到地上張開口嚔嚔地號哭起來，小霞經過陣陣沉痛的平靜，也哭了。她呼叫着，用手試他的鼻息，摸他的額頂，胸口，手。是四月天氣而手和額頂已冰冷了，胸部還有些熱。死了！她知道，衣服的被裂處帶有許多的荊棘和草葉。

「這是怎麼回事？」她問公公。

「他，他——跌到那——那個山溝，溝裏去了！」老入指點着小徑東邊的那條深暗的山溝說。

中國文藝 桃花開放的時候

她們把死人抬到家裡，婆婆和小姑方曉得了這事。小姑哭得很聲

，婆婆也哭得起來，而小霞的沉痛的心已使她再也聽不到她們了，公公的左腿跳下山溝去抱他的時候跌傷了，婆婆坐着哭鬧不動，小姑顯小，只有小霞來整理這個死人了。先把血漬擦去，身上除掉幾片破爛外嘴和鼻孔都顯出了紫血。她把他的衣服整好，揀去了各處的荊棘，把他平放在一扇門板上，坐到地下，哭起來了。他是跌下山溝去的嗎？熟悉的地方怎會發生這樣的危險？爲甚麼偏又在這一個不幸的晚上呢？不是，一定不是，他一定是自尋短見的！她又想起了他方才進屋時的臉色，行動，她又想起了方才整半天的無情的騷亂，她狠婆婆，她想和婆婆小姑大鬧，甚至撞頭，可是怎樣鬧？再說即使鬧過，究又何益？她又恨起自己來，因爲，即使不能說是自己的錯誤，這場騷亂總是因爲自己而起的，如果他是因此而致死，自己不是一個促成的動力嗎？她想起從前每次的吵鬧想起狗兒對她的情形，是的，狗兒是個無心的人，他誠懇，量狹，並且懦弱，他雖然沒有野獸的殘暴，却也沒有野獸的勇敢。他不是不懂情愛，他也不是不愛自己，他是不懂得表示情愛的方法，太缺乏經驗和訓練了。本來，這也難怪，一個生長在山裡的孩子！不過，總之，他一定愛自己，並且他對家庭環境不能滿意，沒有勇氣和力量來改造它，於是走了這條犧牲自己以免生而苦惱的途徑！可憐！

次日的早晨把狗兒埋在了那片梯形田地的上層，四圍是青青的麥苗，旁邊不遠有着菓樹。沒有棺材，也沒有甚麼裝殮的衣服，家裡沒有預備下較好的新衣，公公的腿又腫得很粗，不能起床，整夜地嘆息，呻吟，並且發起癩來，昏迷。

在接連的幾個夜裏，小霞老在清楚地憶想着狗兒，狗兒沒死的時候，雖然他不活潑，雖然閨房之內沒有怎樣的樂事，却總也沒有現時這樣澈心的死寂。身邊沒有伴侶了，需要自己扶持的公公是唯一同情過自己的人，婆婆和小姑更像是仇人了。她們竟說狗兒是小霞氣死的人

喊着要她償命。小霞不向他們理論，而日夜的淒涼、苦惱、氣忿、困乏使她想到她們脫離，她覺得這兒是不可耐居的愁窟，但是，離開這兒該去這裏？回家？不成，姑父和爹娘恐怕都不准許這樣做，雖然他們都是親人而且真正地疼愛自己。那末到哪裏去呢，到底？多少日子這個疑問總在她心中盤桓着，狗兒的印象於是漸漸地淡了。狗兒是她的丈夫，但她始終沒有從他身上感到過一個丈夫應有的興趣。如果她曾經像一個超乎兄弟般地喜愛過那個人，她卻只是像一個兄弟般同情過狗兒。所以，當狗兒的影子漸漸淡了下去的時候，那個曾經淡下去的高身量，面白貌美的男子的影子却活現起來。她又可以追想起從前的每一件事了，她後悔地每次回家都沒敢把他贈給她的物品帶來，她想他，她想他們那一夥，想他們贈給她的所有的東西。啊！是了，何不進城去呢？她笑了。但是立時便止嗎？能够嗎？她還很清楚地記得雁燕的信封上的她的住址，不過進城要怎樣去呢？道路不認識，就到了城裏該怎樣去找？甚至到了她們又要怎樣？自己是結過婚而死了丈夫的人，他呢？他已娶了親嗎？再說他已和他那女友，雁燕說是生得像自己的，結婚了吧？再說，他即便沒有，自己這樣，還有半分的可能嗎？她感到了十分頹喪與絕望，不去了，不能去！尤其也不能這樣忍心地拋下公公，這個可憐的老人！

小霞無心再破着工夫梳她那討厭的髮髻了，有時也整天地不洗臉；偶然鏡裡的憔悴的容顏會使他驚怯，兩頰上沒有了淡紅，眼窩更加深陷了，腮邊的笑鬚久已被人遺忘了，當年的美，她嘆息了。從前，婆婆會嫌她喜好打扮，放浪，風流；而現在又嫌她懶散，怠惰了。公公病了三四天才漸漸退了熱，小霞常常替他揉按那條腫腫的左腿，也漸漸消了些，能忍疼地立一會了。小霞忽然在一夜惡心嘔吐起，睡不着覺，次日頭有些發暈。病了，是病了，她覺得十分疲倦，懶得行動。這兒好像沒有人會得病，有時人有些微微地失和也向沒有服過藥。她也只得忍耐着，一天的工作又更不能減少，尤其狗兒沒有了，公

公病在床上，連地裏的活都須她去照應些。她常常嘔吐發熱，吃喝不下。稍有些困乏的表示，婆婆便會說她裝做，如果發現她眼角上掛淚痕，又要嫌她故意逗人傷心了。小霞真感到了萬分無奈。晚上她有時整夜地睡不着覺，追想允中，然而或者也只有這個時候你使她感到些痛苦的欣慰，她這樣竭力和苦痛掙扎着，熬得公公復原了，已能去外面工作，她總算有了些休息的時刻。

過了酷熱的夏季，漸漸秋涼了，她的嘔吐停止了，頭也不再昏暈，力量因為食量的增加也添益了不少，而且使她特別驚喜的是証明了她並非是病，乃是懷孕了。她不知道應該欣喜，還是愁苦，同時更懷起了一片無名的恐懼，她是恐懼甚麼呢？結了婚，生孩子，應該是自然的事。可是，有了狗兒的這個餘孽，她將更難脫開這個愁窟了！是一個甚麼呢？男孩？女孩？他希望他是男孩，他希望他能像那個迷人的男人一樣，她希望一定能够使他成一個那樣的男人，絕不要像狗兒這樣，她想得有些安慰了，於是她不再怕，倒盼着快過到生他的時候，好像她已斷定這都是事實，孩子不會是女的。

秋天漸成了冬天，許多的菓子已熟，她的肚腹也脹得很大了。婆婆沒露過喜悅，亦沒有同情過她動作上的不便，小霞幾個月來因為只存各種不同的追憶和幻想中沉溺着，絲毫顧不到家人待她的冷淡了。她實際是活在這兒，她却覺得她已在另一個世界裏，那兒有着雁燕，有着仲明和允中。她有時也覺得好笑起來，她知道，她自己知道，從前有幾次的輝煌的樓閣都是抽象地建築在腦海的幻想中，而這次却是具體地建築在腹內這團活動的肉塊上了。她覺得這塊肉完全是屬於她自己的，它將是自己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寄情物，即使實際上沒有那個迷人的年輕人的關聯，却也沒有狗兒的權利。

是一個陰冷的十一月的夜裡，她會因為感到一陣陣的腹痛，到牆炕上睡了。她吹熄了燈，睡不着，腹疼還在陣陣地加劇，是病嗎？啊，也許快要分娩了。她的心在懸揣地跳動着，忽然腹內一聲爆發，好

像在家煮雞蛋時爆破了壳的一般，轟嚇得坐起身來，下部許多濃漿沖出。她斷定了，應該叫人嗎？叫誰呢？婆婆早已睡下，她肯過來嗎？她猶豫着，想先點着了燈，但當她欠身去摸燈火時，突然一陣劇疼，撕破了般地擠塞得難過。她用手探時已摸着了毛茸茸的頭頂，她掙扎着從炕沿上滑坐到地上，靠着炕沿，在黑暗中，不知怎樣地把小孩生下來了，她不知道然後該當怎樣，她呻吟，不得不喚人了。當她放下孩子挨着去給婆婆開門時，借着窗上的夜光和門縫裡射進的燈火，見那啼哭的孩子隨着她移動，像有繩索拉着的一般，她低頭看，是一段腸子，驚得她呼喚起來。婆婆進來了，幫助她剪了臍帶，洗了小孩，果然是個男孩！

嗣後的兩天是小姑和婆婆做飯做活的，真感激！雖然并沒怎樣特別地扶持她，孩子的身體不小，但是黑紅圓潤得難看。怎麼這般醜陋？她真有些生氣了。她在第三天便下了地，做些輕的工作，由婆婆指導着哺乳那孩子。她的身體漸漸壯起來了，過年的時候孩子已不那樣黑紅，變得感覺的嫩了，并且肥胖得好看。他的鼻子比狗兒的而直而且高，眼睛也較大，而且是雙眼皮，和小霞的一樣。這孩子原來不是一個醜陋的！小霞深切地愛起他來。每在有了閑暇或哺乳的時候她便微笑地細看他，逗弄他，在他那壯健肥胖的軀體和圓潤靈俏的臉面上幻化出光華燦爛的前程。她笑了，忘掉了其外的一切。

新年過了，春把她在兒子身上的愛增加了許多，而同時也增加了不少婆婆的脾氣，婆婆嫌她就誤了許多的時間和事情。小霞不抗辯，因為她久已決心着用溫和與誠懇來感動她們。她把孩子放在炕上，自己去工作。一天，孩子跌下來了，頭皮擦破了一片，小霞不敢再放心留下他了。她如去做活，便把孩子放在身旁地上，鋪蓋些破棉被，她做着活，看着小孩在那兒玩，笑，手脚要動。她暫時地忘掉了疲勞。是二月了，天已沒有了刺骨的風，石縫中新生的嫩草青翠地閃爍着。小孩忽然發起燒來。夜間把他裹在棉被裡，緊按着他，想讓他發汗

，而他那燒熱的小身體總是乾乾的。早晨她不敢再抱他出去了，他也不敢再那樣好動，只仰臥着哭，呼吸有些發窒，并且整日總在昏睡着。他的眼睛不那末清晰了，眼皮也有些發紅。小霞一趨趨地看他，每次都使她焦灼和憂愁。他這是甚麼病呢？須買些藥吃吧？不過，這兒的人肯去買藥嗎？誰去呢，即便自己有了錢？婆婆定不肯讓破着多半天的工夫去領藥買藥，且正是忙碌的時候。然而孩子的病顯然是有增無減的，她于是不復顧慮地去試說了。

「買甚麼藥！」婆婆瞪着眼睛說；「小孩有甚麼重病？總不過是凍着了些。晚上多蓋點被，一出汗就好了。」

「晚上蓋得不少，汗總不出！」小霞辯証着。

「到底是蓋的少。再說買甚麼藥？誰有工夫去買？誰也扶養過孩子，誰的孩子也短不了發發燒，誰也沒像你這樣張致過！」

「讓公公去買一着不成嗎？我自己花錢？」她羅求。

「你拿錢嚇誰？沒工夫！誰也不去！」婆婆怒氣地說。

小霞知道無望了。小孩的病若不吃藥似乎絕難痊愈，這兒既不買藥，該想甚麼方法？抱他回自己的家裡讓爹爹去買？她猶豫地把他用被包起，抱在懷裏，蓋上頭頂，正要出屋，婆婆推門進來了，手裏端着一隻盃子。

「把這盃湯灌給他一喝，就出汗了，」婆婆說。

盃湯是可以讓人出汗的，她知道。她接過那盃，又把孩子放下，她實際也在猶豫着，真怕山間的小徑上，奔波十多里，會更使他的痛苦加劇。但是灌他盃湯不是件容易的事，孩子太小，用一隻破碗裝些，小孩的哭，咽，嘔，吐，使她再也灌不下去了。那夜，沒有睡，小孩的燒熱不退，汗也沒出，但是顯得較為平靜些，雖然呼吸更加促迫，眼睛也不睜。她也只有不得已地認為這是一種好轉了。天明了，她先會決定抱他回家，而看他這樣，并且也因為早晨常會帶給人以新鮮的希望，她又猶豫了。他會慢慢地輕減吧？他躊躇着伏在炕邊詳細地觀

察那小孩，他不動，氣息微弱，忽然嘴角扭了兩下，嘴張開着，眼皮翻動了翻動。她害怕了，顫着手摸了摸他，依然是那樣地炙手。她又小聲地叫着搬動了搬動他，他的口涎滲出口角處流了出來，很黏。她驚懼地立起身來，兩手抱住他搖動，可是他再也不動一動了。真的嗎？這是可能的事？她心裏急劇地跳動着，把臉靠近他的鼻口處，沒有氣息了，胸口也不再跳動。她一下坐到炕沿上，心裏空虛得沒有了臟腑的一般。過了一刻，把他的小手從被裡拉出，握在手中，覺得漸漸地涼了下去。她放聲地哭起來了。

她很不願把他埋到地下去，這是她唯一的幸福之萌芽，雖然她這幸福都是虛無縹緲的。他是埋在了狗兒的脚下，不遠的地方。她心裏恨怨婆婆，討厭小姑，其實她知道，婆婆倒並非不覺得追悔，因為這是狗兒獨一的遺體，而她的癖性向不認錯，即使追悔，也絕不表示。這一天家裏過得異常地陰沉。彼此間的談話更少了。夜間，她縮在炕上，眼皮有些刺疼，她合不上眼，追悔，嘆氣，哭，懷疑勉強着自己開解，自己究竟是錯誤了，缺乏勇氣，並且過于信賴理想。爲甚麼在娘提議這親事的時候沒有表示過堅決地反對？爲甚麼每次回家的時候又不肯告訴他們實情？不然，她也許可以免得在這兒虛受這許多日子罪過了吧？真後悔！尤其這孩子，如果不顧一切，把他帶回娘家去扶養，他會死嗎？她想得很多，腦筋生疼，反側得筋骨都有些發酸了。忽然月光穿過她的破窗射到她的臉上。昨夜陰暗的夜，還有着那個小孩，並且記得生他的那夜也是陰暗的，而今夜，山月這般地明亮，孩子却在哪裡？她哭了起來。那片梯形田的上層，那堆碎砂的脚下，月光照着，麥苗在四周偃伏着。是的，是這樣！因爲埋他的情形她還記得很清楚；不過他是在那兒嗎？這都是真事？這不是一隻噩夢嗎？她忽然覺得一切都是疑問了。不過，她又想起了那個黑小子她的丈夫，想起了他的一切。唉！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她嫁了，嫁的那個比自己還年小的狗兒，她不能滿意他，可是爲要使自己滿意，會想竭力

地改造他，推進他，但是，失敗了。婆婆是一個不慈的人，沒看到兒媳也是一個人，原想用絕對的柔順來適應，而結果也只有失敗！於是狗兒自盡了，雖然在心理上，他只是一個名義的丈夫。現時那孩子，唯一的希望之曙光，又消滅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以後將要怎樣地生活下去呢？人在活着的時候必須有個寄情的所在，好像經驗在這樣告訴人們。以後將要把自己的感情寄在哪兒呢？在這個真將成爲一片鬼域的地方永久混下去嗎？不，不，決不再這樣無意識地鬼混了！應該尋求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即使爲了報復自己的過去，也應該尋些樂享了。要不回自己的家去？回了自己的家，會給家人惹不少的煩惱，尤其，即使沒有煩惱可惹，並且那兒雖有父母，姑父，親愛的人們，而是一樣的山裡，稍一處久，會同樣地煩膩吧？她覺得需要平靜，家裏倒是可以給她，她更覺得需要安慰，而她所需要的安慰并非父母所能給與的，狗兒其實也并未給過她，以後更將向誰去求呢？沒人，沒人，誰也不能給，她永遠將得不到安慰了，她的心也永遠得不到平靜了，她的情感永無寄托了，她的生活于是無意義了！這何必還活下去呢？她坐了起來，樹的影子在窗上搖曳，風從窗隙裡發哨吹進來。她忽然想起了靈燕住在她家時的那夜，她用包袱去搭的時候。于是她更想起了靈燕說過的話，想起了允中，仲明，當時的心情等等等等。因此，她越覺得這兒是絕對地不能留下去了；第一個決定的問題是得立刻走，第二個是到城裏去。對！就這樣辦！她強制着自己不再在遺個決心上費絲毫的思索，因爲她怕想到其中的難處。她不管應該怎樣走，應該怎樣進城，進了城應該怎樣過活，應該怎樣尋找他們，應該怎樣表明自己的意思，結果會是怎樣的。一切一切她都不想。她趕緊躺下，強合上眼睛，想用睡眠把這個圍困的主意包裹得堅實些。

次日，天明之後，婆婆聽不到她燒水的聲響了，呼喚也沒有應聲。小霞的屋門半開着，沒有人的影子了。

小霞換了上下的衣服，是她結婚時穿的那身，赭黃色的，一件絲質的長袍和一條粉紅的綢褲，她喜歡麗燕穿的那件旗袍，特別讓爹買來做成的，她再帶上幾件衣服和從娘家帶來的整五十元錢，在這兒連一文錢都沒花過的，沒有花消的地方與方法。她曾想給孩子買件新衣服，等他稍大些，而他又偏不能等久。那時天還在黎明的朦朧中，還不到公公起床的時候。她趕緊輕輕地開開了屋門，她提着包袱出來，天上的星在灼耀着，微風吹到臉上，帶些寒意。她悄悄地走過公公的窗前，裡面發出輕輕的咳嗽聲。她感嘆地點了點頭，淚要流下來了。她又輕輕地開了院門。外面的昏暗很使她憶起狗兒死去的那晚，山石樹木顯得異常地森然，但那是傍晚，這是黎明！她提心地挨到那片杉形田的頂上，那兩小堆碎土的地方，又自禁地坐在了兩堆的中間。她不敢放聲地哭，却忍不住傷痛地抽噎起來。狗兒如果不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們三個人，都不會有這般可憐的命運吧？她確信如果狗兒不這樣地，稍加活潑些，勇敢些，聰明些，自己定能得到一個丈夫所能給與的安慰與幸福，雖然他在哪方面都遠不及那個漂亮的醫生。她更確信自己準能給予他以更大的安慰與幸福。她是有感情的，她並且會表示，體貼，溫柔，軟款，熱烈，她都懂得，她也懂得怎樣使用它們，只是他再沒有給過她表示和使用的機會！並且，如果他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家庭間的相與不會有這般惡劣的現象。他是一個獨子，母親對於娶了妻的兒子定是因爲嫉妬着兒子的移情與妻，而惱怒他。狗兒雖然沒會袒護過自己，也沒有偏向過婆婆，他如果心性活動學，這種環境并非是過于難處的。總之，他真是太可憐了，并且自己也可憐，可憐到連半分希望都沒有的地步！狗兒不死，孩子一定也不致死，因爲自己的工作稍一鬆閑，便有多多的時間來調養他了。而且即使他患了疾病，不可以讓狗兒去買藥治嗎？唉，總都是命運！小霞向來是不信命運的，而在這個萬分無奈的時際，她都迷信了。她羨慕狗兒，因爲她是死了，却和自己的孩子！直到這時她方覺得這個原來是她的希望之萌芽而現在是她的理想之破滅的孩子有着他的股份了！睡在一起。他們在陰世裏不會親愛地過活嗎？但是狗兒會不會像一個父親似地愛護他，扶

養他呢？忽然旁邊不遠的一棵柿樹上飛起了一隻大鳥，警醒了她。天色已經明亮得多，星星只有些微光了。她趕緊立起身來，四下看了看，感嘆了一會，走吧！忙尋到了小徑走了。

她走了半天，心中陰沉地思想着，在狹隘的石徑上盤轉，上下，突然她發現了，這是要到甚麼地方去呢？這是到自己家去的道路。她早已決定不回家的，不，不能回家！不能讓他們知道了這樣完全的不幸，也不能讓他們止住自己這個不敢再想的迷茫的追求。她于是強尋到一段岔路般的地方，這兒好像有人走過，只是還鋪滿着荊棘。最好是小霞原爲山裏的人，方向的認識極爲確定。她決定先去那個鎮裡，然後再進城。李九中的家庭在那鎮裏，如果他正在家！她順着那條小徑走着，踏着碎石和隙縫裏新生的嫩草，刺人的荊棘在糾纏拖曳，她小心地避着，撥着，滑着，刺疼着沒有道路了，她便四下探視，辨明了方向，爬下危險的山石，拼着衣服和皮肉。她這樣危險地跌跌着，攀爬着，傷感着命運之苦，悔恨着一切，但她終于又插進了一條正路。她欣快地站在那兒辨視一下，不是從她家去鎮裡的路徑；她是從兩路之間直穿了過來，雖然經了許多危險，困難和痛苦，却近了不少，并且避過了家。所以，她一方感到了愉快，一方又不禁流下淚來。她想像着家，想像着家裡的每一個人，也許永遠見不到他們了吧？自己走了的這個消息若被他們聽到，至少會使他們心碎吧！她遙遙地面向着那兒歎禱。希望幾盤之上只從峯頭間露出花片黃綠的地方的人們原恕了她。她仔細地摘除了滿腿的荊棘，褲腳有幾處撕成了小口。鞋幫也破損了幾處。他深深地嘆了口氣，又接着走下去了。她放心了路途，她依稀記得從前年小時同着父親去那鎮裡趕集的情形。那時，她騎在驢背上，驢項下的鋼鈴響着，看着瀾坡上石縫中驚出的野兔跑跳着逃開，叢簇中的大鳥突然飛起，叫着，秋天，天還不冷的時候，爹常常捕捉些善叫的蝸蝓，給她帶回家去。這些情景還宛然在目前，而已經好多年前了，並且，今後怎還有那樣的境遇呢？

她走着，思想着，心裡起伏着各種的感覺，漸漸疲乏了。太陽早已昇得很高，但是前邊蜿蜒凹凸的山徑還很長很長，她覺得煩惱起來了。二十幾里怎的這般遼遠？她又想起了麗燕，麗燕會經走來走去，一位城市的小姐，而自已，整天操做，倒會感到疲乏！不過，兩年前，

差不多是兩年前，那是三月，還是二月，和他們同在山裡遊玩的時候，上山下山有時並不比這路近，再也沒覺過乏，原來心裏的哀樂悲歡會給身體以異樣的影響，尤其這幾日來，因為孩子的病，晚間不能安睡總覺得酸軟無力，她休息了一刻，坐在一方大石上，嫩草在發着香氣，太陽映出了輝輝的美景，已沒有了昨夜的風，暖意令人感覺特別舒適，使她又想起了從前的舒適日子，現在，雖然背後是自己的家，和婆家，而哪兒又是能使他安居的呢？前面是鎮市，是城，誰知道：！她不敢想，她不敢懷疑自己的決意，她這樣地在山路上休息了幾次，漸漸漸漸出了山圍，前面已是近平原的道路了，她記得前面不很遠便要到了那個鎮市，她的心興奮起來了，一時地忘掉疲乏，加快地走了下去，再彎曲着走了一程，道路變得深了，而且有着岔道，這兒顯然常常有車馬走過的，他勉強地快走，懸心地意識着將要遇到路人，而且那個鎮市也在模糊地看到了，前面有人趕着車來了，漸漸走近，是一隻大的棺木，幾個穿着白布衣帽的人跨在車轆上，其中一人還持着紙幡。小霞的心中一動，埋人的！怎麼偏遇到這事呢？偏又是第一件遇到的事！她平日不好迷信，不知近日怎麼偏得這般了，車上的人都對她驚異地看着，她不安地躲在一旁讓過車去，聽人在小聲地議論着，漸漸地遠了拐道裏去了。

原看着前面的鎮市已不很遠，但她走了好一刻才到了那兒，天已早過了響午，人都拖着長長的影子了，她飢餓，惶惑，畏怕，羞澀，然却強制着自己仗起來勇氣，鎮市的人好很多，她覺得每個人都穿着刺地注視她，是自己這身衣服的原因嗎？她羞赧起來並且終於不知該怎樣好，記得麗燕給她的畫報中有着這兒這樣的地方，條條的街，街上有不少賣物的小店，小霞認識字，但是這兒的店鋪並又不都廣告着售賣甚麼，並且，除了年小時來這兒的印象竟已太淡了外，這兒也似乎確有了不少的變化，水地東岸的那所高大的洋房，從前絕不記得這種的式樣，不過總能斷定的是這兒一定有賣飯的地方，她各家尋找轉了半天，找不到，只好問人了，她問一個老婦人，那老婦端詳了好一會，才告訴她拐過北邊的一條大街，路東一家掛着籠籠的舖子賣飯，她謝那老婦，尋那兒兒去，她被領到一間小屋去，坐在一張白木方桌旁，吃了兩盞湯麵，她感到些貼實了，雖然這兒並非是她理想中的歸宿，她想找個人談談覺得似乎有許多年沒見過人面，沒和人談過話了，她的羞澀，不安和畏怕已消滅了不少，便鼓氣地招呼外面板樓上

坐着一個半老的婦人，穿着靛藍的白布圍裙，她以為一定是這飯舖的女眷，那婦人走進來，小霞請她坐下，但是說甚麼呢？她們對看了片刻，還是那個婦人先問她了：

「你是從哪兒來？」

「從：從山裏。」

「到哪兒去？就來這兒嗎？」

「喂……我問，這兒的一個醫生，洋醫生，治病的，李，李尤中在家嗎？」

「醫生，李甚麼？你說的是那個在北京上過學治病發財的人嗎？」

「是，是。」

「不，他沒在家，去年蓋好了那所洋房子後，他還沒回來呢，聽說他在城裏自己開了一個甚麼醫院，也是治病。」

「喂，沒在家，他家就是西邊水池旁邊那房吧？」

「是的，除了他家誰還蓋得起這末一所洋房呢？」

小霞沉吟了一會。

「你是來找他嗎？」那婦人又問。

「不是，」小霞無心地答，但隨即又改口道：「是，是，是來找他，家裏有病人要請他去治，誰想他又不在家，我只好進城去了。」

「你！……」這是個她始終沒想到的問題，沒上過路，同時她慌促得連被襪沒帶到帶，晚上將要在哪兒過呢？沒有親戚，沒有朋友又不知道甚麼地方留女人住宿，然而這倒不是一個難題，那婦人問清了地沒有宿地後便留她住在這兒，她放下了心。

晚上，店已關好了板搭，那婦人送來一盞油燈，小霞又留她說些閑話她探問着市鎮和城裏的各種情形，也粗略地告訴那婦人山裏的生活，小霞特別留心着談，雖不使那婦人有半分的懷疑，却從她話裡得

到了不少的知識。這知識和麗燕告訴過她的不同，那婦人很好閑談，她盡量地述說着她所知道和聽到的事物，小霞聽着，仰靠土炕上，有

一聲沒有一聲地答應着，漸漸地瞌睡了，直到次日，天已亮了，才發

現身上蓋着一條布棉被，好像那個婦人也睡在這兒，但早已起身

出去了，她起來，洗臉，吃過早飯，算過了店錢，便按着那婦人指給的道路，起身進城去了。



報 告 文 學

群 像

宇 文 古 易

時間：現代
地點：都市

有一個人是這樣活着的
她隔絕了她所認識的人

現在是晚上十點半，電燈光照耀如白晝，雖然是無月的黑夜，却像過去的每一個白天。

我們之中有許多人吃得飽飽地便跑到一個很大的飯店里，所謂飯店，並非是專為若干人跑到那里去吃飯而設立的。正像我們吃飯包括吃饅頭，吃餃子，吃種種麵條一樣，所以這個所在，尚可以唱劇舊，演新劇，映電影，開座談會，慶祝會，隨時還可以跳舞，故到這里來的，大抵都是吃飯，皆是吃飽了飯而到這里來交際來的，致於交際，則是穿得整齊，自己都很滿意自己的裝飾，而後讓着點頭，握手談話，而與每一個人交換一點精神上的，或者是物質上的需求。

此時我們到這里來，可以隨便坐在沙發上，電燈很亮，如果你的神

經脆弱，你一定感到是白天，或者感到像作夢一樣，之後由一個穿着很整齊的白衣服的人，即所謂「博役」的，向你很恭敬的鞠躬，你便可以向他要一杯咖啡。很快，一分鐘就為你端過來了，於是你即與這個飯店發生經濟關係了，這時你可以隨便向那一個談話。開首自然可以用氣候與最近市間所發生的一點什麼事情作話題，過後也不妨問一問最近的情形怎樣，所謂情形當然很容易明白。

一會，還有舞蹈，或者什麼會，你可以隨意參加，一直到你感到疲倦後，你就可以給飯店一點錢。想要住在這裡，自然很方便，不過你最好回家，因為你若住在這裡，一定睡不好的，至少有一些奇遇是在等着你。

現在我們說一個女人。

過去，她會到這裡來打發她之每一個日子，那時，有很有男性追求她，許多女性羨慕她。她便一直活在她的高貴感里。

至於她的家族，當然她的父親是一位退職的顯官，但是仍有許多朋友是當今的要人，所以身份是由於他的朋友們為他固定的，母親以

往也是所謂名門的閨秀，直到現在亦是出入於交際場所之閨秀的母親，兩個老一點的人之膝下却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所謂這個女兒，每天除了到大學裡去坐一些時間之外，隨即去到外面，爲男女朋友逢迎到某一個地方去玩，一方面是爲尋快樂，一方面則是由此打發一點剩餘的時間，後來這個女人愛上了一個年輕的人却不了解那個年輕的人，以後自然是爲那個年輕人欺騙了。

但人類只有離開了欺騙，才能發現是被欺騙。

過了一些時日，那個做父親的人離開了人世。

隨着那個老人的死亡，那個老人的一些朋友也因失去了爲別人固定身份的義務，而漸漸地相與疏遠了，這自然是一種苦難，自此那被剩餘在人世上的母女倆，也漸漸的沉默起來了。

此時那個年輕的女人方發現是被欺騙。

這時已經換了時代，由四年前搬到現在，現在是一九四二年，我們知道在那個轉變之中，一切都變了。

「唉……變了。」

「全變了。」

是的。改變是全面的，當然這個引起來一般的嘆息。

便在這個轉變下，有的以前坐汽車，那只好是過去的事情了，但現在他們之中，却有些個人——不但不能坐汽車，其致是將汽車賣了，而連洋車都乘不起，所以只好去坐公共汽車或是坐電車。

如果我們把眼光再轉向另一方面，則可以知道一般人是怎樣生活的。但這裏並不要說得太多，所以我們借這個機會看一看那個欺騙人的男人，他大概是兩個字的名字，我們叫他高真。

高真先生現在是爬得很高的了，但並不是爬的，而是某一個機會使他這樣起來的，以前……幾年前，他大概是一個照像館的什麼夥計但當時他的名片上却寫的是某某寫真館的技師與一個什麼會的寫真部囑託，當然要穿洋服的，而且要很整齊，說話要很漂亮，至少不要

使別人十分了解，然而他還會一點外國語，現在他這樣抖起來了，不過所以成功……與其說是抖起來了……則是由於他會的那一點點外國語。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外國語對於我們的生活是如何的重要。

（這是夏天的一日，天氣似乎不太涼爽。）

我們看一看……

在柏油路上飛駛着三輛很快的三輪車，這是最近一些人爲了提高車夫的身份，一方面爲了好奇，而發行的一種車。

（這種車很合乎於現在這個時代。）

車子上面坐的是一個男人，在後面，在前面的車子上，則坐着的兩個女人，女人我們不認識，但是很漂亮這種漂亮是一種自然與人工的合流，前面的男人，正是那位高真先生。

高先生這時穿着派立絲的洋服，頭髮剃得很光，並戴着金絲眼鏡，看樣子，好像比以前的高先生要年輕一點，而且漂亮的多了，差不多每個走在馬路上的女人都會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再看看高先生的名刺，則更可以知道的多一點，高先生現在是什麼會長，這種會當然是迎合時代的。另外，那兩位我們已經見過的女人，則正是這個什麼會裡的秘書與打字員。

經過一陣急馳，那三部車子停在一個很出色的建築物傍邊，這便是那個大飯店，談到那個大飯店，是一點也沒有改變的。仍然在每天吞進去很多人，而後再吐出很多人。

這時近黃昏。但仍悶熱得很，只偶而有一點熱風撲來無盡憂鬱的氣息。

她們……高真與那兩個女人。

她們開始吃了一點點心，然後隨便談着。

一會，又有幾個人來，於是他們坐在一起。原來他們是開什麼談會的。繼之博役送上很多點心，他們便都咕噪不休的說起話來了。

二個很胖的，且是蓄着一點鬍鬚的先生說道。

「高先生！你說他怎麼樣？」

自語音可以斷定他是山東人。

語畢用手按着肚子。吁吁地呼着氣息。

猛然又不知何故，哈哈地狂笑起來了。

高真望望他。覺得看那個胖子，似乎很費力。大概正待要說話，

這時嘴已經在動了。

一位瘦小個子，臉色蒼白的人；顫抖的叫道：

「對啦，高先生，你說他怎麼樣？」

過後又轉向方才說過話的那個胖子。

「二爺！怎麼樣，是打算……？」

後：被叫做二爺的胖子，聞言精神立即爲之一振，狂吸了一口烟，而

「我是打算弄他一點麵，或者是米。」

語畢一陣狂嗽。而其餘的人，也都像是受了傳染一樣，皆是咳個

不止。

這時博役好像是因爲發生了什麼事故，走過來觀望一下；但是又

不好立刻就走開去。便爲每個人倒滿一杯櫻桃水。而後垂手靜立在一

傍，默默地看着每一個人的眼睛。

高真這時很嚴肅。

「有房子嗎？放在你們公司里是不行的。」

胖子又笑了。

「已經弄了幾間民房。」

說罷大笑！並且連連拱手。

「總之高先生多幫忙，啊，哈哈……。」

高真先生把一臉的嚴肅取消了。也加入了笑。他們便又談到別的事情。

當然是談坤伶，談舞女……。

笑聲仍然是哄然振耳的。我們再看着其餘在這里的人物。他們姿

態都很肥，不但臉上團團然，即身上亦與一囊油相似。說話的聲音不

是洪大，而是有一口痰堵在喉頭所發出的聲音。

有的穿着調質的西服，有的穿着很瀟灑的長衫。正是所謂英挺，

英俊，飄飄然地失態。手中搖着很精緻的摺扇或者團扇。上面皆有名

人的書字與圖畫。

音樂一陣一陣，輕輕地襲來，金錢裝餘成了豪華。在燈光底下，

電扇吹來了涼風。

冷風，呼呼……。

這里不是夏天啊！

現在，座在高真先生旁邊的×長，咳嗽了一下。

「××秋昨天給了我一個帖子。想讓我幫幫忙。我想她那天上台

的時候，我們全去。諸位多幫忙。」

抱一抱拳。

然後，忽然想到了慈善。

「以後我們可以想辦法找幾個唱戲的來，來它一齣義務戲。要是

說好了，我們明天就請客。」

說罷，用藏在眼鏡底下的一雙近視眼循視每一台人。當然每一個

人都點頭了。原來今日請客的却是他自己。

於是他們便開始討論一些可以消遣一點時間的事，以及辦慈善可

以剩一些錢的事情。

此時又有一件事情發生了。博役自外面携進兩張名片來，喝道：

「高先生，……。」

高真先生接過名片來看，便脫口說出一聲請字。

來了。這是一個頗長的年輕人與一位已經留下了鬍鬚的中年人。

行到近前，那個頗長個子的年輕人與高真先生揮手，並向每一個

「點頭。然後介紹道：

「這是我私人的秘書，城里作詩最有名的××老。」

用兩支手向兩邊擺。

寒暄已過，即相與落座。

隨之開始講話——

「今天×長請客，大概是想留一點米，還要一點市布。」

高真先生很鄭重的說。

「願長的年輕人站起來又坐下。」

「是是。」

一傍，那個所謂私人的秘書，啊喇地大笑。

「自己人，一切都好辦。」

年輕而願長的人，臉微微地有一些發紅。

「自己人，您太見外。」

此時：我們再仔細的看看×長。即是方才想起辦慈善事業，而請

客的人。他是坐在高真傍邊的。

這位×長是很瘦而矮小的，臉色有些灰白。現在高真先生向他推

荐那位願長而年輕的人。

「……年輕有爲……做事可靠，總之，都是自己人。」

×長也點頭，抱拳，連說多幫忙不止。

我們就此打住吧。他們的事情已經解決了。之後他們大概是到一

個女人最多的地方去。那里當然是很適宜於他們的。那里只有歡笑，

情話，肉香以及色慾。那並不是罪惡。那是一種使他們忘掉一切的麻

醉。他們甚至可以忘記了明天。

而且這種事情也似乎很平常。這正是許多人所要開什麼座談會，

或者什麼會的最終目的。然而事後則是更簡單了。當然不外是米麵要

漲一些價錢。以致有一些在某一階層的人之生活開始動搖了。現在正

是所謂用一個人的豪富去抵銷無數人之生活的安寧。

而他們當然還要談什麼增產與節約的問題。這是若干人都在談的。可是他們現在還談嗎？我們可以想像到，他們是在幹什麼了。然而這事實的變而性，正是趨於衰亡的開始。

我們把眼睛轉向另一面吧。現在我們看看那個與高真先生曾經相識的女人。

她的名字，我們已經失掉了許多機會都未曾提起。但是這時不妨叫她做范芳。

（兩年前。）

兩年前：是一九四〇年。但也是改變了的。

中午十一點多，太陽照在玻璃窗上，而後撒一片零亂的影子，在

窗內睡着的人之臉上。

這是范芳女士。

昨晚在那個大飯店里，她與一個年輕人，她的最近相與熟習的人

。是一個能够寫詩，而且是現在批評界權威的人。他叫做雷磊。

他們吃晚餐，而後跳舞。最後到屋頂花園談話。他們甜蜜的吻着

。雷磊爲范芳女士的美麗而陷入了一種昏迷的狀態。他叫道：

「啊，啊，……。」

他說在這種狀態下，他可以寫很好的批評。

這天晚上，自飯店回來後，范芳便疲倦的睡倒了。

現在睜開眼睛。

迎入眼睛的是閃閃地陽光。身上微微地有點汗。但却時時吹來呼

呼地涼風。便坐起來。

「噢，誰又把電扇開開了！」

她驚地大叫。繼之她又詛咒地：

「該死的！」

順手拾起放在枕邊的一本書報。一連翻了幾頁都是女人的半裸體

的照片，……大概是正待要擲在一邊，或者說一臂討厭。

就在這個剎那間，自外面跑進一個婦人來，穿得很整齊，但是這

裡的老媽子。

「惡運不起來！都要吃飯了。」

老媽子的手裡，正執着一把摺桌子用的鐵子。

范芳有一些洩怒了。

「誰又把電扇給擰開了？」

當然下面便是霍地坐起。

繼之是下了地，老媽子趕緊過去將睡衣爲她披上。而范芳又驕地笑了。

原來是一夜的熟睡在臉上標出了一片緋紅，對鏡一照，遂發現了自己的美。不覺笑出了聲。這時她已經放肆了一個時期。

吃過了早飯，便有電話來於是去打牌，看電影，聽戲。但是總在外面。放肆在家庭是不太應便的。

這日子里，人是瘋狂的了。

一年過去了。又過了半年。

范芳的母親，那個老太太死了。

死的原因似乎很平常，早晨吃飯後，出去打牌，後來好像因爲輸錢很多。便生了氣，加之有人在說閑話。說她女兒范芳在外面的放肆。

於是回到家里，就這樣死掉了。

死的很安靜。

喪事辦得似乎不熱鬧。很像靈前之一盞菜油燈。

但范芳女士似乎很傷心，這是當然的事情。不過傷心並不是由於范老太太的死亡，而是感到人事方面的壓迫。事情是這樣的——

在范老太太故去後，感到自己是有一些變了。她不太愛離開家了。鎖日，她倒在床上。她變得多思了。這時，她常想到過去，想到她的父親，以及最近故去的母親。只有在苦痛中消憶起過去盛日最使人難過的。

於是她又一度的瘋狂。

（人的靈魂多麼薄弱啊！）

現在白天她是不出去的，有時她躺在床上流淚，有時她睡得很昏沉沉地。但到黑夜，無盡的暗色，好像給與了她一種龐大的刺激，她便盡力的裝飾她自己。臉上盡力的抹上白粉。而後高跟鞋登地響起來了。她又去到那個大飯店，或者另外的大飯店。她狂瘋狂的放肆。

白天她又昏睡。

一個月……兩個月。

由於生理的變化，她衰弱的而無力去放肆了。我們知道人類尚未成熟，有很多地方，不但抵不住外力，即自己的力量，也可以使自己衰弱。她更改變了。

她想改變她自己的生活。她每在固定的時間吃飯，排泄與安眠。但是她却不願離開她的家了。她鎖上門在家里。即是來看她的人，她亦謝絕了。

她開始利用文字了。

她寫了很多。很像日記，但是她保持得很秘密。

這樣，她生活得不到一年。她死亡了。死的原因無人知道。所以報紙上尚有服毒，厭世等等的謠傳。現在她所剩餘的一切，皆由她的本族人保管了。所以她生前所秘密寫出的東西也被別人看到而不足成爲秘密了。我們隨便翻閱她所寫的東西。字體是很秀麗的。但其中總不斷的說這句話——

「在人世上不知何人可親，也不知何人可憎。但我願意隔絕我所認識的人。」

這很像詩呢。

現在范芳女士是被別人給埋掉了。正是所謂黃土一堆任人憑掉了。而我們却是忙的，無暇去追悼人，但也並不是在等候着被別人憑掉。不過我們之間却有很多人仍在到那個大飯店去交際。每天有許多人去。又有許多人自那里回來。然而世間最不服服的却只有真實。因爲那只是草一形體的表現。

白里松先生的旅行

(三)

法國拉彼涉著
聞青譯

(第四幕)

一座花園——有長橙，椅子，簡單的桌子，右面是一坐實設的亭子。

第一場

人物——達尼愛勒，隨後白里松上。

達 (總理面左邊進) 十點鐘！約會是在正午。(他走近亭子打着手示。)(嘿！嘿！)

白 (頭從亭子的門裏伸出) 啊！你呀……不要作變……過一分鐘我就來。(進去)

達 (獨自) 這位可憐的白里松先生！這一夜他够難受的……幸虧決鬥不能發生。

白 (穿着大衣走出，) 看們……我等看你哪……你覺得怎麼樣？

白 鎮靜的跟同象一樣！

達 我的劍放在車裡了。

白 (半敞開大衣) 我，我有一對在這。

達 一對！

白 一把要斷了……我預防發生困難。

達 (自語) 真堅決像一條獅子……(高聲) 車在門口……你願意……再等一會！現在幾點鐘？

達 十點鐘。

白 我不願意正午以前到……也不願以後到。(自語) 這全都沒用。你有理……祇要准時到就成了。(自語) 這全都沒用。

白 早到……是虛張聲勢……晚了，是猶疑不決；並且我還要等馬若漢，昨天晚了我給他寫了一封急信。

達 啊！他來了。

第二場

人物——同前，馬若漢上。

馬 我收到了你的信了，我告了一天假……作甚麼事？

白 馬若漢……過兩點鐘我要去決鬥！

馬 你？算啦罷！使甚麼？

白 (敞開大衣露出寶劍) 使這個。

馬 我打算請你作我的助手，(達尼愛勒向前)

白 打算請我？朋友饒了我吧！我不可能！

馬 爲甚麼？

白 我還得回我的公事房……不然我非被人家開除不可。

馬 既然你已經請了一天假。

白 並不是爲了作見證啊……要証人是爲打官司罷？

白 馬若松先生，我覺得我對你出過的力量很算不少。你能拒絕參加我這種近乎生命的重要的事情！

馬 (自語) 他怨恨我借他那六百佛郎！

白 可是如果你怕連累你……假如你害怕……

馬 我並非害怕……(愁) 我已經失去自由……他拿情感來牽制制我。(切齒) 啊！恨！

達 又一個！

馬 可是我跟你要求一件事……我必須在兩點鐘之內回來……領我的

利錢……我立刻就還清你，那麼……咱們就不再發生關係了！

達 我覺得已經是該走的時候了。(對白里松) 你想向你太太和你女兒說一聲嗎……

白 不！我願意免了這一套……不然又該哭啦，噉噉……揪着我的衣裳不讓我走……咱們走吧。(聽見後台有人唱) 是我姑娘！

第三場

人物——同前，昂里愛特，隨後白里松太太上。

昂 (唱着歌進來，手裏提一把噴壺) 特拉，拉，拉！特拉，拉，拉！(說) 嗚！您在這，我的爸爸……

白 是呵……你看……我們要走了……同着這兩位先生……應當去的……(感動的抱住昂里愛特) 再見了！

昂 (平靜) 再見，爸爸。(自說) 沒有甚麼可怕的，我已經報告警察局局長……並且我，我也通知了阿爾蒙了。(澆花)

白 (擦着眼睛，以爲她的女兒在旁邊) 走吧，哭啦！……這樣你不能再看見我……想想(停擦) 嗚！她澆花呢！

馬 (自語) 這真氣死我！可是這又是真事！

白太太 (手裡拿著花進來，對白) 可以拆幾朵大麗花嗎？
白 我的女人也！

白太太 我摘一把花裝花瓶。

白 摘吧！……在這種時候，我還能拒絕你甚麼……我就要走了，加洛里勒。

白太太 (鎮靜的) 啊！你上那兒？

白 是！我上那兒！同着這兩位朋友。
白太太 去吧！可是想着早點回來吃飯。

白和馬若漢 嗯？

白 好鎮靜……是不是我女人不愛我了？

馬 (自語) 白里松一家子都沒有心！真是不錯！

達 是時候了……如果你想中午去赴約……

白 (迅速的) 一定！

白太太 (迅速的) 一定！你別在耗時候了。
昂 爸爸，你快去吧！

白 好……

馬 她們倆他快去！多麼圓滿的家庭！

白 走啦，加洛里勒，孩子！再見！ (下)

第四場

人物——同前，阿爾蒙上。

阿 (從劇台裡上) 白里松先生，你等等，決鬥不能實現了。衆人 爲甚麼？

昂 (自語) 阿爾蒙先生！我非常信任他！

白太太 (對阿爾蒙) 解釋我們聽……
阿 這很簡單……我把馬迪葉隊長關到克里西監獄了。衆人 關在克里西監獄？

達 (自語) 我的這位情敵，他太能幹了！

阿 是這件事情我同隊長我們商議好有一個月了……我聽說沒有找着

好機會讓他合意……（對白里松）並且是爲你除去他！

白太太（對阿）啊！先生，該多麼感謝你啊！……

昂（低聲的）你是我們救命的恩人！

白（自語），我實在不滿意……因我已經穩穩當當的佈置好我的事情

情差一刻鐘正午就有人來給我們解圍！

白太太（去對他丈夫）你還不謝謝？

白 謝誰？

白太太 謝阿爾蒙啊。

白 啊！是。（對阿爾蒙，冷枯的）先生，我謝謝你。

馬（自語）這真把警死了。（高聲）我去取利錢了。（對達尼愛勒）

你覺得金庫已經開了嗎？

達 一定開了，我有車，我領你去。白里松先生，我還回來，我要求

您的事，請您給我一個回信。

白太太（低聲對阿爾蒙）你等一等，白里松已經答應今天表示明白

，機會非常好，你去請求吧。

阿 您以爲……這就……

昂（低聲）阿爾蒙先生，勇敢點！

阿 你？哦！我多幸福啊！

馬 再見，白里松。

達（行禮）太太……小姐……（昂里愛特同白太太從右邊出去，馬

若漢同達尼愛勒從左下。）

第五場

人物——白里松，阿爾蒙，隨後若昂同隊長上。

白（自語）我不滿意……實在不滿意！我給我的朋友們寫了大半夜

的信，說我要決鬥……人多笑話我。

阿（自語）時候配置的非常好……試試看。（高聲）白里松先生。

白（不高興的）先生？

阿 我非常高興，能够給您解決這件不適宜的事情……

白（自語）總是這份老爺派頭！（高聲）至于我，先生，我挺後悔

您攔阻我給我這位書法先生一個教訓！

阿 怎麼！你不明白你的敵手……

白 知道哇，他不就是前亞爾四利兵的第二隊的隊長嗎……哦，我很

尊敬隊人，可是我是懂得顧臉面的人。（很驕傲的走過他的便前

。）

若昂（上，報告）馬迪葉隊長。

白 嗯？

阿 他？

白 你告訴我在監獄裏哪！

隊長（上）我是進監獄啦，可是我又出來了。（見阿爾蒙）啊！阿

爾蒙先生，我來還你該你的那張過期的匯票，還有其他費用……

阿 很好，隊長……我想你不會怨恨我……既然你自己很願意進克里

西監獄。

隊長 是，我喜歡克里西……可是我沒有很多這樣的日子來決鬥。（

對白里松）先生，我等你我真是倒楣……現在我聽您的吩咐。

若昂（自語）哦……這位可憐的紳士！

白 先生我想您一定知道我對於剛才要發生的事十分外行？

阿 實在是在！因爲剛才先生還向我表示悔意，沒有能同您當面認清。

隊長（對白里松）先生，我從沒有懷疑你是位不忠實的敵手。

白（高聲的）先生我非常高興您這份意思。

若昂（自語）這位先生，倒很不在乎。

隊長 那麼我的証人在門口呢……我們就走吧。

白 就走！

隊長（取出錢來看）恰好正午，

白 (自語) 已經……正午。

隊長 我們兩點鐘就可以從那裡。

白 (自語) 兩點鐘！他們就要去。

阿 你怎麼樣？

白 先生……我……我……總想有很多貴族也認錯。

隊長同若昂 (驚異的) 甚麼？

阿 他說甚麼？

白 若昂……出去！

阿 我也退出去……

白 嘯！對不住！我希望一切都在証人面前講清楚。

阿 可是……

隊長 我請職等一等。

白 隊長……職是非常忠勇的一位軍人……我也很是尊敬軍人！我承認我對職實在錯了……並且我請職相信……(自語) 啊，多難

堪……當着底下人的面兒(高聲)我請職相信並非我有意……(

作手示要若昂出去，若昂裝作不懂的樣子)(白自語) 這沒大關

關係，今晚上我就把他開走。(高聲) 我的思想裡也決沒想到侮

辱一位我既尊敬，而又佩服的人！

若昂 (自語) 老爺，服輸了！

隊長 那麼先生，這是道歉！

阿 (激烈的) 噫！只是後悔而已！……

白 你別急！你別急！讓我跟隊長說。

隊長 這到底是道歉還是後悔？

白 (猶疑的) 噫……一半後悔……一半道歉……

隊長 先生，不是你在家裏唐爾爾的留言本上寫：「隊長是一個……」

白 (急忙的) 我收回那句話！我收回！

隊長 你收回……在這……可是在那！好好的在那頁上，打開本子每

個旅客都能看見。

白 啊！爲這個！我可以再回去，自己給修了去。

隊長 我不敢這樣請求您，既然你樂意爲我……

白 我……

隊長 我接受了。

白 你答應了……

隊長 啊！我並不請你今天就回去……可是明天得去。

白里松和阿爾蒙 怎麼？

隊長 怎麼？作頭越通車，承您厚意，親自去塗掉您那兩句臉口而卑

的好言語……是這件事逼迫我的。

白 是……就這樣我就應當回瑞士？

隊長 起身蒙勇衛爾是在薩屋阿……如今是在法國！

白 法國，民族之后！

若昂 這沒有多遠！

隊長 (諷刺的口吻) 我是不能不尊重您的和平的意思。

白 我不願流血！

隊長 (笑) 我表示十分滿意。(對阿爾蒙) 得厚斯先生，我還有幾

張匯票在外流通，假如能有一張給別人轉到你手，我還要請您幫

忙！(行禮) 諸位先生，我真高興同諸位致禮！

白 (行禮) 隊長…… (隊長下)

若昂 (對白里松，愁的) 啊！先生……你的事兒啦。

白 (大怒) 你，我就給你算賬！去收拾鋪蓋捲，混蛋！

若昂 (發呆的) 啊這！我作甚麼！ (從右下)

第七場

人物——阿爾蒙、白里松。

白 (自語) 沒有可說的啦……我已經道歉！我，人還可以到博物館

的圖畫上去看我！……可是誰的錯呢？那是阿爾蒙！

阿（在後面，自語）這位可憐人！我不知道是怎麼樣跟他說。

白啊！爲甚麼他還不走？他對我要幫甚麼忙嗎？……他幫的忙，

真漂亮！

阿白里松先生！

白先生？

阿昨天，離開你，我就去找我的朋友……稅關的職員……我已經跟

他談過你的事情。

白（冷淡的）你很好。

阿已經調解好！……人家不再繼續訴訟。

白啊！

阿不過，你須要給稅關員寫幾句後悔的話。

白（大怒）又是這個！道歉！還要道歉！……這到底跟你有甚麼關

係？

阿可是……

白是不是你成爲習慣啦，時時刻刻總要加到我的生命裡頭？

阿怎麼？

白是啊，甚麼事你都管！是誰請你攔阻隊長？如果沒有你，正午我

們就全都到那裡了！

阿就是兩點鐘到誰也沒攔攔你呀。

白這事情可不一樣。

阿爲甚麼爲甚麼？

白你問我爲甚麼？因爲……不，你不能知道爲甚麼！（羞怒的）幫

的忙已經够了，先生，幫的忙已經够了！從今以後，如果我掉到

窟窿裏，你就讓我掉下去！我寧願給領路的一百佛郎……因爲這

也就值一百佛郎……沒有甚麼可值得驕傲的！並且請你別改變我

決鬥的時候，請你別讓我進監獄好了，我有這錢。

阿但是，白里松先生……

白我頂不高興自己誇大的人……這只是一時疏忽！你簡直有意欺服

我！……

阿你答應……

白不，先生！人並沒有制服我，我！幫忙已經够了，你出的力够了！

！（從亭子出去）

第七場

人物：阿爾蒙，隨後昂里愛特。

阿（獨自）我甚麼也不明白……我簡直有點手足失措了？

昂（從右土）啊！阿爾蒙先生！

阿昂里愛特小姐！

昂你同爸爸談過了嗎？

阿談過了，小姐。

昂怎樣？

阿我剛才知道他非常的仇恨我。

昂你說的那是甚麼？這不能夠。

阿他一直怨恨到我在蒙唐衛爾救了他……他要給我一百佛郎的報

酬。

昂一百佛郎！

阿這是他說的價兒！

昂好可怕！……真是忘恩負義！……

阿我覺我這次出頭得罪了他，傷了他……小姐，我只有跟你再見

了。

昂（焦急的）不，不都不是！你等等！

阿那有甚麼好處？達尼愛勒可以得到你了。

昂達尼愛勒？……我不願意！

阿 (欣喜的) 啊!

昂 (繼續) 我母親也不願意! 她跟我爸爸的思想不同, 她; 她愛你

……剛才她還跟我說: 「阿爾蒙先生是一個頂誠實的人……有好心的人, 是我世界上頂可愛的人, 我把妳給他……」

阿 她的最可愛的……就是妳!

昂 (天真的) 我相信。

阿 啊! 小姐我真感謝妳!

昂 更應當感謝媽媽。

阿 小姐, 妳, 我希望妳; 妳也很感謝我嗎?

昂 (爲難的) 我? 先生。

阿 噯! 說罷, 我請求妳……

昂 (眼睛低視着) 先生, 一個受過教育的小姐, 她永遠同母親的思想相同的。(逃走)

第八場

人物: 阿爾蒙, 隨後達尼愛勒上。

阿 她愛我! 她自己對我說的!……啊! 我太幸福了!……啊!……

達 (上) 好哇, 阿爾蒙。

阿 你呀……(自語) 可憐的孩子!

達 又到離暫理的時候了……白里松先生正在琢磨; 十分鐘之內, 咱們就知道他他的回話了, 我的可憐的朋友。

阿 甚麼?

達 在我們這場戰鬥裡, 你作的錯了又錯……

阿 (驚訝的) 我?

達 噯, 阿爾蒙, 我非常愛你……我願意供獻你一點意見你將來用……

……別一次用! 你犯一種要命的錯誤!

阿 甚麼錯誤?

達 你喜歡給人幫忙……就是最壞觀念!

阿 (笑) 啊! 你舉個例!

達 你要相信我……在這個很開化的世界裡, 我比你強的多! 在幫忙一個人以前, 你要先斷定這個人是個笨貨不是。

阿 爲甚麼?

達 因爲一壞笨貨他沒能力負擔所謂感恩這種義務, 到很長時間, 只有思想, 有理智的人才能懂得這些事。

阿 (笑) 那麼, 你就把你這種瞎聊解釋解釋!

達 好, 你要想一個例子: 拿白里松先生比方……

白 (從亭子的門處伸出頭來) 說我的名字!

達 你答應我不把他放到上等人的階級裏。

(白里松不見。)

達 告訴你, 白里松已經對你漸漸有點怨恨。

阿 我有些害怕。

達 雖然你救了他的性命, 你覺得這件事情或許能喚起他的誠意? 其實不然! 他只記得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 他決不再騎馬; 第二件是: 他帶馬刺帶錯了, 雖然他太太也那樣說; 第三件就是: 他在大眾面前令人恥笑的丟臉。

阿 是, 但是……

達 對他作事應當像玩煙火戲一樣, 而你對他所表現的, 如同二加二等於四般的真實, 你總不讓他顯出也對有點勇氣, 你攔阻下其實已經不能發生的決鬥……

阿 怎麼?

達 我作事很有尺寸……我也給他盡過幾回刀……

阿 啊! 你看得很清楚!

達 是, 可是我, 我會藏起來……我會假裝着! 當我知道我的同伴卑鄙的地方, 雖然如同一點不明白……而我却如同在火藥庫裏, 在

那兒斷定……

應當也強迫別人嗎？

阿 噫不！這是要在暗地裏施行而後再選中他的犧牲品的！所以我斷定所說的白里松已經恨上你：因為你出頭總使他顯着萎縮了，他是他的恩人，他成功你的附屬品！簡直你征服了這個人！

阿 這只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達 忘恩負義是驕傲的變態……一位名哲學家會說過：「這只是內心的獨立。」可是白里松先生這位製車的人却只是巴黎獨立的造車匠！我隨後再調查這個：我所走的路子是同你完全相反的。

阿 甚麼路子？

達 我自己故意滑倒！……在一個小山凹裡……並不凶險的。

阿 故意的？

達 你不明白？這是給造車匠一個救他同伴的機會，對他並沒危險，只是假裝的很碰巧的事情而已！因此，自從那天起，我成了他的快活，他的戰勝品，事業的象徵！只要我一露面，他就滿面笑容，胸腹舒暢，好像給他衣服上增添了光彩……我抓住他，就如同虛榮心抓住人……只要他一冷淡，我就使他興奮，我就煽動他……我把他登在報上……實實是三個佛郎一行！

阿 啊！原來是你幹的？

達 不但這樣！明天，我還把他齮在布上……統統的跟白山在一塊！我讓白山很渺小，却把白里松畫得很偉大！最後，朋友，你好好記住這些……可是你更要想着給我保守秘密……人向來是一點不感激我們對他所盡的義務，而他們却總不忘給人幫過的一點忙！

阿 明人們……的確可能……可是女人們？

達 女人們嗎……

阿 女人 是懂得感恩恩情的，對她們的好處，她們永遠保持在內心裡。

達 我的天！好漂亮的意思！

阿 幸虧白里松太太還沒有同她丈夫的思想相同。作母親的或者同情你……可是我由於作父親的自尊心幫忙我……有蒙唐蒙爾高山的小山凹保佑我！

第九場

人物：同前，白里松，白里松太太，昂里愛特。

白 (同太太，女兒進，很正經的) 諸位先生，我很高興的一塊找到你們……你們兩人都來問我女兒求婚，使我非常榮幸……我應該告訴二位我的決定……

阿 (白語) 瞧這時候。

白 (微笑對達) 達尼愛勒先生……我的朋友！

阿 (自語) 我失敗了！

白 我已經爲我作過很多事情……我還願再作……我願意給你……

達 (致謝) 啊！先生！

白 (冷枯的) 給你一個指教……(低聲) 當你靠着門說話的時候，不要太高。

達 (驚異) 啊這！

白 是的……我謝謝你的教訓，(高聲) 阿爾蒙先生……你沒有戰勝你的朋友……你很少用心計，可是我更喜愛你……我決定把我的女兒嫁給你……

阿 啊！先生！

白 請你注意我雖沒有報答你……而我總沒忘記你對我的情意……(轉視達尼愛勒) 因爲一塊笨貨他沒能力負擔所謂感恩這種義務。

(白向右走去，白里松太太命她的女兒走過阿爾蒙身邊，同他握手而行。)

達 (自語) 活該！

阿 (自語) 唉！可憐的達尼愛勒！

達 我失敗了！(對阿爾蒙) 事後同事前一樣，拉拉手。

阿 噯！好大肚量！

達 (走向白里松) 啊！白里松先生，你在門外聽啦！

白 唉！老天爺！一個作父親的總想明白明白……(同他私語) 我們

想，實……實在的，是不是你故意掉下去的？

達 掉那兒？

白 掉在山窟窿裏？

達 是……可是我沒對任何人說過。

白 我倒聽見啦！(握手)

第十場

人物：同前，馬若滿上。

馬 白里松先生，我三點鐘已領到利錢……我留下這位先生的車。

又坐回來了，爲的是立刻還你那六百佛郎……給你這！

白 這並不忙。

馬 對不住，這個很忙……很重要的！現在咱們再沒關係了……完全

脫離關係了。

白 (自語) 我覺得我也該這樣！……

馬 (對達尼愛勒) 用了一點半，給你這車的鐘點單。(給達尼愛勒

一個卡片。)

白 阿爾蒙先生，明天晚上我們在家……如果你高興，請你來喝杯茶

……

阿 (跑到白里松身旁，低聲說) 明天？您忘啦……你答應隊長的

情！(再回到昂里愛特旁邊)

白 啊！對啦！(高聲) 我的內人……我的姑娘……明天早晨我們再

回冰海去。

昂 (驚異的) 甚麼？

白太太 啊！我們剛到家，爲甚麼又回去？

白 爲甚麼？你真這樣問嗎？妳沒有猜到我想去看看阿爾蒙救我的

地方。

白太太 原來如此……

白 够了！這次旅行真把我教訓過來了……(平靜的) 被情意把我教

訓過來了！

(完)

編後話

本期又參加了幾位新的執筆者，如王受庚，陳緯鏡，亞芒，張潔，寶煦等，在這裡似乎不必怎麼誇耀他們，讀者的眼是銳利的，有的人會比我可以說出他們好的道理。

下次將更推荐幾位新作者，也願這些新朋友以後多賜給本刊稿件。

現在積存的稿子太多了，我們和作者的心理一樣希望，都快快地發表出去，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欠錢債，欠稿債，和欠「編債」

(自撰) 都是愁人的。

你知道人體中有件比 人身長的東西是什麼

附耳過來：都是腸子。

你一定要非常奇怪，當我告訴你這事實。

一個人的腸子，由胃部下口的十二指腸起，迴環紆曲，經過大腸小腸，一直到肛門地方的直腸，倘若把它拉直了，它的長度足抵身長四倍強。

因為腸子佔據整個腹腔的大部分，組織不只繁雜，而且責任重大，於是腸部發病的機會就比較多了一些。

腸病最普通最經常最劇烈及最顯著的就是下痢及便秘兩病。

腸受了刺激拉屎像稀粥

普通無病的人的糞便，都是不大稀也不大硬的，光景跟新出厝的年糕差不多，但在患了腸病的人的糞便，就如同稀粥一般，每天拉十幾次都不一定，這就叫作下痢。

下痢的製成，是由於吃了不消化的食物或有毒性的東西，胃部沒有作到吸收及宣導的工作，便一直送進腸部，使腸部受到刺激而發生劇烈蠕動作用，以致造成了下痢。

患了下痢之後，應該盡量將腸中積食瀉出，叫腸的運動恢復常態，當然下痢即可停止。

蹲了半天拉不出屎來

糞便本是沒用的東西，應該隨時排洩出來，倘若長時的貯存在腸裡面，不僅無益，糞便中的毒素反而要使血管硬化，而成中風先兆。所以在相當期間後總要排洩一次，但是生活緊張，飲食不適，往往促使腸管蠕動機能失常發生種種障礙，遂引起便秘現象。

患了便秘的人，也不是根本失去排便的本能，不過往廁所趕腳之先，本來是有屎可拉的，誰料蹲在茅坑上蹲了半天，也不見拉出屎來，甚至蹲了個紅頭漲臉，還是拉不出來。更有的，一兩個星期，都不會拉過一次屎。這就叫作便秘。

便秘的時候，首先應該洗刷腸管，不叫積食損壞了它的機能，再其次就是每天按一定時間入廁，不能因事延挨，好叫自己養成通便的習慣性。

另外還有幾種腸病

其餘：如同裏急後重，腹部疼痛的「急性腸黏膜炎」，排洩黏液，不時腹痛的「慢性傷黏膜炎」，上吐下瀉的「虎列拉」，排洩膿汁，時而帶血的「腸結核」，便血便膿的「腸潰瘍」，座臥不定的「濕痔」以及小兒便綠，便乳；便中帶下寄生蟲等等，都是腸的疾病。

到底腸是什麼東西

因為腸在人體中是主持轉運食物，吸收養分，過濾渣滓的機關，無論大腸小腸，只要中間還存留着食物時，就不斷的蠕動着，這樣動作的目的，不外將食物送往腸端，同時將食物充分的混合。完成這手續後，對於消化及吸收上，比較的充分完善，特別大腸開始部分蠕動着把食物顛來覆去，盡量榨取殘滓中的營養成分，在這光景，腸液，膽汁，也都分担重任，以及吸取及消化之功。

倘若體內營養缺乏，消化遲頓，難免妨害腸部機能，因之發生種種腸病，尤以便秘下痢為最普遍。

怎麼免除種種腸病

既想杜絕腸病戕害，身體健康與生活安寧，就要馬上充實營養，加強消化，固然根本鍛鍊體格是當務之急，然而服用若素，却是強壯身體供給營養的速成法，因為若素成分珍貴，富有「助消化，輸營養，調血脈，健胃腸」的本領，大凡人類所缺乏的應用物質，若素都可以供給，所以人們都說若素是中國僅有唯一補品。

中國文藝

第七卷·第一期
(第三十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五日出版

編輯人 張 鐵 笙

出版者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印刷部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本刊文字不轉翻
刊字得載印

本刊定價

購買辦法	零售	預定每卷	預定全年
冊數	1	6	12
定價	0.50	3.00	6.00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 全年十二冊 (預定郵費在內)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除特約稿件外，並歡迎外稿。
- 二、來稿以純文藝創作翻譯論評文字為限，其他學術文章恕不刊載。
- 三、來稿以五千字以下為標準。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聲明。
- 五、來稿經採後，本刊有優先採用印單行本權。
- 六、來稿除認為有必要者外，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
- 七、來稿經採後，略致薄酬，每千字由二元至五元，長篇另定。

本刊廣告刊例

種別	全面	面半	¼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0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通	49.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銅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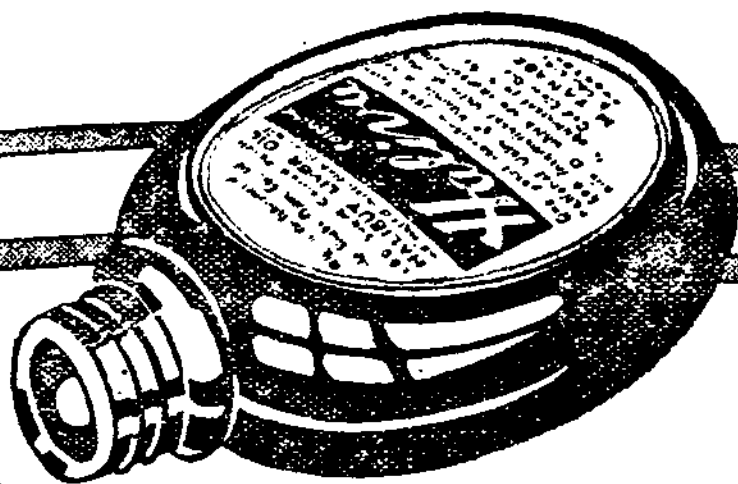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 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粒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 民字第八七號 中國文化書局 第七卷 (第三七號) 每册零售五角 發行所 華北文化書局